

澤州府志卷之四十五

文

戰國

馮亭以上黨入趙

戰國策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攻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懼使陽城君入謝于秦請効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令韓與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失守噐王則有令而臣失守雖王與子其亦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之趙王喜召平陽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强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

秦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免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奉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齎以兵遇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二

趙于長平

史記七十城作十七城

魏

白起降趙卒論

何晏

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拳猶可畏也况于四十萬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衆積骸成邱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雖能裁四十萬之衆而適足以強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况今皆使天下爲後日計乎其所以不敢復加兵于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苴患諸侯之抹至也徒諱之

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無所謂遠智也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于河內夫以秦之強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爲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竒哉若後之役戍不豫其論者則秦衆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害禍大于劇戰也

唐

晉文公守原議

柳宗元

晉文公旣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媀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

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豈可以爲法乎且晉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啟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守大邑則問非過問舉非過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况于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義

天井關迴車聖廟碑

夫子廟堂記 一作皮日休

駕部郎中程浩

天地吾知其至廣以其無不覆載日月吾知其至明以其無不臨照江海吾知其至大以其無不容納料廣以寸管測明以尺圭航大以一葦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險偉哉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後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濶之所浸者博三代禮樂吾其損益百王憲章吾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以和鬼神以饗道不可筌其有物釋未可證於無生一以貫之我先師夫子聖人也古之帝聖者曰唐古之君明者曰禹唐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我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而昌舍之而亡昔否于宗周今泰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四

于皇唐不然何耀衮而裳垂珠而王者矣

上李司徒澤潞用兵書

杜牧

伏覩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樽俎之謀算畫已定而賤末之士芻蕘敢陳伏希赦其狂愚一賜聽覽某太和二年爲校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算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雜耳徧徵諸道兵士上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旣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附地主名爲客軍每有戰攻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旣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爲已功小不勝主人先退至有殲焉初戰二年以來單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以後客軍單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

取城蔡州事力以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祇令保境不用進戰俱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卽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殷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輦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爲寇之腴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焰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濶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鄆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苦寒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策卒中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卽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五

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旨只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四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某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四揮同列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爾後漸畜奸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多煦沫及父處死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只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翼元烏重孕第五釗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孕坐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兒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爲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曾無大吠况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

悟時當幽鎮入覲天下無事柄廟算者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千功之勞坐食租賦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同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幽鎮乘此首唱爲辭昭義一軍初亦鬱拂及詔下誅叛使溫起居造宣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已寒四方全師未頒冬衣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垂首強項往往諄語及溫起居立於重榻大布恩旨并疏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已還叛逆滅亡之明效辭語旣畢無不懽呼人衣袒褐爭出效命其時用兵處處敗北唯昭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果堡下大戰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搏天飛者賊之精勇無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磁州刺史張汶

因劫監軍劉承偕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偕侮媒一軍侵取不已張汶隨承元出於鎮州久與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汶旣因依承偕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其副倅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死爾亦孺子安敢如此從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陰然直言之說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本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尙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強一百里關隘多山井不可鑿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爲壘下窒其口高壁深塹而與之戰忽有敗負勢驚洛師蓋河陽軍士素非精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來世

與昭義爲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隣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代居反側思一自雪况聯婚戚願奮可知六十年相仇之兵仗朝廷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答殊私魏博承風一當效順然亦止於圍一城攻一堡刊木堙井係累稚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長驅上山徑擣上邳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祇以忠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由絳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日必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潞澤兩州全居山內土瘠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爲就糧山東糧穀旣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擣虛之地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弼曰夫河陽要衢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成少山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七

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弼計遂以滅齊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暉大破暉將慕容評于潞州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名將韋孝寬齊王攸常鎮勳州玉壁城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爲証得之者多以某愚見不言劉禪終不能取貴欲速擒免生他患昨者北寇才畢復生上邳賴相公妙算深遠北寇卽日敗亡倘使北寇至今尙存汾邊猶須轉戰回顧上邳豈能計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邳久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細自古皆因攻伐未解旁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伏聞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某受恩最深竊敢干冒威嚴遠陳愚見無任戰汗某頓首再拜

賀中書門下平澤潞啟

杜牧

某啟伏以上黨之地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誇河朔戰國時張儀以爲天下之脊建中日田悅名曰腹中之眼帶甲十萬籍土五州太行夷儀爲其肩關健馬強兵爲其羽翼自逆黨專有僅及一世頗聞教育實日精強昨者凶豎專地之請初陳聖主整旅之詔將下中外遠邇皆疑難攻蜂螞螳螂頗亦自負伏惟相公上符神斷潛運廟謀仗宗社威靈驅風雲雷電掌上必取穀中難逃纔逾周星果梟逆首周公東征之役捷至三年憲皇淮夷之師尅聞四歲較虜寇之強弱曾不等倫考攻取之敗亡何至容易若非睿算英畧借箸深謀比之前修一何遠出自此鞭笞反側灑掃河湟大開明堂再振儒校窮天盡地皆爲壽域之人赤子秀眉共老止戈之伐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八

某謬分符竹實由恩知慶快歡忭之誠倍百常品不宣

穆丹河記

武少儀

高平古泣氏邑也其沿代改名圖經詳矣初相地而居之蓋以土厚水深爲善農鑿井而飲者則以穿壤剖石爲艱故千家之中數井而已縷以遠引而多絕瓶以難升而驟羸則雖有端賜之機智無施其巧捷雖有管寧之仁惠無杜其忿鬪况牛馬俟乎滿腹必遵乎千里之河而瓜蔬期乎給口常望一旬之雨朝夕勞苦歲時饑饉可勝道哉嘻凡爲前弊滋久終俟後賢乃革不然者豈子男百輩而莫之是恤貞元七年潞州屯留令平原明濟受連帥相國大司空義陽王李公之命假領茲邑撫安疲黎其清勤簡惠不異于屯留之政政可知也下車之日咨訪故老問人疾苦僉曰公之至也俗詠其

蘇矣惟水之歉詎敢求救于公耶明侯聞之若疚于心且形于色曰夫窮必有泰固常理也此豈無望前或未思吾將退而慮之由是發智周之妙躬循郊原目究川谷度高下之勢相引決之宜有丹水者始自縣之西北山源高而派平可議壅以導明侯載審厥事將利于人乃下謀于鄉耆次白于郡守上言于節制才獲所請爰減其功乘井稅之暇俟農桑之隙先儲乎薪芻之物次具乎畚鍤之噐然後量工命日使里人樂助競子來而展力故不更于素宛其有成始瀦流而爲潭因疏渠以遶郭築防以補其陷隳剗木以道其險阻脉分枝散貫邑周間瀾瀾苔草之間陰陰槐柳之下遂使家開沼沚戶植芰荷濫觴可以寄傲垂釣可以烹鮮豈直豐畦圃之沃灌恣閤閉之飲濯路有奉漿之義井爲應及之泉人無荷擔之勞畜無奔走之困而已也復于潭側特建水祠列樹敞亭別成佳境將俾水依神而永久人賴水而無極庶功用不再且祈報有歸焉明侯覩夫衆情之欣洽足以閑居而賞玩化鳥之餘闔王鳧之雙飛臨堂之際調宓琴而合響不其美爾君子曰政無大小以勤民爲良事無工拙以利物爲貴如明侯者實兼而有之其由我大司空義陽王以至公且明推獎而致此者矣余偶以行役經過于斯耳聆嘉謠目覽異績緇黃耆艾因請余以紀事余誠忝跡于文者姑具述義王之德舉明侯之善亦何辭焉是則勉而志之貞元建

宋

孔子畫像記

張持

唐吳道子畫孔子爲魯司寇時像一本乘車而群弟子從者

謂之圖立而顏淵侍者謂之小影司門郎中王伯瑜傳小影於仙源孔氏蓋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衍聖公蒙之所藏也傳於棣州摹石於學中世人畫宣聖往往訛謬不足考信此小影與今朝廷詔其家獻秘閣者乃此本也是知無妄矣其石後有東武趙挺之所題聖人既不得而親見之矣今誦其書考其行事而又刻其衣冠與夫儼然盛德之容日夜想像而潛心焉持承乏高平邑人興建學校患無真容以爲憂棣州教授袁百之偶以寄此上下悅之若合符然乃示工者法以像之別摹於石以安廟壁庶傳無窮也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奉義郎權知澤州高平縣事兼兵馬都監飛騎尉賜緋魚袋張持記

宋尙書省牒澤州旌忠廟

王孝迪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十

禮部狀承勅吏部尙書王孝迪劄子奏臣聞天下之大閑忠義是也忠則秉心常不欺義則臨難不苟免人主所以維持國家賴此而已比者盜發東南震驚赤子武林重鎮望風奔潰無復古人仗節捐軀之氣臣謂褒崇忠義以勸方來正當今之急務也謹按五代史裴約以裨將爲莊宗守澤州方李繼霸據上黨叛約嬰城固守誓不從賊力屈勢窮卒被屠戮歐陽修嘗謂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約其一也後唐迄今二百年幸逢明聖咸秩無文之世而名未編於祀典澤之士民相與築室而祠之規撫庠陋識者興歎臣愚望聖慈特降睿旨委自漕臣量支繫省錢增廣祠宇明詔太常揭美名以寵之仍舉侯爵加焉載之祀典俾歲時省祭有司奉牢醴以從事豈獨慰英靈於九泉庶幾厲風節于百辟天下幸甚

取進止

宋宣和四年五月勅曰朕惟率世厲俗之制爲政所先仗節死義之臣前時罕見昔有其士今而進封庶盛恩榮鼓舞幽顯惟爾生於五季仕專一方崛然擾攘之間奮以精忠之節視彥章而克壯配仁贍而用光有司遺文久稽典祀錫之侯爵責以嘉名豈惟慰一郡之心實以垂千古之訓尙其不昧歆此殊休宜特封忠烈侯牒至准勅故牒

宣和間進士浩天澤得前件黃牒以主其祠天澤傳其子進義温温傳其甥張淳蓋大定初也至二十八年淳傳其道士郭景昭應衆人請也景昭病其日久湮滅後人不知始封之由求余書斯文于石或曰書勅牒筆吏之事也應之曰使裴君尙在雖執鞭亦願爲之矧能少發其輝光奈何辭焉禮部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十一

近奉條理典故許引用宋事夫褒崇忠義本朝之急務也士大夫以僞命換官者不可勝計其知宅日不因此文俟之增封者耶金明昌五年秋七月十有二日朝列大夫澤州刺史許安仁書附

宣和六年十月朝散大夫知澤州軍州管勾神霄玉清萬壽宮賜紫金魚袋陳仲孫敢昭告于忠烈侯唯公忠義許國仁愛庇民當五代離蕩之際四方擾攘之日偷生苟免見利忘義滔滔皆是如公之節義者幾何人哉公當是時撫有此土干戈攻戰險阻艱難乃能以義自處奮不顧身風聲氣焰與烈日秋霜爭嚴視生如鴻毛重義如泰山名垂史冊炳若丹青逮我皇宋藝祖文宗混一區宇天下太平之日久矣此邦之人思公之功德謂公之生也保衛吾民其精爽在於冥冥

之中豈易其志士民父老相與感泣思欲褒顯成績得以血
祀不泯而庇生靈前太守王公孝迪因民所請力言之賜之
侯爵旌以忠烈給錢公府建立祠宇後之視事因循歲月凡
歷二年迄未有成仲孫被命于朝方且待次夢寐之間若與
神接見委以 初未之省及至下車披按公牒仰觀勅旨乃
知神異有如此者遂鳩工擇材塑繪廟貌工精其巧民獻其
力經始於季春而告成于首冬謹以二十有一日奉神而安
之嗚呼國家之於公也若是其厚人民之思公也如是之深
黃河之流與公之功共注太行之山與公之名不朽公之英
靈節槩復如何哉蓋將佐右國家保安人民與天地無窮日
月同輝茲足以荅揚休命公之風義如存庶幾明聽此言

晉城縣令題名記

程顯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十二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故其善惡皆見乎後世自秦罷侯置
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自非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
凶殘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
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牧之政可書宜亦多矣其見書者率纔
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以傳
蓋其意與古史之意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賢爲之且
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爲之法度然後可使
去惡而從善則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
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
矣使皆知禮義者自其始至卽皇皇然圖所設施則亦教令
未熟民情未孚而吏書已至矣儻後人之所至不同復有甚
者欲新已之政而盡去其舊則其迹固已無餘而况因循不

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又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聞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則因謂今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爲記者尙爲近古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牒訪之吏民纔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爲師戒云耳來者請嗣書其次

舉劉義叟劄子

歐陽修

臣昨奉勅差往河東伏見澤州進士劉義叟有純朴之行爲鄉里所稱博涉經史明于治亂其學通天人禍福之際可與漢之向歆張衡郎顛之徒爲比致之朝廷可備顧問伏乞特賜召試或不如所舉臣甘當朝典今取進止

繳進劉義叟春秋災異奏狀

歐陽修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十三

右臣曾薦舉澤州進士劉義叟學通天人禍福之際如漢向歆張衡郎顛之比乞賜召試升之朝廷可備顧問臣今有收得劉義叟所撰春秋災異集一冊其辭章精博學識該明議論有出於古人文字可行于當世然止是義叟所學之一端其學業通博詰之不可窮屈其文字一冊臣今謹具進呈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早賜召試謹具狀奏聞

金

重修廟學記

李俊民

郡之廟學舊近市宋至和乙未太守吳中徙焉憫其民之不幸喜儒術境內貢舉五六十人無一人登高第者於是聚徒養士以東里學規教授習俗稍變至元豐乙丑黃夷仲題秦氏書齋澤州學者如牛毛野處又云長平朱紫半夫三十年間

何作成之遽邪蓋不患民之難化患教養之不至爾金源百
年由學校取士化未純而中原亂貞祐甲戌春天兵上太行
烈焰所焚蕩然一空丙子高鳳議重加修葺幾完而又燬惟
大成殿僅存爲殘民所廬中外荒圯鞠爲園蔬矣逮我侯段
公之鎮是邦也蒞政之隙專致力焉去瓦礫剪榛蕪峻以環
堵廢者起之缺者補之廟像之漫漶不鮮者飾之志之所嚮
與古人合昔文翁起學於蜀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弟子除其
繇役不數年爭願入學富人至出錢以求之蜀地大化後令
天下郡國皆立學自文翁始我侯之首善也豈獨爲一郡一
國立學之始歟安定胡翼之在湖州之學去來者數百人各
以經傳相授以仁義禮樂爲業其教學之法最備後詔州縣
皆立學建太學於京師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法爲太學法

我侯之崇儒也豈獨爲一縣一州教法之始歟田表聖知睦
州下車興學表請入紙國子監印經籍以給諸生詔賜之還
其紙孰若我侯購求多方私家所藏麾下將佐及趨走吏所
得莫不出之又於東萊宋披雲處獲三洞秘書兼收並蓄幾
萬餘卷上不煩於官滕元發知鄆州學生食不足民有爭公
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
爲學田遂絕其訟孰若我侯取附郭田千畝以給之漳源郭
資善暨從侄南士人玉天與割已業助之下不侵於民王義
方在吉安也其民梗悍不馴乃選生徒開陳經書行釋奠禮
人人說順我侯之來饗也率僚屬具牲幣遠近學者畢集昏
童執禮登降跪立靡不中節觀者異之賢於吉安遠矣常哀
在福建也閩人未知學不肯仕宦親加講導歲貢士與內州

等我侯之敦諭舉子就兩府試預選者百二十有二人朝廷命加精進以聽擢用時議許之賢於福建遠矣噫凡人之於事好之而且有力無不遂我侯一舉兼數賢大夫之美力而好之者也多難之世好事者鮮能爲人之所不爲人不以爲汙不待請於上毅然行之人不以爲專先事而後役其功簡其效速人不以爲勞堂筵齋廡庖湍之次儲書之室延賓之位與焉一新制度稱其宜人不以爲侈既成之後束修子衿鼓篋入學絃誦之聲洋洋盈耳纓冠束衽卒出於戎馬介冑之間其亦太平之象歟我侯戾止樂且飲酒三爵之後有拊楹而歌者曰學之遠如以藏以修學之曠如以息以遊愷悌博雅茲學之化周旋動容此學之風朝於是夕於是揖讓乎其中吾道不窮我侯之功何以報之從記學宮不才閣筆硯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十五

久矣聞其歌而說之特書于石以俟木鐸之採焉

析城山重修成湯廟記

李俊民

殷湯廟在縣西南七十五里析城山上宋熙寧九年河東路旱委通判王伾親詣析城山祈禱卽獲休應十年五月牒封析城山神爲誠應侯政和六年三月析城殷湯廟可特賜廣淵之廟爲額誠應侯可特封嘉澗公宣和七年重修廟本路漕司給係省錢命官增飾廟像以稱前代帝王之居而致崇極之意以其餘材完嘉澗公祠合二廟凡二百有餘楹大金革命廟止存九間共六十椽大廟壬寅春因野火所延存者亦廢民間往往卽行宮而祭之本縣行宮存郭內東西街北右去城門百十餘步左距縣衙一里強至大金壬午歷一百二十八年而毀邑人王元武金王昇張儀王通王漢等雖在

擾攘之際相與鳩工復起正殿三間元帥延陵珍補西廡歲
有水旱疾疫禱無不應民之戴商厥惟舊哉噫神依于人廟
食百世亦豈有升沉時耶抑成壤之數幽顯莫能逃耶何天
旤未悔如此之酷焉僕重過是邑王元等託友人燕子和求
識其始末故書以示之

省冤谷記

王庭直

少讀楊雄書有載長平之戰四十萬人阬死原野厭人之肉
川谷流人之血蚩尤之慘莫過于此余三讀其辭而悲之後
令高平問其自乃古長平也詢其故跡父老曰城西北十五
里有地曰殺谷乃秦將白起坑趙降卒四十萬之所當時頭
顱似山骸骨成邱何晏亦嘗哀悼至唐易名省冤則長平故
事其來久矣辛酉清明日庭直率本土士衆攜酒穀奉香火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六

張聲樂具服祝謹詣其谷弔以祭之其日陰風襲人寒煙蔽
空必有冤魂來享其祭舊宋運判馬城經過此地移檄縣僚
收拾遺骸于谷口鑿坑深濶以左右前後溝壑數十里暴露
之骼畢集而藏揜仍于所揜之地啟墳祭之使後人不踐履
爾今觀其墳已爲姦農所侵僅存數尺而已乃勸鄰農于所
占墳地外更四面各廣八步起供堂一所于其上植美木成
圍俾永久知所悼惜維有長平鄉老農王姓者告詣去谷十
里餘爲雨水所崩岸崖頽裂露骨數車願收而揜之爰卽具
禮盡載于墳圍如法安葬細視其跡于長脰骨間存銅漆矢
一入骨寸餘因出矢而揜之人骨之堅如此而骨中銅矢尙
存慨然發嘆四十萬人于當時解甲歸戈赤身受亂兵殺戮
而苦死其冤亦深矣然其骨其矢安得尙存而不朽卽是其

冤抑之氣凝結而不散以至于此也嗟乎白起克狼恃秦軍之強殘無心之降卒其勢亦易矣起直爲此克狼也當年後世又安得而不痛恨哉向使趙卒未降甲戈在體雖在危障中乃死戰之軍力戰未必無生路卽或敗亡未必盡遭此屠也譬猶執羊就機持刀自恃以爲能殺何以異是嗚呼今而後其墳併供堂告成一所見有暴露之骨卽揜其中余不能無望于後之君子皇統改元時六月十三日縣令壽春王庭直記

元

元順帝追封郝經制

鄂渚之役彼因紆難以求和中統之初首議遣書而通好故翰林侍講學士國信使郝經毅然擲命志在息民徃諭聖祖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十七

一視之仁卒被僞相姦謀所梗雖蒙假館遂見拘留鴈書未達于中原龍棹已橫于江上閉儀徵者十六載臣操益堅訖宋籙之二百年兵端自此甫遂生還之願遽傳哀計之音永懷忠亮之風宜舉褒崇之典於戲請纓象闕旣酌終軍繫粵之心圖像麟宮式表子卿歸漢之節可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諡文忠

追封鄭鼎制

聖祖應千齡之運茲垂裕於無疆人臣宣百戰之勞豈加封之未至旌其旣往沛以殊榮故贈銀青榮祿大夫中書右丞諡忠毅公鄭鼎偉畧雄才清流宿望書通六籍惟不肆以不矜劔學萬人亦能仁而能勇慶延其闕闕義著於鄉閭懷昔賢經濟之謀當羣寇搶攘之際兵符早握驅雷電以蕩餘氛

潛邸從游廓風雲而遇真主始自西羌之役建興南詔之命志在摧堅涉艱危而不變算無遺策決勝負於必然視長江若一葦可航歸正統而萬邦順軌招降撫定所去見思賑乏蘇枯其勤匪懈蕞爾小孽輒畜難圖夫何螳臂之微失我鷹揚之輔卹章顯謚雖已極於褒崇大國徵畚盍特昭於眷渥矧其孕續有若忠宣丕昭再世之光俯迪嗣孫之請於戲賢者識其大者生死之節靡舒有之是以似之熾昌之來未艾英靈可作殊報是承可贈宣忠保節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潞國公諡忠肅

宋兩先生祠堂記

郝經

國氏而並稱先生何一宋師儒祇程氏二昆焉爾千載而下聞而知之純誠靜厚盡性知天篤恭徽懿形履實踐含章蘊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六

道而立極知幾乘化而詣聖振霜風而不稿納萬物於一春隕乎其順淵乎其奧混涵汪洋不露圭角得顏氏之學學者宗之明道先生也千載而下聞而知之高明正大獨造自得窮神知化以道自任憂天下之不行恥一人之不知舉世非之而學益粹靈碎電折而志益堅滙源委於六經集大成於一易傳聖之心續道之統得孟氏之學學者宗之伊川先生也二老歸而周盛兩生去而漢雜五精緯奎天敷文命兩先生出焉宋道所以昌也初兩先生師事濂溪周子大其學而倍蓰十百之泛濫委浸放乎四海百年以來君相士夫國庠鄉校莫不知爲程氏之學粹然一歸孔孟之正在所祠爲先師尊其道也河東自唐爲帝里倚澤潞爲重五季以來屢基王業故其土俗質直尚義武而少文明道先生令澤之晉城

爲保伍均役法惠孤惇革姦僞親鄉閭厚風化立學校語父老以先王之道擇秀俊而親教道之正其句讀明其義理指授大學之序使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篤於治已而不忘仕祿視之以三代治具觀之以禮樂未幾被儒服者數百人達乎鄰邑之高平陵川漸乎晉絳被乎太行擔簦負笈而至者日夕不絕濟濟洋洋有齊魯之風焉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金源氏有國流風遺俗日益隆茂於是平陽一府冠諸道歲貢士甲天下大儒輩出經學尤甚雖爲決科文者六經傳注皆能成誦耕夫販婦亦知愧謠詠道文理帶經而鋤者四野相望雅而不靡重而不佻矜廉守介莫不推其厚俗猶有先生之純焉泰和中鶴鳴李先生俊民得先生之傳又得邵氏皇極之學廷試冠多士退而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十九

不仕教授鄉曲故先生之學復盛經之先世高曾而上亦及先生之門以爲家學傳六世至經奉承緒餘弗敢失墜嗚呼紹興以來先生之道南矣北方學者惟是河東知有先生焉先生之祠遍于江淮獨不憇食于立政設教之士邪學其學而不知其報享焉豈事師之道哉乃移書澤守段君勗祠于州學以伊川先生配歲時釋菜尊爲先師題曰宋兩先生序其學推本其道使學者知所宗焉祝其澤而詠其淵藹之久必發之迤異時先生之道未必不復自南而北也

棣華堂記

郝經

郝氏世業儒至先曾大父昆季七人皆治經力學教授州閭有聲張徹郝氏益大中堂數楹聚族歌哭之所也諸昆皆賢乃植棠於庭名曰棣華取詩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

莫如兄弟之義也歲時燕集尊卑壯稚比次以序抑然有禮
熙然有恩而燦然有文無闕墻反日之私於是家人篤其親
國人慕其義道爲人師禮爲人則焉其季年諸孫繁衍冠服
異室殆十餘人聚則隘諸堂退則逼諸庭於是有別居之議
而先會叔父東軒老以季弟弗敢違命扳庭樹涕泣不寢食
者三日諸兄問之曰吾業儒而爲是何以爲訓終吾世使子
孫任爲則吾食矣諸兄從之聚廬同食以終是歲棣華特盛
人以爲友愛之瑞焉壬辰之變郝宗殲於許洛之間獨先君
以經北渡居於保以有弟妹孫子而郝氏不絕陵川故居獨
棣華堂與庭中之棠存豈將使蟬聯華胄穰穰簡簡復其初
之盛乎已未夏外伯父牛君視經於曹南言邇年棠華尤爲
茂異汝兄弟其興乎故作棣華之詩俾識諸堂且無忘先東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二十

軒老之懿云吾家中堂高壓太行苗彼本枝是聚茲堂堂始
有華實大吾家玉崑峩峩德音莫瑕棠華日馨諸孫盈庭有
華韡韡有衿青青突厥棟焚鞠爲荒榛棠華弗凋中堂獨存
鵠鳴在原兄弟急難遙遙空堂歸彼高寒鴻雁于飛哀鳴嗷
嗷郁彼先棠芬如李桃惟彼桑梓尙當敬恭况茲庭實祖植
父封爲告鄉鄰勿戕勿剪庶幾遺陰本根不斬經也作頌載
歌東軒嗚呼茲堂道路是傳越千萬年

罪言疏

郝經

竊聞天所畀與而能奉承是謂應天畀與而弗之應是謂棄
天天可棄乎故凡有天下國家者雖一民尺土莫敢忽而不
治非惟應天亦所以奉天也國家光有天下五十餘年包括
縣長亘數萬里尺箠所及莫不臣服惜乎綱紀未盡立法度

未盡舉治道未盡行天之所與者未盡應人之所望者未盡允也比年以來關右河南比之河朔少見治具而河朔之不治者河東河陽爲尤甚近歲河陽三城亦在湍濯分裂頓滯者獨河東而已夫河東表裏山河形勝之區控引裔夏瞰臨中原古稱冀州天府南面以蒞天下而上黨號稱天下之春故堯舜禹三聖更帝迭王互爲都邑以固鼎命以臨諸侯爲至治之極降及叔世五伯迭興晉獨爲諸侯盟主百有餘年漢晉以來自劉元海而下李唐後唐石晉劉漢皆由此以立國金源氏亦以平陽一道甲天下故河東者九州之冠也可使分裂頓滯極於困弊反居九州之下乎竊惟國家封建置度不獨私強本幹與親賢共享示以大公旣分本國使諸王世享如殷周諸侯漢地諸道各使侯伯專制本道如唐藩鎮

又使諸侯分食漢地諸道侯伯各有所屬則又如漢之郡國爲尊卑相繼強弱相制與衆共有進退比次不敢相踰條貫井井如農夫之畔分撥公賦使爲私食則亦一代之新制未爲失也平陽一道隸拔都大王又兼真定河間道內古城等五處以屬籍最尊故分土獨大戶數特多使如諸道祇納十戶四斤絲一戶包銀二兩亦自不困近歲公賦仍舊而王賦皆使貢金不用銀絹雜色是以獨困於諸道河東土產棗多於桑而地宜麻專紡績織布故有大布卷布板布等自衣被外折捐價值貿易白銀以供官賦民淳吏質而一道課銀獨高天下造爲器皿萬里輸獻則亦不負于府也又必使貢黃金始白銀十折再則十五折復再至二十三十折白銀二兩得黃金一錢自賣布至於得白銀又至於得黃金則十倍其

費空筐篚之紡績盡妻女之釵釧猶未充數榜掠械繫不勝
苦楚不敢逃命則已極矣今王府又將一道細分使諸妃王
子各征其民一道州郡至分爲五七十頭項有得一城或數
村者各差官臨督雖又如漢之分王王子諸侯各衣食官吏
而不足况自貢金之外又誅求無藝乎於是轉徙逃散帝王
之都邑豪傑之淵藪禮樂之風土富豪之人民荒空蕪沒盡
爲窮山餓水而人自相食始見視諸道爲尊乃今困弊之最
也國家血戰數十年以有此土何獨加意於陝右河南及河
陽置河東而不問坐視其顛連宛轉而不恤獨非國家之赤
子乎是天畀此中土之冠而裂去不受也可乎哉願下一明
詔約束王府罷其貢金止其細分使如諸道選明幹通直者
爲之總統俾持其綱維一其號令輕歛薄賦以養民力簡靜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

不繁以安民心省官吏以去冗食清刑罰以布愛利明賞罰
以奠黜陟設學校以勵風俗敦節義以立廉恥則分裂者一
頓滯者舉九州之冠可正致治之樞可以風四方而動天下
克受天之所畀天復萬萬無窮而畀之也經本澤人旅食他
方二十餘年不得一拜松楸守先世之敝廬故願治之心比
之他人爲尤急天庭遼邈漫爲瞻臆太行山色黯然凋瘵引
領翹首望之而已居位操勢有以仁天下者可無意乎此非
布衣所當言故援引杜牧之例名曰罪言干冒鈇鉞謹附使
者以聞

新修成湯東廟記

宋翼

陽城漢之獲澤縣也土瘠民淳儉而好禮不經之祀絕而弗
尚縣之西南界析城山圖經相傳王禱旱于斯宋熙寧九年

請雨有應宣和七年命有司與而新之故民傲于東西社祀
焉兵餘正殿僅存歲月滋久弗除風雨庭宇湫隘且近闐闐
曷稱王居至元之廿有二年贈中憲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
元帥高平郡公邠州知州鄭甫故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
潞國忠肅公之介弟也偕耆儒 郁等二十有四人經營進
士趙廷式及劉淳等捐廟後隙地而高平公之子中奉大夫
廣西兩江道宣慰使都元帥昂霄洎郁之子長日日叅次宣
撫幕官汝楫繼志述事倡義戮力剷穢夷高堙塹恢宏棟宇
階室之廣三倍厥初以至元二十五年十月望日落成至元
貞之元年高平公復捐俸金鳩工召役建戟門三間中奉君
時長萬夫鎮武昌大德甲辰二月自鄂以楮幣五百緡俾里
人張全成秀元良張通等建析城山神高禰神于翼室泰定
元年甲子君與長平宋翼相遇于京師介鄉儒衛元凱屬文
諸麗牲嗚呼湯見于書經聖人定後世文士豈容置喙于其
間哉故書其實俾以入石云

米山宣聖廟記

宋 翼

明道先生歿幾三百年澤潞里館歲昵淫祀而嬉優伶才乏
俗澆識者興歎由金源而來廟僅存者九里而已翼教授懷
孟北歸始記勾要館召爲應奉翰林文字又記釜山館繼爲
修撰又記河西館竊喜吾鄉人士可與爲善復嘆今之守令
鮮循良以興起之也英廟臨御制召臺察歲舉守令延佑七
年澄城簿郭質來宰是邑政治大行惟善以教稽之舊典興
復米山等五十九里之文館像聖揭虔光輝盛德如瞻仰高
深於闕里也泰定甲子翼以御史出僉淮西歸展先壟于高

良米山人午用等請曰令尹興學耄倡髻從求記麗牲之石以垂不朽噫聖天子崇儒重道于其上賢百里承流宣化于其下凡爲人之子與弟者當念在上之恩朝夕黽勉從事於經學庶幾希聖希賢出則忠國處則孝家則鄉校爲不虛設矣若夫術詞章徼利達孜孜於時好非翼之所敢知也旣以答用等且以識程子之後有能弘其道者爲循吏傳張本云質字彥文真定人

重修天井關夫子廟記畧

劉德盛 學正

世傳夫子至此還轅人因建廟壁記有唐駕部郎中程浩所撰碑宋直龍圖閣崔德符等所題柱金則有西溪姚俊升錄寄隱者王勝之之所跋勝之子子安爲時聞人計其世金盛日關民富庶及國兵南下關當路隘無人煙者又六十年後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十四

稍安集亦未土著寄寓于附近村落廟之所存者惟正殿而已爲行旅往來止宿之所圯毀荒蕪人不堪憂至元壬申皇甫琰國瑞來守是邦甚憫悼焉以關之故民勝之之孫慶顯重孫弼蔡欽張福等八家供糧餉計功役集不日而廢修墜舉矣後十餘歲人亡政息誰其留意者蕭然一如喪亂之時元貞踰年改元詔下之後天下承風廟之廢者例多修完郡侯劉仲元善甫始倡其議以爲事則易耳奈日後何須關復市廟恒產則利有所依費有所給乃可遂議民居以實市剏客店以屬廟未盡施行瓜代而去晉城尹李從仕和甫衛人也至自相幕途經廟前慨然有重修之志下車是其議而力爲之躬往致奠括店之所得以實用聽市之三十二家以供糧役期望後之君子嗣而興之庶乎及遠可乎大德四年立

石

重修旌忠廟記

歸 賜

唐亡數十年間帝制中土者更八姓而五易代天下爲傳舍世之君臣以其勢不以其義前者仆後者與翁翁焉以附望望焉以去武弁文紳愧於螽蟻之合散雖大臣不免也是故或十年一易其國或二三十年一更其主曆數推移駛猶轉電人紀不立非獨天使之然也嗚呼當是時有能嬰孤俾以抗不義方張之兵寧死無所屈如忠烈裴侯者可不謂賢乎宋歐陽子論著五代之史記於世道屢歎焉獨稱梁王彥章南唐劉仁瞻與侯爲全節之士三侯之爲人槩可想見然彥章元帥也固其君跪而推轂付以閫外之事者仁瞻節度使也連城數十縣地數千里皆稟其進退其任屬專其體貌重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五

事效不立宜如之何不死不可也侯潞之牙將以兵守澤州於其國家甚疏遠而位又卑乃能不附叛人不從僞國以城郭爲邱墓而與之俱沒較彼二人者豈不尤賢乎侯有爵又有廟尙書王孝迪爲之請廟之成也提點刑獄劉燾爲之記時爲宋宣和上距侯死已二百年與侯爲先後窮寵極貴而以累朝勲德自負者其姓名雖存不宜涕洟而爵之而廟之乎然爵以侯之廟以神之死者不與知也後人之欲以爲興士氣厲臣節訓迪民彝之具是則不可廢廟一再葺至于今又將入于壤守州者河南葉君企顏當軍旅往來之道不以送迎供餽爲勤上倡下和胥悅以從吏於澤者割其俸民於澤者捐其資正殿神明制仍其舊而革其瓦木土石之不可以泐者重建兩廡高明廣闊神樓孔安始于至正壬寅之季

春成于乙巳之仲秋走書數百里請記其書曰侯古澤守也
有大節廟食于茲且三百年壞不更修企顏雖不暇給于政
其何以逃君子之譏乎起其廢作新之非近名也所以自厲
而又以厲人焉其他作而無裨世教者則不敢以干子余嘉
君能不以簿書期會爲政事而有意于風俗記之不辭侯裴
氏名約事具史傳者不詳著于篇額其廟曰旌忠亦宣和所
賜也元至正壬寅秋集賢學士資德大夫致仕浚儀歸賜記

陽城縣尹趙侯興學記

李聰燕南鄉貢

國家之隆替繫乎人材之盛衰而人材之盛舍學校無以爲
也董仲舒曰養士莫大於學校而學校賢士之關教化之本
事也洪惟我元京師有學路府有學下至州邑亦有學仍舊
制也命郡邑敦勸屢勤于詔旨故守令率精白一心以稱上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

旨唯恐或後詔頒文治天下文明於斯爲盛陽城一邑在濩
澤之西僻處山谷土瘠民貧而俗樸魯鄉閭無弦誦之聲久
矣我趙侯來尹是邑首倡之趙侯燕都人名繩祖字嗣宗故
家喬木以蔭得叙擢至正辛卯之初朝廷方遴選守令迨明
年春我侯以選除是邑下車之日政尚凝簡不事鞭笞慨然
以得賢才正風俗爲本蓋興校育材化民成俗卽程明道尹
晉城之遺意也侯嘗曰文翁之治蜀常袞之治閩猶以能興
起斯文爲已任而國家獲多士之用矧堂堂天朝文治不隆
有非漢唐之可比而陽城在帝堯冀都之域又非閩蜀可同
年語也今觀縣泮則廊廡頽圯蕪穢不治青衿闐然而不聞
有挑達之咏觀民風則椎埋囂悍珥筆日興是皆庠序之不
興教化之不明也因與僚屬作而振之于是僉允其意重修

廟貌新構講堂親爲篆正蒙等字賜之旣而收書籍製儒服
廣生徒凡在泮宮輪奐一新靡不周悉時公卿弟子凡民俊
秀始鼓篋入學侯每于朔望之日臨政之暇舍菜于廟聽講
于堂躬自勸勉不期年而民化之澆風大變獄訟日簡弦誦
之聲聞耳洋溢皆我侯之規範也時則有教諭劉從道洎前
教諭栗翔儒師聶希賢等請文諸石以紀興學之由余辭之
不獲竊謂國家之隆替未始不由人材之盛衰而人材之盛
衰又繫乎學政之興廢宋當淳熙之季朱文公乞復書院時
朝野誼謂州縣已有學校不必煩費文公之議曰先王禮義
之宮與異端鬼道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父無
君之教孰利孰害今釋老之居與郡縣庠舍什伯不侔何有
司不察之甚耶嗚呼此可見當時宰執守令皆凡庸非明時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

之比也今趙侯以文公之心爲心他日居鼎鼐職鹽梅舉而
措之亦猶是爾故喜而書之以爲來者道也噫人材之不出
學校之不修豈特爲彈丸地之羞亦將爲有國之憂

陽城縣風雲雷雨壇記

趙民望 進士

洪武己酉之秋予自西歸客陽城門人郭輝方典縣教謁予
寓館請曰自去歲戊申季冬平陽郡縣相率內附朝廷遂以
鄧州李君知陽城縣事真定方君主陽城縣簿今歲孟春奉
詔祀風雲雷雨師始也各欲立壇其祀日亦各異未幾復奉
詔俾同壇祀之定位于城南壇高三尺其方三十有五尺四
出陛三級爲燎壇于壇南東偏繚以周垣爰作四門其外左
方作神厨厨旁作庫以貯祭器皆四楹焉鑿井取水作宰牲
房置宰牲案開洗牲池用太牢豫爲畜牧告祭以驚蟄報祭

以雷收禮以三獻祝以文北面而行事自京及郡縣皆然當是時也二君既立壇以祀顧歲饑民力不堪侯十月農隙厨庫池井之類方俱作焉邑之士民咸謂當刻石以紀歲月子其紀之欽惟國家受命維新光岳氣合宜乎首舉祀典蓋禮莫重于祭祭莫重於天風雲雷雨皆在天之神司其職而成其化者嘗考先王卦序震居東北雷以動之也陽始用事于陽方歷離兌至乾則陽極陰生巽居西南風以散之也陰始用事于陰方歷坎艮至坤則陰極陽生此雷風相薄于陽變陰化之機夫陽變陰化乃一氣而分動靜必與雲焉必致雨焉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傳謂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此先天居坎以西爲雲爲雨者也以後天考之震居東巽居東南則又相與於春生夏長之交而流行四時坎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天

居北則又當子位極陰之方而周浹四海朝廷著有令典同壇以祀於城之南則亦古者祀天于南郊圓壝今乃推其義而爲之制與作燎壇者亦取天道明升義也舉事而質諸前代或止祀風雨或兼祀風雨雷其壇壝其門垣若無所甚異者至於厨庫池井宰牲房案豫養其牲牲用太牢必色純必體完則前代初未之及厥今祀事可無遺恨陽城賢有司當兵塵方晏創始爲制其于上奉明詔下恤民隱二者權而適宜非賢其若是乎繼自今也祀不失禮神人以和將見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無淒風無苦雨無迅雷庶物露生百穀用成咸躋于仁壽之域也必矣李君名芾字文輝明經舉進士方君名渭字彥清嘗以才從事於省府二君先世皆以詩禮相傳故今德器成就非他人所可望則其相與以有爲也或非

他邑所可比焉是爲記

卷之四十五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



澤州府志卷之四十五

明

澤州始修北城樓記

孟應春

予閱邊陲郡城嘗羨其壯矣歸視澤城殆弗如也矧天驕內
侵離石殘破可寒心焉私議於縉紳間語於民牧空談耳惟
武進體菴顧先生早擢科甲出刺澤郡受上官明命以修澤
城費不出於公儲役不及於細戶多方措處以佐財用新修
敵臺敵樓四十六座重修城樓東西南六座其北城獨無樓
焉以矮屋代之蒲伏不稱體菴先生喟然嘆曰北方元首也
其他股肱也元首卑於股肱可乎遂創制繕規度基物土始
脩北城樓一座以爲一郡主焉登斯樓也盍觀其架構乎井
幹雉樓襟帶左右層巒遊極揖拱後前或飄縹而仰戴元昊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又

或敦龐而俯暎隍池材美而工巧外華而內堅其架構亦美
矣夫盍觀其形勝乎背負銅鞮面迎王屋其裏兮據太行之
險其表兮限濁河之流兩淮咽喉三晉門戶其形勝亦偉矣
夫盍觀其保障乎九軌蜿蜒百室鱗次近而三關倚雉堞爲
窠窟遠而四境望樵麗以依歸祇役於斯避寇於斯其保障
亦賴矣夫盍觀其景物乎四山曲抱屹屹翩翩三水圍環溶
溶滌滌雲生碧落之巘月吐青蓮之岫絡繹烟霞刻劃峭崿
其景物亦奇矣夫如斯已乎曰未既是城也有備焉則堅如
鐵瓮無備焉則輕如雪山當省雲鳥之圖選熊羆之士恩澤
以結其心糧賞以充其腹如尹鐸之所寬知孟氏之所重庶
克守斯城不負建置者之意矣是役也民牧多不暇焉體菴
先生獨暇乎蓋其德洪而志遠才敏而行方守三尺而不撓



臨庶務而立辨廣倉儲之積飢歲可防較弓矢之能重賞不惜庭有久懸之魚野無夜吠之犬故有餘力而暇爲之焉澤署教張君元善分教李君應期黃君榜陳君邦期暨庠生史天壽梁采李時薦閻期素揖予紀其事予山林衰叟愧乏才華恐不足以鳴體菴先生之績之盛勉修荒詞如命或曰澤近乏甲科今歲登第者二人卽增高元武雄峙一方之驗不知識者以爲何如

高平縣甄甃城垣記

郭東高平

高平古隸上黨界乎澤潞之間輿圖稱其峩嶭龍嵒與天爲黨又云地形高而且平因以名其郡邑在唐虞爲畿甸服地在國朝爲股肱右輔控河朔襟喉圯燕韓屏蔽昔李抱真以精兵討田悅石守信下李筠定宋室則斯地之險要可徵哉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又三

舊土城每歲有風凌雨剝之損民庶簣畚版築之勞無已時也撫臺魏公按臺涂公共圖爲地方百世計議用磚石包砌城垣檄前任巡道楊公擇委通判黃公與縣尹馬公估計錢糧料物出自均徭夫役匠工取諸顧覓議定具由回道以聞諸宣大總督王公鹽臺吳公俱報可魏涂二公會題得旨守道劉公經營董督指授方畧有司任事服勞拮据繕造無何按臺報滿趙公來代馬公行取王公受事乃程土物慮材用計徒庸量事期仰憲黻陬俯治高平下樂事勸功獎勤警惰作者警鼓弗勝矣工以次第報完兩臺復行河東巡道岳公暨潞李焦公澤守馮公查閱工程不但事無延緩且極鞏固稽察錢糧不但毫無虛冒且多節省兩臺以事告成上多其績乘此閒暇之時早圖綢繆之計仰藉羣公訐謨使民萬載

依庇僅及兩期高平有成城矣共計一千二百餘丈一尺墻高二丈五尺女墻高三尺五寸更鋪五十二間城樓四座城門三座城瓮三座上蓋敵樓一座城門一座基石約用萬丈磚用一千一百二十五萬奇夫共六萬六千餘銀用九千四百九十七兩一錢創於萬曆二十六年秋至二十八年冬竣役夫城盛也爲收歛防護重地相緩急攻守機宜內以衛神人外以禦強暴登埤奏威遠之功背城期萬全之捷此尹鐸保障晉陽南仲于襄城朔于今爲烈也堅城一座可抵勝兵十萬聖明在宥邊鄙不聳而蓋臣憂國不厭先事豫防不惜暫勞小費矧高平南直太行北控上黨金湯鎖鑰堂奧晏然關繫固非渺小也是役撫按兩院俱承欽賞白金守巡州縣紀錄優叙若散委官縣丞王日旭主簿王懋照典史張登雲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九

省祭畢應科醫官張仕興皆奉委宣力効勞均蒙獎賞者也縣令豫凡王公猥以紀載之役見屬紀其歲月始末如此

澤州學田記

州志

孟

彰

澤人

國朝於海內郡縣建學立師儲才待用承平日久正人文方盛之時隆慶初年南都體菴顧公登進士第出守澤州公於學校有提調之責焉惟是青衿髦士充滿泮林雖養以廩饌而所給有限其間無資產而守簡編處困窮而事絃誦者多有之公嘗周以社倉之粟猶恐不可常繼乃別爲經久之計采訪民間有願售田者不彊以威不虧其直出貨以易之白馬寺東易秦好登山場一所中有柿果百株城東無北寺山場一所中有桑柘八十餘株李桃杏果五十餘株城南十里鋪外徐天福地八畝城北水河頭棗園楊謚地八畝四分傍

有廬舍一楹皆置爲儒學之田以其事請于上官上官嘉而
允之田歲有租樹歲有課悉令掌教者司其出納諸士有衣
食不足者有婚嫁不能成禮者有喪葬不能舉者各量其所
費而周之可謂厚于養士矣夫公所以爲此者何也非莘野
之禾不能畜保衡之德非南陽之稼不能養卧龍之才蓋欲
諸生憑借物產專精經術聯翩科第以爲一郡之光爲諸生
者其厲爾志奮爾力以副公之美意豈徒感恩而已哉自建
學迄今踰二百年僅見此舉前守抱豪傑之才敷循良之政
者屢有其人而未暇及乎此也公才識英明果于集事城塹
之禦侮者旣已脩築民兵之防患者旣已訓練倉廩之賑饑
者旣以充積審役均而民力以蘇折獄平而民訟已簡乃以
有餘之力成此作人之盛事蓋出乎尋常之外矣從此繼守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

不失不惟惠施于今亦將利及于後公之榮名寧有窮已哉
澤之師生謀勒石以記公德後之覽者其勿廢之云

澤州題名記

李 瀚

澤州在禹貢冀州之域本秦上黨郡高都縣地也歷代建置
沿革靡常至隋始置澤州尋罷唐復置焉或治濩澤或治端
氏旣而移治晉城卽今治也國朝因之以晉城縣入焉直隸
山西布政使司下領陽城高平沁水陵川四縣土疆廣袤千
里有奇兵衛設守宗藩分封規模之壯居然一大郡也聖祖
稽古建官慮周萬世其長爲知州其次爲同知其次爲判官
又其次爲吏目長貳首領各有攸司其必得人政斯舉矣是
故諸員告缺率于賢科及甲監選補間有殊途亦惟優等仕
者于茲必思所以慎重使王澤以宣民生以遂教立化行庶

幾爲稱自建官來垂百有六十年矣往過來續無慮數百顧視事之廳舊無壁記而姓名爵里未上去而代遷歲月莫攷將無以尙論其世而友其人也非缺典歟迺嘉靖丙戌今知郡事朝邑王公下車拳拳注意政猶未期民胥慶矣遂與郡寮寧遠張君翀吳堡張君澍景州張君雲鵬協謀咨詢耆老繙閱故牘得其可知纔一百一人戒工礱石刻置公署仍虛左方用埃繼者不鄙老拙以記建屬予惟題名之設非徒然也推其人之姓名則其人之賢否政之得失自不可揜蓋國譜遺法百千載公論繫焉士歷官服采人品不齊上焉者不恒有下焉者無庸言中人苟且之政往往居多此職之所以日曠而民之所以不蒙其澤也不假箴規其弊弗知以故官守有題名石焉吾郡前政諸公風采雖不可攀而流風餘韻則

宛其未泯茲題貞珉姓名復有託矣夫公論在人古今不二政果善歟民果仰歟人將指而稱之曰此賢郡守也此賢佐貳也此賢首領也審若斯爲榮不朽矣其或不然適足以貽不磨之玷不如湮晦不傳之爲愈也可不畏哉可不謹哉嗚呼索照于鑒考轍于車一從一改舉吾嚴師固公之所以思而亦後人之所宜思也嗣今來者知自省焉逃聽風聲竭誠踵武先進循良罔俾尊美矣公之遺愛曷有旣邪公名朝雍字仲和故名宦裔起丁卯鄉貢進士拜嚴州府節推廉平懋著歌頌遠聞被薦進今官政事風節家法具在他日政成荐登大用執此往焉思過半也予謝政家居不與天下事久矣然擊壤老人有云聞人之善未嘗不喜而其至情願亦竊附一二况是舉乎又善之公溥者也聞命故不復固辭著其梗

槩如此讀之者或有取焉則知所以自處矣謹記

小丹河圖記

郭經

覃懷東北十餘里丹河在焉源出山西高平穿太行名曰丹口南流三十里入沁河沁源亦出山西沁州綿山穿太行達濟源逕武陟入黃河其流湍駛而瀕城邇駛則善蓄而邇則爲害也乃若小丹河分丹口之水別爲一支石閘斗門而下涓涓如線每值秋霖漲泛壅以沙石必督畚鍤從事乃克順流東注抱許梁由劉秦二橋折而南繞清化鎮復東流至金墻村凡四十里又稍折而北紆曲東行歷南謝村凡三十五里環修武城至司家橋凡五十里逕獲嘉縣北迤邐而東至三橋凡四十里達新中合河鎮三十里有竒入衛水此小丹河渠資益漕運者也或曰旱則虞其涸也澇則虞其溢也夫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

障而䟽之存乎人耳文潞公謂河溢非天災其亦三復斯語

乎按小丹河雖不在境內然丹水經流縣治備原歸宿亦應資考據

沁水下河南略

劉天和

沁水出沁源縣溝水東南經太行懷慶等處至武陟入黃河舊從紅荆口一支通衛河今塞劉天和問水集有云沁水舊通衛河今將導沁入衛歟衛輝宗藩已因水患奏塞上流矣且臨清下至天津河道甚狹頻年已苦衝決不可復益以水遇乾則微滙水諸湖以淤而狹若於武陟境內沁水橫建滾水石壩於東岸開三斗門引沁自原武陽武北界大堤之外經延津縣循大堤而東至長垣界入黃河舊衝張秋故道又東至曹州境分水處北向張秋之道別設一閘南向濟寧之道則大疏濬俾入永通閘入運河旱則沁水盡東全濟運河

滂則半由滾水壩仍歸黃河是運河復增一汶爲永遠無窮之利黃河亦可少殺矣而沁則易於節制不亦大愈於引黃河也耶按胡氏世寧議欲因沁引河入衛今以天和之議參之引河有三難防宗藩一也臨清下至天津河身狹難受二也河性流移或導之衝於會通三也天和所言差強出山皆沁末流收晉司馬孚一議明劉天和一議一以興水利一以濟漕運故及

太行山記

唐 樞

山自北紀雲中發宗行平定州至上黨遼沁潞澤衍亘多起彰衛懷三府南受藩垣中原自是西奔爲中條至雷首東發爲燕山至碣石左右行皆其托祖故曰太行又以界省故名省曰山之東山之西太行中原之正脉兩腋如華蓋所以冒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

中原而重其力惟其起張兩腋故身不自結而凝爲所冒之中以其行局之宏非太不足以當之而其伊止之所乃所以爲行之地蓋言意也

同閣記

張慎言

同閣者何吾族黨閭里思患豫防爲茲閣用圖墨守也吾邑彈丸黑子處嶮巖礫硯之中境以內無數百畝之田平若案者乃其人則安土重遷事簡而俗樸余所居虎谷更甚形如虎負嵎里以茲受命焉嵎前一片如掌泊水帶之居民無百許家強半攜中人之產走數千里外求子錢供朝夕焉老稚不勝負販則胼胝力谿嵎間砂磧之田若其家僅足舉火可老死不相往來里無衣帛食肉者以余從大夫後偶著純綺婦人小兒率巷觀之坐是藏笥中非賓祭不可御不自覺爲

里所化謬謂僻處此無潢池之弄可用偷息今年夏河曲賊逸而奔冀之南鄙乃闖入其境賊迷失其道則攝耕者爲前驅從析城羊腸而南爲河北兵所扼不得下窮而歸率可成擒元戎啟行偕偏將軍從散卒尾其後兵賊鈔掠蹂躪不啻相當余有詩曰點燈行紀其事詩雖俚然皆實錄以賊號點燈子故曰點燈行自秋徂冬寇警狎至強有力者奔郡城吾邑城堅可守然如斗大今年夏奔者雜遝縉井至羸其瓶市米暴踊庾無一月之糧又人情惡奔者不可與共患難計無復之黠者圖穴處以避士女錯愕余諸兄弟亦穿泊水崖然不可恃一日聚族而謀猥破產爲此計可容吾閭里族黨而止吾里貧可望而知巨寇當棄茲去若小醜則無奈我何又余感漢史所載第五司徒事第五公以羈客所全活乃如是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

然司徒力厚而方畧又甚具邑郡當踵其事余不能但畧師其意而已料理已外掘井儲糗制噐諸事不具悉今以史所書司徒事刻於後用告來者若賊尙未悔禍家自爲守未必於縣官無小補云

高平縣志叙

王守仁

高平志者高平之山川土田風俗物產無不志焉曰高平則其地之所有皆舉之矣禹貢職方之述已不可尚漢以來地理郡國志方輿勝覽山海經之屬或畧而多漏或誕而不經其間故已不能無憾惟我朝之一統志其綱簡於禹貢而無遺其目詳於職方而不冗然其規模宏大濶略實爲天下萬世而作則王者事也若夫州縣之志固又有司者之職其亦可緩乎弘治乙卯慈谿楊君明甫令澤之高平發號出令民

既悅服乃行田野進父老詢邑之故將以修廢舉墜而邑舊無志無所於考明甫慨然太息曰此大闕責在我遂廣詢博採搜秘闕疑旁援直據輔之以已見遵一統志凡例總其要節而屬筆於司訓李英不踰月編成於是繁劇紛沓之中不見聲色而數千載散亂淪落之事棄廢磨滅之跡燦然復完明甫退然若無與也邑之人士動容相慶駭其昔所未聞者之忽睹而喜其今所將泯者之復明也走京師請予叙予惟高平卽古長平戰國時秦白起攻趙坑降卒四十萬於此至今天下冤之故自爲童子卽知有長平慷慨好奇之士思一至其地以弔千古不平之恨而不可得或時考圖志以求其山川形勢於彷彿間予嘗思睹其志以爲遠莫致之不謂其無有也蓋嘗意論趙人以四十萬俯首降秦而秦卒坑之了

無哀恤顧忌秦之毒虐固已不容誅而當時諸侯其先亦自有以取此者夫先王建國分野皆有一定之規畫經制如今所謂志書之類者以紀其山川之險夷封疆之廣狹土田之饒瘠貢賦之多寡俗之所宜地之所產井然有方俾有國者之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已意有所增損取予夫然後講信修睦各保其先世之所有而不敢冒法制以相侵陵戰國之君惡其害已不得騁無厭之欲也而皆去其籍於是強凌弱衆暴寡兼并僭竊先王之法制蕩然無考而奸雄遂不復有所忌憚故秦敢至於此然則七國之亡實由文獻不足證而先王之法制無存也典籍圖志之所關其不大哉今天下一統皇化周流州縣之吏不過具文書計歲月而以贅靡之物視圖志不知所以宜其民因其俗以興滯補弊者必於志焉是

賴則固王政之首務也今夫一家且必有譜而後可齊而况於州縣天下之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甫之獨能汲汲於此其所見不亦遠乎明甫學博而才優其爲政廉明毀淫祠興社學敦倫厚俗扶弱鋤強實皆可書之於志以爲後法而明甫謙讓不自有也故予爲叙其略於此使後之續志者考而書焉

凡志邑者不過述其山川紀其物產表其風俗美其人才以相誇耀而已從此立義卽揚厲甚工亦淡然無味惟從白起坑卒一事發端歸咎於諸侯之去其籍方見邑志大有關係筆下有隱戢奸雄兼并僭竊之志此等意見議論非文人所可及

舊註

趙衰贊

王世貞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

晉文公爲三軍釋帥以謀于趙衰衰曰郤穀可悅禮樂而敦詩書于是使郤穀將中軍使趙衰佐上軍王子曰成季之世有晉政也宜哉文公所起共患厄昆季交也狐犯雖親才實匪匹擇帥以將誰能踰之衰汲汲焉晉其素疎後之郤穀偃然居六卿首而已退處其五混于較勢專于集事又其論敦本而近乎道夫自宣孟而下幾祀矣其間厄于靈族于屠遺燼忽然迄至燭也衰實培之歟郤氏之後與范中行氏惡而郤亾范中行之後與趙氏惡而范中行氏亾迨其終也又併晉而亾之趙雖存其非成季意哉愚竊謂成季佐晉他謀策未離春秋人物其薦郤穀毋論鮑管遠可與岳牧同風吾旣嘉成季之賢而悲後之嗣者寡也追爲贊曰造父佐周俾熾厥後乃生子餘亾人是友旣匡亾人以返晉轅日子餘勛大

夫于原惟楚不共侯命擯之惟原大夫侯洵任之曰有郤穀能實勝予何以中軍禮樂詩書次者上軍次佐乃衰苟利晉社遑恤其它彼趙與郤長爲夾輔諸其敗者交軋以惡六卿爲三三卿爲國雖則有國覆茲先德赫赫成季休休有容敬贊淑節敢告丞公

哀志士辭

摘劉昂霄一人

宋 濂

竒俊之士無世不生特時人弗識之或識之而不能用或用之而不能盡其才所以聲光不流於當時事業不白於後世予竊悲之庚寅之夏因覽元好問所錄入之諸儒自辛愿而下凡五人見其氣節剛方言論磊落實所謂竒俊之士者也雖其行事未或無過終非齷齪陳腐不振者流所可冀其萬一然恨其有志而不能遂也因掇其大略隸於各人之下又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

從而哀之以辭

劉昂霄字景元一字季房陵川人聰敏絕人或戲取市家日曆鱗雜米鹽者令讀之一過無脫遺者故其學無所不窺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與兵家成敗爲最詳爲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橫策兀坐掉頭吟諷幅巾奮袖談辭如雲四筵聳聽噤不得語遇其飲酒眼花耳熱後其鋒愈不可當不知去古談士爲遠近餘子不論也嘗用門資叙調慶陽軍器庫使不就諸公方薦試宏辭未幾卒辭曰陋儒拘拘以簡爲常目視環堵不知四方狂瀾旣倒誰復廻之氣蓋一世獨爾能之上自黃虞下迨五季一隙必燭何有幽邃或觸其機談辭如雲誰非男子有舌無聲我豈誇多我豈鬪靡一物不知吾儒所耻獨立千古上遡寥絕爾身雖窮爾名豈滅

爲原傑一顧佐請諡疏

王世貞

臣聞之諡以尊名節以一惠故有一字之褒而榮甚於華衮者諡法是也卽使勲德舊臣風猷未泯澤猶在人名不泯口不出臣部外而臣不能舉私竊愧之臣抵鄖陽以履任謁南京兵部尙書贈太子少保原傑祠退而延見吏民詢文學掌故具有能言傑事者津津不啻口出也按傑成化中歷顯職爲戶部左侍郎與侍郎葉盛王恕名相上下尋改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滿九載遷右都御史陞南京兵部尙書行至南陽而歿先是關陝川蜀荆襄饑民以數十萬計流聚山谷不能衣食遂肆虐劉先尙書白圭討之以撫勝繼左都御史項忠討之以勦勝先後撫斬凡數萬計驅逐餘衆使歸故土而隨散隨合再戢再起言者以刑戮過當上干天和乃議用傑代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六

忠傑徠撫流民各安僑業招鄉爲邑崇邑爲郡增設都司衛所彈壓之使烽燧奪攘之場進爲耕桑化居之士示鈐耨札之俗變爲衿纓禮讓之風國家享闢土之名而黎庶知有生之樂者固傑之功也臣又按河南太康縣故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顧佐先尹京兆尋綰銀臺公廉之譽流著朝野是時章皇帝念縉紳之間簠簋不飭當展而歎乃以先少師楊士奇薦超掌臺憲賜以璽書佐遂奏罷御史不法者十餘人申飭憲綱提衡文武遂使預晞之苴望都門而遠却羊石之騎避北里而不前蓋百五十年而士風肅然臺紀益震者則佐之功也原傑遷官鞅掌以歿顧佐滿考懸車令終勲德固宜顯褒令甲亦無小礙特以嗣息單弱門故寥寥無爲之請者而年歲久遠士大夫不能尋討故乘訪問者碩隆慶之典

止逮先朝遂使名哲永湮旌號長阻而碌碌尸位之臣乃或先之恐非所以張國維而勵臣節也伏惟皇上卽位一詔首雪壬午死義之臣後用漕計追錄故尙書宋禮錫典優備邇以御史回道考察督責臺臣震舉憲典累百十言其在二臣必當加錄如蒙勅下該部查果臣言不謬議將南京兵部尙書原傑都察院左都御史顧佐徵實定諡顧佐仍量贈一官臣不勝緇衣之誠遂忘尸祝之戒

議諡疏摘楊繼宗一人

郭正域

爲遵旨看議類奏懇嚴諡典以重公評事祠祭司案呈先該御史喬璧星題稱諡以易名最號巨典宜將三十年以來獲諡諸臣造冊送九卿科道逐一評品某應諡某應奪某應改某應補臚類奏恭候與奪又禮科左給事中羅同題摘舉缺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

諡名臣彰幽隱以昭激勸事內有合于例而應得諡者或循例議補格於例而不得諡者或破格議與仍照臺臣之議博咨羣議上請奉旨著禮部從公看議訪實具奏以憑裁奪該本部帶管部事左侍郎余繼登覆稱應類應看竟當何從更奉聖旨依擬行令九卿等官虛心詳議補諡改正毋過苛求以傷朝廷錫與之典欽遵臣惟議諡最難而議諡於數十年之前又難蓋棺甫定則輿論方新而是非有據墓木已拱則口碑漸遠而黑白常淆故當日與諡易今日補諡難得諡榮也而補諡又榮中之榮其法不得不主於嚴當日不與諡易今日奪諡難不得諡辱也而奪諡又辱中之辱其法不得不主于恕今臺臣疏應議者七十餘人科臣疏應補者十五人臣等叅詳各衙門之評品而符以故老之傳聞證以累朝之

實錄就不肖之中而汰其甚必大犯清議有罪可指無功可贖而後議奪就賢者之中而拔其尤必卓有完名其心表表其行錚錚而後議補凡應奪者四人爲許論黃光昇呂本范謙諡美應改者一人爲陳瓚應補者未經題諡則五人爲伍文定吳悌曾穆楊繼宗鄒智已題未給則二人爲楊源陳有年此外若徐階媚事嚴嵩人議其諂田連阡陌人議其富而乘時樹立能收鼎格之人心胡宗憲結嚴世蕃而廣貨賄人議其邪阿趙文華而傾督撫人議其險而計獲渠魁則除東南之禍本張瀚俛仰時宰人議其庸而未路庶乎知止余有丁繩檢或踰人議其蕩而此中亦無他惡陸光祖機權時出人議其奸而宦蹟自多磊磊以上諸臣列之當奪當改之科似太苛刻臣未敢輕議也若毛伯溫諭服安南兵不血刃而

或謂其功非已出張元楨潛心理學抗疏經幃而或謂其早不見幾郭希顏攘臂逆鱗橫被大戮而或謂其考察罷官建言可已劉臺抗節敢言殺身遐壤而或謂其邊功被詰先發制人以上諸臣列之當補當諡之科似少精覈臣等未敢輕許也又如孟秋之孤介張元忭之恬退李遷陳恪之清修事蹟未能臚列而廷議間有異同所當留之以俟異日論定者也至於臺臣科臣二疏所未及本部原冊姓名所未載尙多偉人應諡而未得亦有匪人不應諡而倖得者在原議之外又當從容採擇公論上聞以補遺漏者也夫自刑賞之窮而有諡故諡重自諡之窮而有奪諡補諡故今日之議又重臣等上矢天日下矢方寸以看議之職掌從類奏之公評期於尊者改者補者各無憾於九原之下而已若夫予奪相形歧

怨叢集業已甘心任之不敢避也謹開欵列名據事直陳以請伏惟聖裁僉都御史楊繼宗陽城人有大節持風裁知嘉興府攜一蒼頭署中蕭然如旅舍興學校士勸農賑災夙夜不懈清軍孔御史杖殺人繼宗榜通衢孔御史酷撻人至死者言府孔臨行欲訐繼宗短直入其衙繼宗遂引臥內几上惟圖書數卷牀頭惟一衣篋且不封識復起視之孔愧服而去內臣往來直與菱藕曆日內臣索金錢或好布絹繼宗出牒取庫金錢入饋曰布絹金錢在也幸與印卷附案他日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廉聲正氣滿天下藩臬御史皆敬憚之比陞浙江按察使貪墨吏望風走避鎮守內臣橫日索供萬錢一符下抗立革去後巡撫順天永平戚宦莊田占民者盡奪還民繼宗好善出於天性然得人改過卽不深究居官三十餘年所至民懷父母吏畏神明忠孝諒直光明俊偉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已上詳載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補諡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四

侯璉晉秩尙書

景泰元年五月由總督兵部侍郎陞

徐日久

閏正月兵部尙書于謙奏聞都督同知宮聚驛軍水西女王官深有效順中國之心願出軍馬殺賊聚不能作興鼓舞乃聽從隨千方朱暹歐觀等勒畢節衛各處屯堡房屋搶殺人財宜令巡按貴州御史及總督左侍郎侯璉執聚解京質問明正典刑從之是時貴州新添平越清平興隆等衛圍困已久二月右副總兵田禮進兵解新添平越之圍然道路猶梗璉調署都指揮鄭儁攻都盧等寨宣慰使安隴富勦水西賊皆敗之斬首百四十餘級溺死三百餘徙水西至貴州路始通又行雲南總兵調兵烏撒會兵通畢節等路調普安州土

官隆本率土兵援安南衛指揮蕭能出城夾攻擒賊首二人
斬首七十餘級賊復集築紫塘等寨璉破之遂克弭勒南窩
等十餘寨降阿蒙等五寨賊復圍平越璉等回兵擊走之遂
分哨七盤坡羊腸河楊老堡諸處以解清平之圍仍哨清平
迤東至重安江與靖遠伯王驥兵會自是興隆抵鎮遠道路
皆通矣遣所鎮撫許讓奏節五月陞副總兵田禮都督僉事
叅將方瑛都督同知璉有是命并勅獎之

義士陽城王海表閭記

馬理

韋令之治陽城也谿田馬氏問曰令得人焉爾乎曰有王海
者義士也其爲人事親孝恭而儉積而能散好義而聞於上
獲表厥里焉夫亦匪夷所及矣夫曰其詳何如曰父在不敢
自專事母聞義稟命而行喪葬不以貨財不作佛事哀毀而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

已然三年不入其室非孝而何有攸徃目不邪視舉足安重
衣不重帛食不重肉積其財將有爲也非恭儉而何其積也
水旱人饑則賑之歲終親舊不給則賑之貧不能婚者婚之
病不能醫者醫之死不能棺及葬者棺之葬之爰立義塚焉
士學而無資者資之鄉鄰子弟宜學而未能者爲延師教之
爰立義學焉避兵而來依者一士一民皆養之思歸而不能
歸者歸之有稱貸而不能償者則焚其券河隄之決也則出
財補之非能散而何盜之起也有柳莊屯賊劫庫而殺人則
會兵平之有王德周兄弟聚嘯而劫掠則會衆擒之張士兒
之亂也則佐以糧芻及壯士勦之湯家集屯賊之亂也則從
薛御史鳳鳴兵討之大盜劉六劉七之反逆也白諸官請給
帖文行事察鎮無儲者散麥五百餘石豆二百餘石仍出資

率人築城鑿池建門及樓造諸兵器火器禦賊賊至東破蕭縣南破永城西破夏邑北破碭山乃攻海所居鎮守且戰戰攻不利且索財講和不許賊退俘獲馬騾三百一毛不取白巡撫鄧公璋給義勇士焉鄧賞功給銀二十兩受之送夏邑縣修學時總治彭公澤劄付海會淮安朱指揮兵歸德萬指揮兵截殺流賊二兵不至海捷後白彭叅二將咸抵罪焉彭兵五千過鎮餉以熟飯千桶兵食之不盡徐州將陳經領兵至鎮不理兵事唯徵錢挾妓夜飲海曰此亦賊也令義勇夜執而晨縱之陳愧而遁王堂反何都御史天衢征勦令家人從征餉白金百兩事平奏聞蒙敕賜表間曰好義坊夫是之謂義士然聖天子旣表其僑居所矣陽城其本邑也令乃不能奉行德意昭其行以勸善安在其爲令也茲欲豎石東廊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

勒其行何如谿田馬氏曰昔布衣之士鄭有弦高魯有曹劌春秋書之戰國有魯仲連漢有杜子春史漢書之論其功肉食者未能先也今義士犒師則弦高之儔其禦寇而保衆則曹劌與其倫使其遇變而當途用事安知其不與仲連子春同其烈也彰其義以勸善此誠令之政也令其行之哉令曰諾義士字大量陽城上佛里人弱冠從父爲賈韓家道口鎮韋令名文英字本和涇陽人嘉靖壬寅歲令陽城云

虎谷先生至德碑

郭新

虎谷先生者張少司寇公慎言金銘先生也先生嘗爲賢士大夫無論識與不識皆稱金銘先生注而虎谷諸老人獨重其里以先生有至德不能忘曰虎谷先生諸父老志也虎谷在析城西溪山形如虎負嵎渴欲飲而下泊水滌之聲鳴激越

突怒偃蹇多竒狀其人士簡朴而文諸父老率子弟力嵎間
積田壯者間走遠方供俯仰先生退居虎谷不問家人生產
築泊水齋垂帷却掃博蒐經史優游詩文筆墨間非探山水
不出尤精內典與老衲俱晨夕燈火遠映林外壬申癸酉流
寇狎至以數萬衆壓郡邑犯山谷田里皆遍巖逃穴避者莫
知遁其死寇去兵甫肯來尤而效之先生移城中念族黨間
里不置迺經營虎谷破產爲高閣其間歲有半報竣題曰同
閣無親疎恩怨賢愚舉任焉先生自爲記刻石紀事閣制高
五丈廣方十三丈有竒其橫左右翼又各十有二尺而附益
之如人身然尊其首厚其趾虛其心實其口明其耳目震其
股肱維護其肩與背獨立不倚介然大將軍也掘井及泉儲
糗糒畜炭藥列矢石挺刃重門擊柝堅壁清野一聞警遠近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走集丁壯盡踞其巔分甲署長置游徼懸機設礮靜以待之
寇凡四五過皆仰視莫敢誰何遠避而疾走前後所全活甚
衆奔閣不逮以死僅五人婦若女身名完焉然閣所取材也
弘用力也衆歷時也久先生雖世顯不富坐是餅罄疊耻不
顧也城之已復隍之周其里無一家一人不安堵樂業者甲
戌後寇犯河南及荆楚巴蜀殺掠慘於秦晉以是怨秦晉人
縱賊遇輒撲殺利其財軍中掠爲首功執詣有司不敢任間
或羈留移問勒令從軍討賊脅從羈族無生還理邑所謂走
遠方供俯仰者不返所俯仰皆大失望先生設方計爲乞印
文於有司各署姓氏里甲識所向往手削公牘泣訴數百言
露啟當事者以印文爲驗授謹幹力持以往遍走汴洛楚蜀
間得脅從羈族諸壯當事者受印文讀公牘皆泣前後生還

者百數十餘人獲澤泣沁間人附以還者倍是寇退歲大饑
疾疫大作死者幾與殺掠等先生歛不能掩葬者爲藥餌起
病者散粟給絮以賑饑寒者所全活又數百餘人由是虎谷
之父老子弟以及婦人孺子僉曰司寇公活我微公我父母
兄弟妻子安望有今日莫不鼓舞歡樂已而咨嗟嘆息至於
聚泣而不能忘也嗟夫士大夫未遇嘗慷慨慕義於其鄰里
鄉黨和顏色以相下不以氣相加一旦得志卽睥睨鄉里凡
富翁蕩子嫠婦孤兒率挑釁乘急設阱露芒利其資爲已有
又招人獻納僞按紙而籍其業破人之家至無告以死者皆
是也亦豈復念鄰里鄉黨之死生緩急矣乎先生感發人之
善心亦可以少思矣先是乙丑丙寅先生爲侍御以直諫忤
權奸與楊左魏周諸君子同時得罪謫戍酒泉命下偕一浮
屠長往雖妻子不一訣別居二年酒泉人相感而化放歸送
者數百人至洮上不絕生熟菴聞先生至跪馬前然則士大
夫知有先生而重齟齬者曾此輩不若耶先生至德在人
之心何待表揚於人然閣中之父老子弟知先生不爲妻子役
非此無以慰父老子弟沒世不忘之懷乃立碑虎谷道左以
新從先生游知先生深非新不當先生意且仆碑礮石而待
往返千里至鄴下求爲之言會新讀禮遲三年乃克爲之

陽城縣修學記

王國光

夫學校帝王爲政首重之我祖宗乘運法古建學徧海宇然
二百年來敝圯日甚修葺不怠紀載爲賢惜因循者十之七
八大率墨吏忌本巧吏違道俗吏緩文尙安望此哉張侯蒞
吾邑注意百廢當疆場未靖之秋晉又爲邊徼首嚴城池樓

堞而新之屹然金湯之固民旣恃以安堵每詣學見廟舍傾
歎不蔽風雨曰何以妥神而課士哉且國家所需在賢才學
校賢士所關有司六事之先其容緩諸繕材鳩工躬自稽禘
不數月廟廡齋舍嚴嚴翼翼且出自權宜民固不知也其文
明再新之會乎師士詣予言曰學有興廢士風係之蓋瞻視
尊則仰止切居方定則意念專侯之所以作新後學者至矣
先生其記之予曰然自古才宦苟有勅造如亭廨樓閣臺館
之類多有記述况學校乎然侯之修者學也記之宜也而士
有自修之學當記焉其知之乎先正有言曰立學所以明倫
也藏業所以出政也談經所以應務也是故學貴博孤陋寡
聞非修也則以至變至贖是記學貴約支離汗漫非修也則
以切問近思是記學貴專鹵莽滅裂非修也則以操存涵養

是記學貴誠設僞崇華非修也則以反朴還淳是記學貴勤
一暴十寒非修也則以惟日不足是記學貴成自畫中止非
修也則以貫天人之蘊盡性命之微是記學貴用獨善成己
非修也則以慶際會興禮樂隆經濟是記由是升孔堂入孔
室視宮墻外望者不啻十百千萬棟梁絕學瓦礫百家始謂
之修道修德修身修業而學之事畢矣非只廟貌齋舍餼廩
爲也若夫呻吟佔畢雕章繪句以六經爲筌蹄以青紫爲蹊
徑終身束縛於利祿之場而無出塵之度下也不足以爲士
也况今上御宇四方多事求治甚切需賢甚急責有司振刷
士習之陋養真儒實才以稱安攘大計卽不科目亦優借焉
其文明大新之時乎諸士其有以待之先達曰原曰楊由吾
庠也宣承南北炳煥中外壯麗山河一代殊絕人物俱得立

祠宦所有裨夫子之教以分俎豆之榮所宜近取者也審若斯其不負侯之心哉侯守嚴冰檠惠流閭閻自有口碑則其得於學修於家者可知也

澤州重修廟學記

張鵬

澤跨河朔今隸冀南爲鉅郡其民儉質而力耕有堯舜遺風餘思士亦劬於文學無外慕鶴翥鴻漸先後接武學在城東南隅宋至和乙未知州事吳中始改茲地元大德丙午長官段直重建中更兵燹僅存故址洪武己酉知州事李祥再創已未知州事王堅加飾焉櫺星門面城墉僅去丈許墉高而門下纜及墉腹襟袍縮而弗舒不稱偉觀東西廡入大成殿兩腋簷陰墮地亭午亦深黑不辨木主位次成化癸卯知州事陸偉雖嘗嗣葺而址仍其故迄茲四十年木蠹瓦脫丹白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七

移剝而又若是隘滋無足觀矣正德庚辰秋八月丙子鵬按巡至澤綏德馬君汝驥以翰林庶吉士出守茲郡政成民和頌聲遐流鵬越三日戊寅謁廟與僉憲祥符谷君高堦旣坐堂上鵬顧諸生曰惟茲廟學隘若是地殆無餘者與汝驥曰否乃導鵬行堂後隙壤彌望視廟與學居三之一荆榛蒼蔚鵬慨然久之汝驥曰某亦有志改作患無財耳鵬居數日舉郡故弊而櫛剔之得贖刑銀以兩計者千三百有奇汝驥乃悉心經營百材畢具分命判官張鳳以十一月辰役工始事伐石爲櫺星門東西廣十有四丈門之內鑿泮池池梁以石過石梁而上爲戟門門之內爲兩廡各十五楹中爲殿左右爲二翼室以貯祭器墀深十五丈殿後爲儀門由門而上爲明倫堂左右爲饌堂東西爲二齋各九楹墀深九丈若厨若

庫若倉若吏廨咸以次相附堂之後爲講堂三楹東西爲號舍凡六十楹講堂後建屋五楹爲尊經閣經史百子藏焉廟學之東廣三丈南爲宰牲房爲神厨又自厨至北四十丈爲射圃西廣六丈以近中二尋爲路南爲大門欲升堂與閣者自是路以入路之西其南爲鄉賢名宦祠者二其北爲教官廨者四茲學之制斯備矣兩廡益十之二殿墀益三之二號舍益十之五廟若學舊廣九丈殿舊五楹皆益三之一講堂若閣則昔所未有而今益者越年春三月甲子日工告成計用夫三百六十人官程日授廩無虛役者彩飾靚麗文文章章儵有榮觀焉繇是青青者衿來遊來歌叫忭躍舞各自矜奮殿墀有檜一松二栢二其大蔽牛皆數百年物貯陰下庇廊廡諸生絃誦之餘憩息樹下談仁義說王道陋青紫而若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哭

汗抗賢哲以爲友其趨而之善也如或驅之而耻於爲惡也如或禁之穆穆乎化鄒魯矣汝驥喜曰茲惟我公作新之功也走諸生來告願有記鵬惟仲尼之道六籍詳焉鄒孟氏曰乃所願則學孔子諸生夙嘗有志於是無庸瀆告者然勞弗逮民錢弗歛下不踰數月以舉茲鉅役鵬何力於斯而馬守之政斯亦可觀矣因記之授諸生持歸鐫諸石俾後世君子知茲役攸始

重修高平縣廟學記

縣志

郭

鑿

高平

先王以道德造士庠序之教駢列森布迪以詩書陶以禮樂所以消融狃習以敦德暢化故後世稱治者先焉王教衰往哲之學湮於俗尚士驚文詞以獵取功名而不諳世務道之升降實係國家以經術取士士以科第進身其誦書綴文以

應有司之求不可已矣然文以載道使根於道而發之文敦
彝倫之本厚性命之原修身正家不詭物則舉而措之明體
適用則今之法抑何異於古耶反是駢麗纂組文雖工特枝
詞耳溺心滅性爲蠹爲汙國家何須於士而學校豫養造就
之義亦荒矣高平古泝舊有學歲久不葺茂草頽壁風雨游
震神無寧居士無誦聲嘉靖丁巳秋博平傅侯至周顧廟學
思爲令圖時官帑旣竭工力艱舉乃牒申臺省多方措濟斥
贖金之餘節供應之費伐石陶瓦鳩工選材以繕其事始於
戊午四月初七日閱數月訖成官無權使民無戚容由殿閣
而齋廡而門而池丹雘日晶棟宇翬舉宏麗炫曜絕於前觀
登其堂者如入孔室見聖人也與古庠序無異而增飭恢拓
之功視昔加倍焉侯之政偉矣教諭李君嘉應率諸生饒石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巽

紀績以永風教嗚呼道德養士古之教不可復矣泝之俗素
淳厚而其士習聞先王之風必有不特聲利不溺文辭鏤心
德誼以修身正家期效世用者自是益砥厥修澄心以濬源
體事以踐迹揆義以摘辭通物達倫名實相稱用之經世鳳
矯虎變裨贊儀化泝之學其盛與且泝介潞澤實冠蓋文繡
之區風聲所誕聞者易慮相劇相噓翁成稚尚以爲太平之
榮觀則先王之道著焉此固侯新學之意也願多士勗其成
焉

陽城創修廟學記

州志

宋 訥

上家四海之元年山西載定詔宰臣選材賢爲郡縣官以撫
慰之陽城得知縣李侯芾簿方侯潤明年縣以治聞又明年
制下郡縣立學宮每學又置訓導四人佐其教咸給以祿定

弟子員各有差部使者敦厲稽考之其教道德仁藝武學律
將作養全才以副使用天下翕然向風陽城爲邑四依山麓
廟學枕城東南學基湫隘室又陋小二侯謀曰教養之地愧
德他縣是爲弗職以道使民材集役來策基督工監以幕賓
紀質中構堂五楹高明宏麗額曰明倫左右爲齋十楹與堂
又稱堂東構庖厨之舍三楹又卽廟東隙地開廣路轉而北
之樹櫺星門於廣街於是廟之氣象學之規模大過於前代
矣又增置祭器爲庫貯之是歲秋役興焉冬落成焉將爲學
記刻石走書請文於訥惟紀事宜叙其實興學宜推其本禮
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者非廟也後始爲廟以祭夫子通天
下禮制濩盛郡縣無大小皆建學尤以廟爲學焉由學尊廟
因廟表學廟焉而不敦夫學非制也皇上建皇極叙彝倫當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五

汎掃區宇之際獎勸封殖如恐不及規模弘遠矣二侯興學
斯無負於開迪之志樂育之德也爲邑知重學校與爲學知
重講習豈無所見而然哉雖然學校立矣教非其教不可也
教養脩矣學非其學不可也廟焉學焉豈使士羣居族立爲
言語文辭之工欲成就人才明斯道濟斯民也道之所以爲
道學之所以爲學蓋不越易詩書春秋之外亦不離於綱常
事爲之間卽物以窮理反身以求仁審乎小學文藝之細以
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本乎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
鬼神之著係於教爲甚明係於學爲甚切嗚呼微矣聖人在
上天下文明祥不祥於鳳麟寶不寶於金璧正人端士濟濟
群山明斯道而濟斯民爲邦家太平之屏翰也此訥不辭而
樂然之以勵同志勿忘二侯之德

陵川澤州屬縣自皇明定天下卽建廟學歷年至今大成殿兩廡櫺星門以及堂齋諸室皆穿剝弗治事神育才咸失其宜知縣事任通發身鄉舉蒞任之初謁廟視學大懼學政不修遂謀及僚佐以農隙伐山取木陶冶瓦甃與凡作屋之不可無者悉具焉乃新大成殿新兩廡益塑像新櫺星門次及明倫堂兩齋皆新之棟桷覆瓦瓦鈿丹碧之飾壯麗光彩巍然煥然皆有加於前以至神厨牲房與凡士子會食退脩諸舍悉皆增葺經始於天順三年二月訖工於是歲九月教諭張瑄訓導郭堅陳佑俱預勞勛竣事因進士張瓚求記余曰學校乃爲治之本自虞舜有典樂司徒之官以職教事至夏商周學政大備於是有小學大學爲教人之序灑掃應對六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五

藝八目爲教人之條要其歸在乎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已漢唐歷代以來雖有學校求如三代之盛無聞焉蓋三代聖道大明故教法有其本自孟氏歿道旣不傳故教法失其真焉宋二程朱子旣有以接孟氏之傳乃深探隆古教人之法必由小學大學達夫諸經之精蘊其歸亦在乎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已其爲教雖明然屢爲卮言所扼故三君子之道竟不得大行於學政皇明文運大隆於是內建成均外設郡縣學其教人之法一本於程朱氏之說以達於古聖賢之道由是學校之盛有以復三代之盛是豈漢唐歷代建學之可擬哉今任尹知爲政急務乃大新廟學於事神之道旣竭其誠而爲士子之游於斯者其必修教法以進其學以求知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

爲子必孝爲臣必忠俾大節卓然有立於時有垂於後庶幾國家建學育才之意云於是乎書

沁水縣廟學重修記

楊一清

吏部右侍郎沁水李公叔淵以公務道江南授簡於予曰吾沁水漢縣也初隸河內郡後改置廣寧永寧郡縣不一隋復故縣名隸澤州唐宋以來莫之改元至治間又省端氏縣入焉國朝因之仍隸澤州學本宋建詳莫可攷金元皆有重修碑記具存元末毀於兵遺址鞠爲茂草我聖祖混一宇內文教大興洪武三年縣丞亳州陳德奉檄重建廟在學右草創之初畧備其制而已永樂三年知縣富陽章君聰改建大成殿兩廡稍爲壯麗正統四年知縣臨朐姚君璉始遷學廟右改舊學爲師儒官廨景泰三年知縣薊州張君昇重建明倫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五

堂增置南北號舍嗣是閱歲寔多有司慢不時葺尋就圯壞弘治庚戌知縣長安王君輔始至顧瞻嗟咨銳志興復越二年壬子邑事就緒歲乃有秋乃屬梓人度材陶人埏埴凡攻金攻石設色之工各掄選執藝事以待盡撤故宇而新之工半而憂去丙辰洛南楊君範繼爲令志王君之志益求善工美材涓吉將事躬指畫程督之又三年己未厥功告成凡廟爲大成殿五間兩廡各十間聖賢俱肖以塑像爲戟門櫺星門各三間學爲明倫堂五間號舍二十間他所宜有者爲神庫厨爲牲房爲庖廩爲官廨以次修置悉完且美於是廟學之制煥然大備矣念惟吾邑疆域廣袤有山川自然之險其民俗朴而好義文化所漸弦誦不絕蜚英翹秀競顯於時實惟學校之功學政之修實前諸君之力而王楊二君其蹟尤

著且其遺愛在人固不止此采循吏者當自不遺若首善之弗白則吾黨小子責也子嘗督學山陝以風教爲職其執筆無讓予衰病久謝筆硯辭弗獲乃爲之記曰方今上自王畿施及四海凡郡縣所治莫不有廟學其神則宣聖南面而坐顏曾思孟爲之配其他從祀則孔子之門人及先漢專經之士而道統之傳周程以下諸君子成就列焉其所謂習則易詩書禮樂春秋論孟子大學中庸之書其所爲學皆以明夫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以求至於是而所謂科舉者則徒藉以進身行道之階夫聖神如天廟之修否無足爲之輕重吾道之在天下如水行地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則治教之休明亦豈係於屋宇之觀哉顧爲郡縣有君師之責而使本原之地簡陋弗治上無以昭夫安靈揭虔之誠而下

無以作其礪行淬學之氣以禮爲國者宜不能且久安也然人之趨向才力不同類數遷亟罷多無恒心而形勢之迫利害之怵又有以奪之日汲汲於簿書逢迎之間以逃罪免過之不服其有能因時制之所得爲以盡心於其所當爲如前諸君者蓋亦鮮矣是烏可不書抑世之求記修學者非自叙勞伐則博士弟子取悅有司故多浮文溢美而亡其實未有名卿大夫憶前令尹之勲於數十年之後而圖其不泯如沁水者諸君子之善賴以益彰而李公之用心不旣廣哉公通才正學頃持憲歷中外所至興學作人力振風化功在斯文實多况梓里之近其所以加惠鄉人子弟者宜乎厚矣記書之圖殆其一端也故併書之自今伊始凡令於茲而不能修廢補敝以保成功士於茲而不能明倫廣業以光於前烈登

斯學也閱斯記也其赧然有所慙惕然有所警也夫公名瀚由辛丑進士授樂亭知縣徵拜監察御史累遷左副都御史進今官勲烈之建未可量云

創建聖謨閣記

吳 駟

聖謨閣者藏我朝列聖所頒諸書而作也書有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太祖高皇帝御製大誥三編太宗文皇帝御製爲善陰騭孝順事實二書宣宗章皇帝御製五倫書凡若干卷爲屋重四雷八楹十六牖百八十桷廣一室高倍尋甍甍巧塤丹堊髹漆稱是謂之聖謨閣者取書所謂聖有謨訓朱子所謂惟聖之謨意以是遵也始于是年七月壬子畢於十月辛未先是學舍隘陋前書置之耳房中且晦汙尋至憲逸正統丁卯領教事至嘆曰古人藏象魏拜六經欽服寶藏以知所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五

當重也矧今朝廷所頒製者乎尤在所當重而簡瀆至此爰圖於衆必欲構一閣以貯之然專於簿書期會者視以爲迂且不急始予命設木厨內儲講堂離位則窒坎位則背震兌位則仍耳房之瀆也必不已委俸庀材積以歲月椽拾桷收鳩工募備以苟完之再閱月而竣事有衛子荆之善而無田弘正之費也時州守倅衛將士咸至酌而落之捧其書藏之上方衆具是瞻喜曰斯閣之建當學宮之中滉以泮流翳以松檜工而不侈華而有制竒矣哉又諸書之頒舊矣未有建謀以蓄之如此者可不鐫文以紀其盛嗟乎予之爲是豈務竒也哉夫工而不侈規於道也華而有制酌乎中也襲藏諸書存乎敬也亦以資之以爲教使人皆知經所當尊達夫尊尊之義則必國而知尊其上家而知尊其親幼而知尊其長

賤而知尊其貴陰有以開其良心入於善域庶幾迪人彝醇風化之一助云爾而曰徒以是爲奇觀非予所敢知也僉曰若然匪特不爲文具實作人之具矣吾等失對敢請書諸石爲記

澤州重修廟學記

張養蒙

吾澤據太行之勝南俯太行蓋三晉一巖郡云士之起膠庠儀上國者斌斌乎後先相望也州學之建舊矣重修于正德十六年歲久不飭浸以敝郡守大夫韓公甫受事謁廟退卽學宮延見師生顧而嘆曰廟歆如此其何以妥聖靈光俎豆不治且將圯此吾守土者任耳乃進文學博士王化李遇春王崇簡謝試暨弟子員孟養重趙友益輩謀新之值初政倥忽未遑忽下霽爲虐廟竟就圯大夫閔然曰吾固虞其有此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五

亟請于兩院藩臬重修之俱報可于是鳩材庀工諏日興事費取諸羨緩而官不匱民專于顧役而私不告勞僅兩匝月廟成棟宇金碧巍如煥如視舊制尤爽塏閎麗云廟左右兩廡則歆者正之闕者補之漫漶者丹堊之後則明倫堂齋房悉從繕葺前則戟門高揭泮池廣濬朱垣之外樹以松梧桃李煌煌哉學宮改觀矣是役也肇自萬曆甲申九月寒冬輟工者三月餘至次年乙酉莫春告竣大夫屬予紀其事予惟齊魯嫻于文學乃其天性大夫起東齊世以三禮承甲第文章醞藉凡百可師蒞澤間歲無日不討多士而訓迪之固已身爲型範口振鐸音矣區區土木之事豈急欲勒石示人哉蓋自國家以學校儲材以經術論士士非此塗無繇進今褒衣斐履環橋門而誦習者卽所稱經術士也業已秀出編民

步武孔轍乃或剽獵口耳競斧藻而趨捷徑古三物之訓謂
何一旦策名邁會拘拘泯泯罕所建豎甚者舉平生所誦習
而弁髦之飾執營私譁衆躋膺亾論聖門羞稱里閭且姍謂
焉儻士習而若此也敝將何極寧獨學宮敝也乎哉學宮敝
而修之大夫事也大夫任之矣修士習以稱塞大夫雅意吾
庠士其何辭之與有故遊精道德之塗棲息仁義之域勤思
乎光明弘濟之業異日踐文石履赤墀清廟明堂爲梁爲棟
使人按籍而指之曰此澤產也此賢大夫興學所造士也豈
直地以人重實惟賢大夫之光大夫逡巡謝曰澤固唐虞首
善地耳俗淳厚其君子深思重名節一敝于五代宋程伯淳
尹茲土正學倡教士矍然顧化迄今尸祝之夫古今人豈相
遠哉不佞待罪守臣日惟化民成俗兢兢念無俾于多士多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五

士本深思務正學犁然當于世用此自帝風所貽真儒教澤
所漸不佞與有榮幸誠厚願焉胡敢居功嗟嗟真長者之言
哉吾庠士勉矣疇昔所自許寧有待而後興矧賢大夫色笑
以教所以相待又不薄有不睹廟思行矜奮好修者非吾徒
也大夫名容字可受別號岱野山東青城人守澤多善政不
具論同知宋宗周判官蕭守卿吏目劉宗仁督功均勞例得
附書

高平儒學尊經閣記

王守仁

經常道也其在于天謂之命其賦于人謂之性其主于身謂
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
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
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

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辨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誠僞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綱紀政事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七

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由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

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于文藝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爲窶人丐夫而有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尙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辨以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爲尊經也乎

重修儒學記

李遜學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五

澤州高平儒學建置東南隅歷歲旣久棟圯榱敗幾不可游息斯文病之正德癸酉冬進士龔侯進以剗劇宏才自太平改令是邑下車謁廟瞻顧亟圖修復遂昕夕規置鳩工聚材爲備孔預已乃語僚友羣屬革言三就卽事事以舊址淺狹貿民地拓而新之爲大成正殿明倫堂各五楹增建廊廡五十間號舍四十間除道戟門東西齋庖涵庫廡峻整倍昔又剗奎光樓櫺星門及泮宮文廟育賢大成街諸坊牌旣而鏤板揭示以虞他日湮廢慮無遠而弗屆制無微而弗周財出措置而不費於官役多傭僦而不勞於民甲戌春三月經始僅七逾月落成壯麗恢弘改觀增耀蓋盛舉也教諭史章暨羣弟子輩德侯振作托都運畢公天節丐言告諸後夫治化視吾道爲盛衰學校者道之區寓也毓賢養老受成獻馘

胥於是乎係蕪穢不治則鼓篋遜業者或恐爲城闕之挑闖
矣道不明而欲望治化之盛難矣哉我國家崇儒重道立學
校徧海內以甄陶士類俾之講道以端治本以移易風化殆
今百五十年餘仁薰義蒸蓋深且久也往歲壬申大盜起畿
甸突至西晉勢兇然甚酷中間忠臣義士烈婦貞女每抗節
不少詘辱何耶理道明而治化素盛固宜人人克自奮激也
顧民方殿屎之餘性易遷誘士或波流風靡不審所趨嚮而
又值學舍頽敝如高平今日然者施教無所退息無地若不
更新制作其罔有忝稷其爲吾道之病豈小耶侯視篆未期
卽祇若德意以興修學校爲講道弘化之本可謂急所先務
矣學者誠由此而愈加淬礪以求不負朝廷建學與侯篤念
造就之意則葵倫叙而人心淑教化行而風俗美利用上下
並受其福豈不益隆盛治於無疆也哉昔鄉校不毀鄭國稱
善泮宮旣作淮夷攸服學校裨於世道其重如此侯之賢可
知已聞侯任太平嘗築城甚堅完城廓所以衛民生學校所
以復民性生養咸遂政教兼施二者治天下之要道也而侯
悉舉之矧他政皆卓絕可書然則侯尙可以一時人物論哉
於戲使天下有官守者皆侯若人焉無患乎其治之千古若
也時協力贊襄者則縣丞趙寧主簿劉一中典史陳洪殫心
補畫者則章與訓導馮景陳鑿云是爲記

陵川縣新遷廟學記

顧顯仁

國家郡邑寰輿並建膠庠以儲儁乂匪徒陶鑄人材以爲任
使之謀而已以淑人心以維世教而士君子所以修政立事
者亦胥此焉其世之從仕者恒汲汲焉以營自樹而於國家

淑世維人之本漫弗庸心則其施之於政事者從可知已客歲己巳余膺澤篆蒞澤之初卽以黌序之務首詢諸屬余於時已知陵川之學別徙於今之所建而前後功成之自寔有不容於易易焉者陵初有學僻處城隅狹隘規模僅足以修祀事且垣墉逼水日就傾頽嘉靖丁卯邑尹孫紹先倡議別遷乃以邑之淫祠請更於當道其殿與廡制仍祠舊購祠旁隙地將欲爲堂爲舍爲齋爲閣爲櫺星事方經度而孫以遷行中輟者踰期馬尹宗孝來知邑事銳志續成飭材以備者又復踰期旣備乃舉凡曩時之所欲爲而未就者悉加增置殿左有祠以祀啓聖殿右有亭以藏御銘有庫有厨有名宦有鄉賢有齋宿之所凡若干楹鑿地引泉甃池爲泮泮前有屏屏前有門門之東西樹之卓楔其森嚴之度宏遠之規是

皆孫君之所未議者也而馬君成終之功則於孫有賴焉二尹從事於陵雖陵之因革不僅僅於斯而卽其庸心於從本者如是殆亦可以觀政也已陵之二三子因茲興起入爲善士出爲能臣展究洪猷以廣化成之德意其有不稱我國家任使之心也哉是役也經始于嘉靖丁卯之夏告成于隆慶庚午之秋歲閱四周方能就緒歷時雖久費弗及民馬之所以善成其終者可爲難矣一時相與協謀參畫以有成者則僚友蕭廷瓚王制吳朝聘與前趙應而已耆民張祚徐熾曹應夏往來奔走以効趨事之能而董其役於義官則趙思禮之功亦有不吝誣者訓導卞君黻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率其徒王鳳輩請余言以記其事余來也晚從遷之謀雖未之能與而寔有維淑之司者也樂觀其成安得無言姑記之

以存歲月

重修天井關孔子廟記

賀盛瑞

夫議論恣不經之疑君子所諱忠賢抱千古之憤君子所慘若夫存議論於不經弔忠賢於千古又君子所以壽其德不可以異言也天井關志夫子迴車石迹異甚矣夫石不變其堅聖不變其常飲羽已誕矧車迹又矧夫子耶然君子存之母亦以物之異民所疑聖之常民所信舉至異屬于至常庶所疑奪於所信其亦善用異矣雖然天井實夫子所不至又何辨夫子不至而傳其迹至今則君子有隱意矣今夫賢人竭忠於國亦願一日之知乃鳴犢舜華顛亦寃死嗟哉此亂世多阨賢而夫子絃歌寓悲也同調之士俯仰古今其能忘情也哉北瞻晉陽南顧河流撫事感時淒然在目是至人懷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空

人所入境而興情徘徊而不能還去者也故君子志前事於不經之石迹蓋使臨河之嘆長存兩賢之死不朽亦弔古者之極思也嗚呼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牲天胎則麒麟不臻是以惟靈致警惓惓於詩人也歟予故謂託迴車者其有深感也夫其有深思也夫若曰其誕吾不信也則君子知之矣歲久廟圯命工重新後之登臨於斯者其將覽其意而賦焉

重修城隍廟記

李經

歲弘治丙辰春致仕河泊宰王公庸字允中者率耆宿吳玘陳雄衛福隆羽士路得順謁余謂邑之城隍廟自國初創建以來閱歲既久傾頽寢半邇者吾儕承有司命重修補舊增新無間寒暑者總七年而功成敢乞文字勒之貞珉用傳永

久余誼不敢辭爲書之謹按狀先是成化甲申間判簿洛西
呂公鐸志欲修廟是時正建外大門五架三楹門外立牌坊
三空扁城隍廟三金字未幾以事去官餘不遑及也弘治庚
戌二尹白水劉公澤謁廟首倡重修議責允中輩董厥役咸
勤慎稱任使募緣境內得錢帛銀穀若干數罄所有易材鳩
工辛亥春翻修正殿五楹後主廊寢殿共九楹飾以琉璃脊
獸殿之左爲齋堂右爲官庭各三楹兩側相向左爲神厨右
爲祭器庫各三楹舊東西兩廡總一十四楹今各增其二二
門仍舊南向增塑侍從鞍馬象左右翼以儀樓共六楹上懸
鐘鼓門之外東西爲畫廊共二十四楹繪以出入儀仗隊歲
丙辰蓮幕曹州李公聰視凡所未周者復贊襄工力完美厥
事殿宇扁牖金碧交輝規模嚴邃起人瞻仰視昔加盛矣允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

中輩求傳之永久而余爲之記也固宜余聞神依人而血食
人敬神而知禮古先哲王以禮事神于所當祀者謂之宗祀
則載在祀典所不當祀者謂之淫祀則毀而黜之至葺祠宇
謹時祭其心無非祈神以福民也高皇帝混一之初詔示天
下凡在祀典之神悉去前代瀆禮不經之號名號間尙爲正
之况容所謂淫祀哉又爲定制凡官員之任必首謁城隍與
神誓以幽明相助禍福相應對越間雖昏庸之甚中亦知所
警矣聖祖之心亦無非祈神以福民也若澤若聰能以修理
城隍廟爲心允中輩能以受托勤慎爲心亦皆知禮而有得
者也庸非聖化久而漸被之深與城隍之神卽郡邑土神正
所謂宗祀者海內一山一川皆有神物以主之况郡邑之大
萬姓攸萃歲時灾患賴以捍禦善惡異趨賴以禍福更得賢

有司而事之以禮則冥冥中靈應大彰民將以改行悔罪有補于治道多矣至于果能禦災捍患福善禍惡固神之靈亦神之責感通之際固自有不可得而誣者焉則神依人人敬神兩得其道矣嗚呼而今而後來官吾邑者尚恪修禮典無負我聖祖事神福民之心哉廟則隨時補葺毋坐視就圯以重勞民傷財職斯盡矣若假修廟以希私祐是瀆神越禮福未得而禍隨之也瓊其官而瑤其臺夫何益故曰古人不作無益又曰鬼神不享非禮

高平重修城隍廟記

楊應中

我太祖高皇帝神猷睿識超軼前古既爲天地神人之主卽罷前代不經之祀而惟郡縣城隍巋然獨存且春秋與社稷山川風雲雷雨並祭又命主厲壇祭其所倚毗之者甚厚凡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

守土之臣蒞任必謁歲時必謁有祈禱必謁豈非以禦災捍患福善禍淫爲一方保障而然乎高平有廟在縣治西金大定癸卯創建元皇慶癸丑一新之入國朝宣德丁未王公惟一一新之正統辛酉張公璣一新之然而因陋就簡規制多未備也嘉靖庚申儀封張公鹵志欲修葺壽官常价常紳捐貲助工實董其事及萬曆庚辰長山劉公一相見有圯壞而廟內肄業諸生徐行常依仁具呈鄉民楊汝聰常嘉賓等協謀殫力飭舊增新肆予之承乏也值天災流行歲復一歲而高平徼神之福往往雨澤居先荒歉未甚薄有收穫國賦告克予得少逭痼瘵者秋毫皆神惠也中心感神之靈已命匾其坊曰靈異用彰神之陰隲下民矣諸生復以記文見屬蓋念廟之修也非一日工之董也非一人不及今勒諸貞珉後

將何徵其拳拳請者意誠善矣惡得辭按廟正殿五楹寢宮五楹殿之前捲亭三楹亭之前爲月臺臺之周皆欄以石左右焚化亭各一座臺之南石橋一座石鐵獅各一對東西廊二十六楹中爲樂樓三楹樓東西鐘鼓樓二楹樓東爲道院九楹道院南爲官廳五楹樓西爲書房十二楹過亭三楹寢宮之側東西斜殿六楹內祀藥王濟瀆高禰等神不知始於何人乃黷亂如是予悉命徹之仍限以垣墉以全神之尊東西廊十二楹厨庫四楹四周皆以甃石爲垣大門外並東南綽楔各一座其一則予所匾靈異者也工始於嘉靖庚申迄今近三十年矣中間雖時修時止而規制宏偉丹堊爛則於今獨盛云是足以妥神靈稱崇奉矣予竊念有國家則有民庶有民庶則有城池是築城鑿池所以下衛民生上爲國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畜

冢其爲功也鉅矣况聖祖勅之以監察凡四境之內孰非所照臨者乎有檢身若免者是有司所欲褒揚也亦神之所眷佑也有長惡不悛者是有司所欲懲戒也亦神之所厭惡也以至三時不害百穀用登雨暘燠寒不愆其期是神之顯其靈異也有司者與有藉賴焉若淫雨烈風旱荒螟螣枵腹裸體者轉徙溝壑是有司者失職所致也亦神之恩愛曲成因以警戒之也念及於是凡我有司及而士庶有不竦然凜肅然敬乎則夫廟貌崇嚴昭事之誠恪固我有司責也亦爾地方之同以爲責也予旣述其詳於麗牲之碑復系之以詩曰猗與皇明統萬方天生聖哲宅君王鑒元黷紀亂綱常一洗滌之清八荒惟此築鑿曰城隍國家民庶賴保障帝命監察綸綍煌神光普照析毫芒善之所積有餘慶不善所積有餘

殃如影隨形不少與有時未至非杳茫上下左右神洋洋予
來司命愧循良與神表裏相陰陽神不予遺默贊襄頻年饑
饉稼穡痒顛連在在踣且疆高平幸而薄苗傷流來赤子寒
路旁何分彼界與此疆嗟無衣兮給之裳嗟無食兮給之糧
俟歲稍康復故鄉匪神吾民不遑將匪神隣草更何望戴此
汪濊中心藏迺新輪奐翼官墻迺顏綽楔靈異坊歲時伏臘
集中唐於粲灑掃薦牛羊式陳桂酒奠椒漿伐鼓考鐘聲鏗
鏘以享以祀發輝光願神陰隲時雨暘多黍多稌豐穰穰乃
求千倉與萬箱我吏我民何敢忘勒碑昭德膚功揚噫嘻萬
古常流芳

重修義勇武安王廟記

田鐸

王解人也以忠勇輔昭烈志欲殲滅羣雄扶持漢室當時奸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六

詭之徒皆鴟窺漢之神噐天下羣英明目視之而莫能救惟
王以昭烈爲漢之正裔挺身結納欲伸大義于天下會昭烈
振號令於徐兗曹操忌之挾王室之威權以重兵壓境昭烈
兵潰眷屬見掠于操兵王屈身事操非昧于所事也衛昭烈
眷屬而然也而後主亦在掠中雖曰事操而忠義愈彰王卽
約搯立効以歸漢遂以單騎取顏良于萬衆中効則立矣王
不食言以書白操欲歸操以金幣厚賂之王終不受一旦衛
昭烈眷屬以歸於斯之際操之兵非不多也謀非不給也終
不敢以襲王王非以神異懾之也非以智術籠之也特以忠
義震之耳鎮荆時有襄樊之勝威聲大振曹操褫魄遣人以
書和解王以忠義諭之孫權膽落命使以禮求婚王以怒詈
遣之操權皆忌王功高恐其逼已共欲謀王以雪耻忿操以

兵逼王于前權以計躡王于後又命呂蒙陸遜輩以圖王二人不敢以兵力相拒但以書柔媚之王以直處之而不疑遂陷王于不祿非王之不幸乃漢室之不幸也此忠臣義士懷千古不平之忿王雖逝忠義充塞于寰宇此天下後世慕王忠義成立廟以祀之王已逝矣人皆祀之非勒之以威逼之以勢也人以忠義慕王也今釋氏以王爲伽藍道流以王爲四將皆妄也不過欲假王威靈以惑其衆耳陽城爲邑在太行之麓城東西關俱立廟以祀王與其禦災捍患以保障斯民亦王忠義中事也民之祀王本以忠義禦災捍患乃其餘事也茲廟歷年久矣其殿堂廊廡爲風雨摧擊圯壞者甚多凡值春秋享祀不足以展事神之禮一旦里人欲爲更新之舉謀于里人藩司令史畢鳳縣掾田荆二人慨然服其事遂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

鳩工募力以興其事王殿三楹泰伯宇三楹凡其妝金繪飾年久爲香燭烟靄薰觸盡爲污晦今而重加繪飾廊廡門樓之類舉爲更新凡几案噐血損者修之缺者補之其規模制度煥然爲之一新功肇于弘治乙丑歲五月十三落成于是年七月十五功雖速人不煩勞事雖舉財不浪費里人咸義之於是畢輔田襪畢福田禋原守中孔福輩請書其事立石以記之予因其請而書之

吳孝子茂傳

楊繼宗

孝子天性孝弟父諱英景泰六年卒於家公甫七歲母李氏成化十有五年亦故公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哀毀過禮蟬絕方甦旣葬始蔬食水飲塚上自造草舍一間僅可容寢廬居泣血公祖名鵬年纔八十子名道童年方十餘歲鄉人憫其

祖老子幼恐廬墓成疾俾祖男兩失其所是可憐也拆其廬
疆扶以歸公復築室墓側獨處管墳食齏斷其鹽醋形容顛
頓鄉人見其不食滋味又恐久而成疾約數十輩踵坐懇勸
再四堅執不從由是鄉人感其孝無間遠邇供蔬果煤炭地
里土厚水深每日遠數里汲水鄉人往往送水煮粥孝子心
不自安乃去墓北百步許掘地得泉水湧盈尺足具一日飲
食之用人以爲孝能感神墓在幽僻山嶺之間非周行通衢
過客聞其孝不憚跋涉多往顧焉兼饋乾菜乾菹用不能盡
人以爲孝能感人母性嗜西瓜公塚邊種瓜蔓延塚上二蒂
竝生狀如兩岐之麥人以爲孝能感草木三年不入城市不
與物接誠孝子中之翹楚也成化辛丑十一月二十三日服
闋鄉里數百人迎孝子歸第適丁丁內艱效君子不没人善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七

之意特作一律贊其孝云時成化十七年也

陽城縣新甃城記

于達真

漢書河東郡有濩澤縣今爲陽城城圍五里高三丈五尺云
蓋巖邑也沁水出其腹濟源襟其前視郡城爲右屏焉城東
西面故甃以甃而南若北竟以先勞中廢猶覆土爾夫城盛
也一隅之隙全邑任之何彼此也邑故擅金鐵之利而太行
山洞間往出礦錫河北諸郡一二不逞子弟陰窺其利時有
惜不畏明之心在昔鯨山之役勤勤王師繹騷兩邑今安可
謂前事已往後可無慮而羊腸九折阪爲盜之所必不窺也
邑人大冢宰王公蓋嘗憂之謂今令咸陽張君曰此何不延
石而堞之卽二面雖金湯無益也是在邑令此一役爾不然
者歲覆一簣焉安能使無暴風雨潦以攻吾一歲之費甃城

非不倍於委土而十年爲計覆土之費立盡是使吾邑父老終歲率子弟而城無休已也張君唯唯以聞中丞臺御史臺報可屬按察賀公督部冀南以城屬張君而檄不佞達真從旁以贊其事自三月至十月張君並前東西二面一撤而新之筭官錢纔五千餘緡而城高三丈五尺方廣五百五十九尺敵樓凡十有三堞凡若干所爲雉若干升高視之若自地出矣達真曰爲邑非不獲上而能使其上卽安之爲獲也爲邑非不用民而能不輕用其民之爲用也城覆土而土焉覆孰而孰焉圯者築之舊者新之卽父老終歲率子弟而城猶曰以佚道使之不賢於飭厨傳盛供具稱過使客意者乎而吾偷得不勞民傷財之名父老子弟督過之則曰我非不欲而諸長吏者從中制我也此逆旅舍視其官旦夕視其民而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文

何廢之能興何務之能舉哉大家宰以卽安用其邑令張君又能善用其民中丞御史臺建藩陳臬舉是役而昇之邑之所以有成城也張君名應詔丞衡允中簿劉甲尉孫儀法得書云記曰人亦有言淬劍思利築城思堅有倣其城肇自家宰擇令孔賢令用其民登之衽席矢解倒懸旣興百堵因灰於石因石於山荷鋪如雲揮汗如雨迄無退言役不後時成不愆期厥謀萬全卓彼巖邑高墉崇雉層臺指天王公設險無疆維休於萬斯年

陽城縣新築甄城記

王國光

陽城在太行之西南秦漢爲濩澤縣迤西澤城里是已魏元符中徙今治唐天寶乃易名曰陽城邑山谷八九居民耕種石沙不能胥匡以生始猶鑄山資朝夕今則銷鑠盡矣南與

中原濟孟嵩洛密邇西通沁翼垣沃崖谷深故狗鼠易潛舊
係土城南北不足一里東西僅三里歲久頽窳者半徃歲亡
命大猾嘯聚近千據難川爲巢穴劫奪村墟煽動遠邇將五
六年且易視城垣數數窺伺民驚怖四出至勤官兵一勦地
方一大厄也然而城卒未能治焉前尹李君涖此留心民隱
初窘於費稍稍補飭五年間城中積贖穀三萬餘石鄉落稱
是謀易銀修葺乃以被召去不果萬曆五年新尹張君至復
慨然爲憂遂咨於父老議增繕且決策用甄僉以爲然卽檢
倉庾積穀之紅腐者竝庫餘金得若干請之當道皆可之於
是以六年三月起工撫臺高公御史臺田公臬司賀公謂前
費不足各出贖緩助其事澤守于公徃來贊襄犒至再遂以
十月城成初意費萬緡及其成也僅五千有奇且值歲饑民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充

以雇役活者甚衆父老請諸當事者記之而諸君謂余邑人
也遂以屬余竊謂國家疆里天下先垂意城守者謂天下無
事卽外戶可不閉假令有他虞則非金湯不可顧今日之有
司不然者其弊三寇至惶惶然曰議修築稍平則棄置不講
此之謂踐因循之轍惜費於一舉徼利於一時而歲銷日耗
不恤此之謂狃目前之見避嫌者顧經費不斷者阻浮言此
之謂無任事之勇築室道傍又何賴焉乃若是役也鳩工歛
財出納有經有稽未竟歲而旋得全城高三丈五尺厚半之
圍五百五十有九丈堞雉視之樓櫓內巖洫溝外固襟被周
審風氣益完陽城之民何厚幸矣有備者無患宜吾父老之
愉愉也夫預防者智士之炳幾共濟者仁人之石畫大中丞
及御史臺臬司澤守諸君子以咽喉視吾邑而使之卽安經

畧區畫有成算焉張君承德意而日夕焦勞善用其民其丞簿幕史躬督不怠遂底是績事省而功倍暫勞而永安巍巍焉庇民之高勲與新城稱不朽矣父老以爲然因書之石

陽城縣重修城隍廟記

張慎言

甚矣古先聖人治天下之法至神而不可測也旣爲三事九列內外百執事董治臨御之仁義道德漸摩化誨動其不容已之心復有刑政法紀制其未發之姦使之益有所不敢夫動之不容已之心故天下多君子使之有所不敢則天下不至胥爲小人也仁義法紀復有時而窮又以其權予之鬼神福善禍淫之柄與道德刑政之用兩行而不悖人鬼並治幽明交有所制使百姓皆可由而不可知天下賴以相維而不亂三代以來率由斯道我國家典制弘備天人神鬼之間淵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七

乎不可臆度矣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噫盡之矣故生者所以死也事人者事鬼之道也不知其幽視其明今自御史臺暨臺使者監司以至守令簿尉奉詔書符檄而輕重布之小大相維百姓俛首戢志安焉各聽於其上是何肅靖之至於斯也天人鬼神之間殆亦如是矣國制都城以至郡縣各有神主之曰城隍封爵各有差視諸祀蓋權尊而責重傳曰神者聰明正直而壹者也非是者不稱厥任守令以迨百姓咸聽命焉雨暘災稜守令之貞淫民之匪彙若功令所漏神得奉上帝之命陰制之以助法度之窮賢人君子暗室屋漏之中對方寸如對神明神之靈能奪人之耳目心志陰褫其暗室之奸而風雨災祥之故又其小者也非小也旱潦之災則令長及士民之貪淫逃於刑政而逋於鬼

責以至干上帝之怒用彰厥罰爾守土者朔望必齊明對越雖風雨不敢廢此何以故御史大夫而下耳目所不及墮國家之功令固無足怪神實照臨之任百姓之水火則聰明正直之謂何矣匹夫婦祈望於神甚於社稷山川百神之祀而歲時祀事孔明苾芬蠲潔亦百倍於他祀可不鑒歟不然者復亦如諸大夫坐視塗炭則匪惟聰明實翳且塞亦不仁之甚矣抑何以仰承上帝之靈爽乎士民之牲璧又無論已噫枉後之文黜幽之典禍淫之權三資者廢而天下亂矣邑父老郭邦藩王一愛等敦勤樸謹爲里所推能始終其事再葺而新之要使守土者暨人士齋明以承勉爲善以無干神怒而降之福其必由是也夫

西曲里建關帝祠記

張五典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七

自古英雄之士樹節烈於當時而垂鴻基於後世者代不乏人至於神威顯赫歷千百世而不磨盡億兆之人心咸敬畏而尊奉者蓋莫如關帝云帝當炎漢之末左右昭烈以弼成鼎足之業厥功懋矣而當時之所以稱帝者不過曰萬人敵耳曰勇冠三軍耳曰威震華夏耳曰明燭待旦語其節耳辭曹歸劉語其忠耳立功報効義釋曹瞞語其信耳至於帝之神識淵謀度越千古自漢以來未有能窺其微者漢室不綱羣雄割據當時知勇之士視強弱爲向背昭烈雖帝室之胄乎然伏在草莽無尺土之階一命之榮誰肯委身而事之者帝傾蓋逆旅一言契合千載盟心間關於顛沛流離之中而不忍去此豈徒以意氣相期許如古俠士之儔哉蓋真知夫昭烈之才可以有天下而又真知夫帝室懿親足以紹高帝

光武之統而非袁董孫曹僭逆之輩所可比類也昭烈識孔明於隆中說者以爲古今第一奇事雲長之識昭烈何異於昭烈之識孔明何論者不能同類并稱之也至於徐州之戰受昭烈妻孥之托犇敗之後何難一死以明志而委曲歸漢以全夫婦君臣之義此豈悻悻小丈夫者之所爲哉深謀遠慮又有出常情測度之外也及西蜀旣平荆襄是鎮毅然有廓清中原之志而東吳造蘖阿蒙掩取蓋天之不欲祚漢非智慮有所不逮也正直剛大之氣鬱抑而旁發者豈能瞑目於九泉於是在天之靈磅薄於宇宙之間質之若臨呼之若應上至天子下至匹夫無不敬畏而尸祝之者前代加以王爵神宗復尊以帝號猗歟休哉名與天壤俱敝矣薄海之內自通都大邑以至三家之聚無不廟祀里中舊有帝祠附在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

佛堂之左其制狹小且非專祀鄉人張鴻基等倡義建於成湯廟之西規制弘厥體貌森嚴里中歲時享祀而瞻仰尊奉之誠得有所寄於無窮矣余因記作廟之始末而并追繹帝之神識淵謀以闡古今所未發之秘或亦有鑒於帝心也

太原南防事宜

五邊典則

徐日久

嘉靖二十一年七月俺答阿不孩由太原南下欲犯平陽澤潞山西撫按官請發京兵赴援上以京兵未可輕動下部議部言賊旣下平陽則省城固已解嚴各路阻隔官兵亦隨至矣請脩行劉臬張達將見在王客官兵摘發二枝專守省城以固根本至於賊入平陽蓋有三路中由靈石冷泉口趨霍州以入東由介休張南店趨沁州經岳陽浮山以入西由石州趨隰吉石樓以入竊計靈石天險勢難突至其中郭家溝

韓信嶺三四百里險甚分兵伺之賊可圖也或由澤潞衝突太行越入懷慶此去臨清真定僅數百里宜令諸路守臣伏兵堵截使賊不得過太行乃爲無虞蓋潞安黎城等處與河南武安接境一下武安則地曠難守河南山東北直隸一帶俱爲可慮也或知有備不至又將由隰州入石州趨偏頭寧武亦宜行劉臬張達備之諸凡賞格宜各行榜諭以勵人心得旨賊入平陽三路令劉臬張達分兵邀擊且嚴戒諸將遇靈石等處險隘各血戰立功無復延緩取罪賞格可大書刻印遍給軍中曉諭是日我軍與賊零騎遇於孝義縣師同橋斬首十三級賊營北徙

開墾屯田疏

張慎言

開采鼓鑄臣已言之矣至開墾屯田之故臣謹再議之臣以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七

爲開墾是也然今日已熟之田民棄而不耕者不知凡幾民願耕田而不能耕與不得耕者又不知凡幾此皆各有故不求其故而欲驅軍荒殘破之子遺樂利而饁婦子於南畝徒使之輟耕歎息而已而漫曰開墾不已左乎今日之政但使土著無所苦而不逃旣逃亡者無觀望而復業雖閭里未必驟有畝棲野被之盛國家未必便有貫朽粟紅之效然是薰是藜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民日歸農而賦稅徐足又况於免盜賊之患勦捕之餉乎至屯之故難言矣前縣丞沈時其言亦持之有故顧天下衛所軍屯之法壞已久矣若按祖制而核之不止無屯且并無軍矣不止問他人以屯有幾何田在某處卽問之軍而軍亦有不知者矣又祖制屯田膏腴如山西澤潞土瘠民貧而寧山之屯則在輝縣獲嘉潞州之屯則

在廣平大名是也軍已無屯不盡豪右占種亦有平民兩平
交易者但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父子相繼已爲永業一旦以
國法繩之使之田盡歸軍治之罪而勒其原價國法所在彼
亦何辭然地非止一畝也人非止二三也承爲世業已非一
日驟奪而置於法恐生事端且非人情又况奉行不善其間
追呼拷較凌虐需索又奸民規懷所怨田產指非屯爲屯又
以屯爲非屯天下眷眷多事豈宜復開此亂端乞勅諸臣講
求其故不必別設官僚但以本省撫按司道於原勅內添此
一款嚴切責成撫按下之該道該道下之郡縣一道卽清一
道之屯足矣軍之有屯而不能耕也如敗蕩之子其祖父遺
以千金之產不能守而鬻之他人卽使族之長者贖故產以
與之不久亦復蕩盡今日之屯使贖而歸之舊軍決不能守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書

贖則價無所出奪則又非情理合無但清核其原屯之數在
某縣某人者於民田之外另置冊籍照民田之例而增其賦
蓋河南山東等處其徭賦僉馬諸額皆計田而派民之所以
利種屯者以有民田之利而無里甲之雜差且賦額以輕今
或使賦如民田或稍加焉隨民之便而裒益之可也但此是
不得已之計而祖制衛所軍屯之法無復有犧羊之跡矣臣
生居僻野不習衛所之事勅令諸臣講求要使窮變通久無
大壞於祖制而又便於軍民兼可以權今日之急亦便計也

救荒議

韓 范

不腆沁邑廣踰數百里崇岡峻嶺邈迤盤踞其土地則高亢
歛側磽确剛瘠非有廣川沃衍之饒也其物產則黍粟桑柿
非有陂池陸海生殖之利也其人民則噉牛而耕暴背而耘

非有居積竒贏之富也時和年豐所入僅足以償所費况乎
公室之徵輸私門之收債新絲新穀剝肉醫瘡故秋歛之候
力本之民方罄囊而還旋執券而貸禾稼彌野困無半粟年
稱大有室如懸磬若此類蓋十室而八九也今歲春雨愆期
二麥薄收所幸秋禾頗茂無不延頸以冀有秋奈何六月以
來亢陽肆虐苗稼盡稿禮記云中秋之月令有司趣民收斂
務蓄菜乃勸種麥今田野荒涼無可收斂矣菜無可蓄矣麥
未布種矣前此蓄積已無升合之餘後此生成尚有數月之
遠東作徒殷西成無望俯仰何以聊生賦稅于何取給壯有
力者負襁而賦此離豪無賴者揭竿而呼庚癸至于驢騾牛
羊慮芻秣之不繼百十爲羣爭售于市目前光景如此過此
以往九月十月以至來歲八月將何以爲苟延之計哉蓋嘗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五

覽周禮荒政及上下古今所稱早計之士救時之臣蒿目而
憂鼓掌而論雖言人人殊總之不越蠲與賑兩端夫當此儉
歲必不能以惟正之供責辦于畸羸之民然宗藩之祿持戟
之餉方張口待哺何以給之則請蠲難啼饑者動以萬計望
救者至以歲計今府庫之財倉庾之粟能隨取隨給乎無米
而炊卽巧婦何能措手沉痾之病豈一劑所能收功則請賑
難語曰救荒無竒策由斯以談且無策矣矧之乎竒也夫策
誠無竒而狼顧之赤子鼠竊之灾黎將聽其流離失所滋蔓
難圖而莫之省憂乎哉昔唐莊宗時大雪軍士寒凍宰相請
出庫物以給軍不許及趙在禮亂始出之軍士負而訴曰吾
妻子已饑死得此何爲爲今之計宜殫竭心思多方區畫請
蠲則查某項可蠲某項錢糧可以那移抵補以俟豐稔帶徵

請賑則查某項可賑或散財發粟或定格勸備或入粟贖罪或處本平糶兼聽博訪早爲裁決語曰備之于未荒易救之于既荒難今已荒矣救之當如拯溺如救焚則後時宜戒矣昔宋慶曆中江東大饑運使楊紘發義倉以賑之吏欲取旨紘曰須旨而發人將殍死上聞而褒之今元元之命懸于呼吸尙可拘泥文法激西江以潤枯鱗乎宜假以便宜責以實効凡事可獨裁不必關白或曾經批允窒碍難行者不妨隨機措處先發後聞如奉文蠲免矣則查所轄被災里分戶口貧富而調停斟酌之某上上不免某中戶量免某下戶全免如奉文賑濟矣極貧次貧何以稽覈使無冒濫或遠或近何以調劑使之適宜或以銀或以穀或以粥隨其所便而賑或一里或一村或一戶聽其自相爲賑勸諭積粟之家崇獎尙義

之輩折衷市井之價重繩射利之奸本惻隱之真心運圓融之活術如大將之專闔出奇不待奏報如良醫之臨症切脉不泥古方蓋院道簾遠不過挈領提綱有司親民則當條分縷析事完之日將用過錢糧賑過饑民冊報覆覈但令實惠及民不必虛文塗飾則文法宜寬矣昔徐寧孫賑饑民逐處勸請鄉官或士人鄉村無上戶士人處請稅戶主管鄙諺前事之師也今宜查訪各里廉平省義等官及雖無職役而操履心事衆共推服卽令主管本里或本村賑濟有司不時巡行村落料理查考漏報者罰濫及者罰侵欺者計贓數多寡餓死人命按律重擬如錢糧清楚饑餒全活破格優處則擇人爲要矣昔宋著作佐郎司馬康上疏曰凡爲國者一絲一毫皆當愛惜惟于濟民則不宜吝今內帑金錢積如邱山所

司叩關而請能必轉圜而從乎列承宣者蹙額而憂民艱則不復計盈縮職度支者持籌而商國計則不復問戚休撫按之條上能必大司農之允覆乎甲乙之可否互持方圓之柄鑿難入文移批駁往返耽延守令與監司監司與撫按能無異同乎今夫人之一身必元首股肱腹心手足精神意氣聯貫孚令而後無門隔壅闕之患未有君臣上下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而欲朝下令而民夕霑惠者也則同心爲急矣周禮荒政曰青禮曰蕃樂曲禮歲凶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穀梁赤曰大祲鬼神禱而不祀竊以爲當此凶年饑歲凡煩文縟節及不急祭祀燕會無論在官在民悉宜裁革卽經過使客供張騶從尤宜節儉而又省詞訟慎差遣則減一事少一事之費寬一分受一分之賜則侈靡宜去矣昔宋辛幼安帥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七

湖南賑濟榜文止用八字曰劫禾者斬開糴者配明旨聚衆搶掠者卽梟示首惡正法蓋腹饑膚寒計無所出則必起而爲盜所謂安居則不勝凍餒剽掠則猶得延生是也今流言洶洶盜賊蠡起垂涎富戶之積攫金市井之中則閭閻不相顧矣兄弟離散貨妻鬻子則骨肉不相顧矣人情重養生則不暇畏死慮餓死則不暇愛生有方圖一飽旋陷三尺未遂餬口之謀已罹殺身之禍者則一身又自不相顧矣萌芽不剪長此安窮今宜禁杜流言申飭保甲諭以禍福之幾示以必誅之律則嚴捕盜以遏亂源不可緩矣至于弭盜安民惟長吏是賴今當大計之期宜以須知應朝誠恐負擔弛則百務廢閣局面更則人心渙散雖有代庖然任旣不久責亦不專上無固志下有玩心一切賑濟防禦事宜無所責成似宜

比照往年江南北事例查係災傷重大題免正官朝覲此地
方安危所係是在撫巡監司熟思而預圖之耳夫國之所以
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食也無食則無民
無民則何以爲國故無恙之間卽以威后女子亦循循于先
後之間則有國者之所重可想已夫惟當事者穆然深思超
然遠覽大破拘攣之見早爲先事之圖權利害之重輕察一
體之定勢施法外之仁拯溝中之困則垂死之民命尙可少
甦而無疆之國脉永延萬世語曰憂先于事故能無憂事至
而憂無救于事聞太原平陽澤潞一帶赤地千里米價踊貴
人情皇皇倘膠泥故常因循推諉彼愁苦之民則必不顧死
亡之誅悖亂之行苟幸須臾勿死竊恐邦本一搖則貫朽之
積祇爲寇資軍旅之興所費滋侈害豈獨在民哉藿食者將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六

不知所稅駕已謹議

積粟備荒議

韓 范

乾溢凶荒天災時有一遭饑饉則赤地千里十室九空或剝
樹皮剗草根而食或鬻產貨子而食或乞丐而食或撥戶穿
垣截路劫奪而食或同類相戕而食不然則流離他鄉轉死
溝壑已耳於斯時也蘄蠲則宗糧軍餉各有出孔而分毫無
存留其何辭於楚辱蘄賑則羣黎萬姓張口待哺而涓滴幾
何終無濟於枯鱗語曰救荒無竒策策且無之又何云竒故
與其嘆息於燎原而倉皇莫措孰若徙薪於先事而有備無
患誠以豐年之有餘待凶年之不足以富室之有餘待窮民
之不足處粒米狼戾之秋爲阡危垂死之慮則當阡危垂死
之際若粒米狼戾之秋遇荒而不荒不救而自救矣竊以爲

救之于既荒則急而鮮効備之于未荒則徐而易圖也意見
隔于分曹而司計司牧恐難一心一德存亡決于呼吸而曰
申曰題動輒經月經年况四境遼濶夫官也豈能以一人之
耳目洞悉民隱萬里門庭夫民也豈能以閭閻之情狀叩聞
上聞於是貪饕吏胥憑胸臆以作奸殘忍里書藉使費以晝
攫貧者未必報報者未必貧賑者未必饑饑者未必賑朝廷
之金粟不以實窮民之稂腹徒以填奸豪之谿壑矣隔地關
領則力疲于蹒跚給散愆期則食窮于羈候比及到手計其
所得且不足以償打點裹糧之費矣是所謂無策也今議郭
壁鎮于秋歛之候酌量力之強弱地之多寡以爲輸粟等差
輸粟既定擇相應之家寄囤之寬則寄囤一處狹則分寄數
處名曰義粟置簿登記于士大夫內推老成正大一人主其

事而以二人協贊之百姓之中擇忠實勤謹者司催收斗槩
之務一歲一更量給口糧以資饗殮連積二年計其數之多
寡以十分爲率五分出放至秋加三還囤五分常貯不動于
春放秋收之中寓出陳易新之計以免浥爛年終公同計算
分別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明註簿內一旦遇灾除富室大家
外其他雖老穉堪憐尙有周親近族可以依靠者爲一等伶
俐有心計能借本營運度日者爲一等精壯有力可以肩挑
背負或傭工餬口者爲一等無房無地無食無衣鰥寡孤獨
顛連無告舉目無親束手待斃者爲一等染疾疫而死歛無
棺葬無地者爲一等誓之神明質之長老酌量緩急隨宜賑
救則一社之積自足以充一社之用且聚廬錯處密邇咫尺
世同鄉井久處則情易通地近則澤易及貧富虛實旣習見

而習聞計口授餐當隨時而隨徧竊以爲官爲之備則遠而難周一社自爲備則近而易達也以家爲是者不知有鄰以已爲是者不知有人此皆杓之人而有蓬之心者也且以一
家論日省一合一年則省三斗六升矣百家則省三十六石矣分之一人者僅毫末合之衆人者則彛丈積于先事者其損小散于當厄者其益大且吾儕不聞活雀渡蟻之故事乎况人吾同胞乎鄉里常人不走東嶽趨南頂繭足梯航作善事乎不齋僧布施隨會誦經乎試舉此舉相提而論孰爲實際孰爲虛幻乎噓稿之深恩必報昭昭之因果不爽則此一舉也可以積陰隲一鎮之生齒非吾宗支則吾姻友不然則吾之鄉黨鄰里也有無相助患難相扶萃渙爲同聯疎同戚若家庭之間父子兄弟休戚相關若一人之身手足頭目相

爲捍衛則此一舉也可以敦和睦歲一不登則弱者死壯者逃而儻蕩恣睢者則有遯跡綠林委身梁上嘯聚爲盜耳當此皇皇無聊之時擾攘不靖之會而我孑然孤立四顧無鄰卽滿籬滿困能騰鏹而守晏然高枕乎粟積而死者生逝者留爲盜者回心而嚮道唇齒相依首尾相應則此一舉也可以保身家竊以爲謂一社相爲備可謂一家自爲備亦可也綜理之人與夫出入之數不報官不打卯不迎送不奉查盤庶姓名不籍于官司人心自樂於從事或曰不虞侵沒乎夫一社之積升斗龠合一社所共依以爲命者也行藏動靜一社之人共指共視者也萬口難掩三尺凜若第恐好事小人吹毛洗垢索瘢求疵孰肯袖手坐視推龔妝啞乎况乎綜理之人則又公同推舉必其立心制行一鄉共服可必無他腸者

也竊以爲此一舉也聽當局者四肢展布則易有所以掣其肘則難也嗚呼天下事談之易行之難行之一時易持之永久難調一二人之口易調衆人之口難况乎歛之者必富而有力者也其誰肯言富散之者必貧而無倚者也其誰肯不言貧則恐其以私意混真又况乎備之者以荒年也而荒年不常有也脩之者以賑乏也而眼前未必乏也人情徃睂曉而忽遠圖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則又恐其以迂緩厭聞然天行之數不測突然而荒則荒矣豈有嚆矢爲之先聲夜氣之良未泯吾心若明則明矣奚待旦旦爲之分別則前所言難易報施之理公私利害之機蓋詳哉無遺說矣所願彼此同調後先一貫脫去封畛共濟時艱卒有乾溢凶荒不必煩縣官引領蠲賑而化離死徙之患庶幾其可免也乎謹議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全

貽書撫臺止社倉穀歸併預備倉

韓 范

社倉之設倡議於名儒申飭於嘉靖隨社建倉隨倉貯穀良法美意萬世所宜遵守近聞有歸併預備倉之說他州縣不具論如沁水縣東抵長子高平界幾二百里而遙舊制共設社倉五處以東鄉道里遼濶酌量遠近獨設三倉平時春領秋還遇荒出粟賑濟計口而授大約不過升斗而止以升斗之粟驅饑羸不任負戴之民往返四百里之途登山涉水背負肩挑蹣跚委頓艱難險阻不便者一夫倉以社名以積貯在社卽古人移粟就民之意今歸併縣倉將仍舊名乎則其地已易將併易其名乎則其實猶存激西江以救涸轍必無生魚移近轍之水於西江以待望濟之枯鱗顧名思義慮後瞻前不便者二夫倉在社則典守者亦在社枌榆相識可省

無名之費晨往暮歸則免奔走之勞若移之于縣則報名投領抑勒守候傲居餬口其費百出祇爲城市登龍之徒開利孔耳不便者三日今各倉之穀因去歲蝗災散在民間秋宜抵斗還倉轉眼西成民之上納必難有司追呼且急勢必有費三鍾完一鍾得不償失之病必有轉輸不能就近糴買高抬時值之病必有在城奸民加倍索銀包攬代納之病即使今日忍死而輸之倉後必有寧饑餒溝中而不敢領者是朝廷救荒之活術反爲無用之滯積矣異時粟紅腐而不通法窒碍而難行又將何以處之竊以爲此一說也卽他州縣可行而沁水則斷斷不可行也夫倉老人之苦人人能言之然而苦倉老人者人也非法也向台臺謂天下有治人無治法誠得精明廉幹之人搜求弊源掃除夙蠹則社倉之法與天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全三

地無極可也不然安見倉老人之苦不可移之斗級也上之苦斗級矣安見斗級不苦貧民下戶也况乎一領一納長途跋涉弊竇叢起如此其無窮也辟之巡司驛遞大壞極弊不窮究其根委而振刷之乃舉弓兵器械夫馬館穀那之會城夫那之會城則虛而無用彼客使之往來關隘之譏察當孰與任之故反覆熟計竊以歸併爲不便也不佞范身處閭閻慮切桑梓恃台臺知己輒以干慮一得密達于左右若言之當與否則不敢執也

義倉議

周一梧

稽古倉庾之盛無過於敖倉洛口黎陽然皆爲官不爲民故憤厚怨深而秦隋國祚因以不保其爲民而設者惟耿壽昌之常平與長孫平之義倉至唐開元之初元宗留心民事二

法並行計關內及河北諸道得常平糧四百六十餘萬義倉糧三百一十餘萬其常平法於郡縣築倉以商稅罪贖爲糴本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則減價而糴以濟衆義倉則自王公以下計墾田地稅二合於當社造倉貯之歲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卽以其粟賑給之故社倉卽義倉遺意也但義倉計畝均攤雖寡亦多且貴賤同捐人自不以爲厲累年增貯無收放之擾及逋負賠補之累儲峙有倉而防守爲甚易焉社倉則任意攤派雖多亦寡有力者脫不免偏派孤寒且計十二之利有收放催科之擾強梁者倒換以爲常逃亡者空券其誰償計之籍百千其多較之斛十一其鮮官府之鞭朴又增一催科經收之賠補又增一苦累况無設立廩倉而但寄之琳宮梵刹防守較難焉一旦猿亡林木能保其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全

不焚乎故社倉之立鄉鎮有識之人咸願歸併預備諸倉非輕捐已成之利其爲後慮至深遠也

晉城書院記

姜潤身

高平堯舜之畿輔河朔之襟喉舊晉城其鄰封也宋程明道先生嘗爲晉城令教化旁及士風丕變旣去多建祠以祀之逮元末兵興祠宇寢廢大定中縣令郭子質成化間提學胡君謚皆嘗修其廢典顧厥基弗廣吾道弗崇也弘治初年柳塘楊君子噐始宰高平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毀其淫祠曰新廟者改爲正蒙社學鄉人亦以書院呼之於是乎訓子弟隆祠享而明道之澤沛如矣柳塘去今纔四十年書院日就傾圯先是河南孫子應奎以黃門給事左遷高平丞士多從其門者政教之暇思欲葺而新之甲午春潤身巡行入其

境乃率儒學師生相揖而告予曰卽今書院久荒吾道之厄也淫祠復侈邪說之昌也崇正黜邪紀綱之任也願先生毀其所宜毀以興其所宜興者可乎潤身忻然許之旣而憲副曹君嘉協其議巡撫中丞任公洛可其請乃命主簿朱金典史鄭林董其役材取諸淫祠力索諸逸夫於是因其舊址定其規制以興厥工經始于五月之念四日訖于十月之六日則落之前堂五楹扁曰春風後堂五楹扁曰仰止以祀明道先生而左右皆有小堂三楹以翼之號舍二十餘楹以爲諸士子藏修之所他如儀門角門碑亭厨房之類咸各有成度外建大門曰晉城書院過之者肅肅如也翼翼如也士風改觀遠邇胥慶潤身聞而歎曰堯舜之道至孔孟而始明孔孟之道至伊洛而復續吾聞明道先生之爲晉城令也禁焚屍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舍

之薄俗折瘞錢之疑獄而以孝友化民及其擢爲御史也進求賢之說斥新法之非忠義之風至今猶凜凜焉今孫子應奎與先生同桑梓孝友忠義本于天性文章政事度越一時亦可謂明道之徒矣諸士子親炙其教優游浸漬之餘因孫子以求明道之心因明道以求孔孟堯舜之心雖天地古今之道卽此而昭昭矣豈特科第之筌蹄而已哉嗚呼唐虞故地古晉隣封居聖人之居化賢人之化吾固以聖賢之事責望于二三子也若夫羣居昵小慧之私盍簪無麗澤之益名存而實廢吾恐作者之意虛矣不有負于明道之遺教也哉二三子其勉諸

重修程子祠記

張璉

舊祠在縣東子城內棟橈大壞不蔽風雨隣市居匝闌闔小

巷跬步及于堂爲褻者甚正德九年龔侯以才行自太平縣奏改高平甫至謁祠見其頽敝污瀆乃謀于僚屬于文廟前得僧舍之餘地價其值焉其臺省亦以移文爲是乃命義官邵經老人張騰及趙璟督工課程爲正殿三楹旁翼以小室其東西廊其過庭楹如正殿之數其大門中二門各一楹正殿仍繪夫子之像于中章服則國公之制焉創始于正德十年三月落成于本年六月財不病其民而民不知其勞物情欣欣然焉侯乃托邑人予鄉同年霸州守郭公坤徵予記之夫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孟子歿而不得其傳焉夫子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漢唐以來一人而已當宋之治平四年丁未自上元主簿移澤州晉城令其爲治有萬物各得其所氣象伊川行狀及門人叙述可見使民各得輸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全

其情獨惓惓以教化爲務鄉有學學有法朝夕督勵誘進至親爲正句讀焉故熙寧元豐間應召者數百人登科者數十人達乎隣邑高平漸乎晉絳被乎太原所謂濟濟洋洋有齊魯之風焉者是已熙寧元年戊申夫子之赴召也去之日哭聲震野而九年丙辰則又黜知扶溝矣去之日老穉數百亦攀挽號泣遣之不去夫以夫子之道試乎郡邑其功化之効輒如此使夫子得乎位焉則厥施斯普於天下也何有日官報午若將遇焉者而雋子之攜婦冠纓亦甚矣要之神宗之處夫子與安石其禮遇雖同而任用則異安石固惡之蘇氏又詆之功利之學旣與之不合而文章之士亦與之頓異上下之人皆莫之識其視夫子之道若長物然者天下何由而治耶三代之盛何由而見耶豈道之興廢固有其命耶抑天下

之人果無福耶靖康之禍言者至今感額寒心學術不正禍天下後世如此則夫子之出處世運所關豈淺淺耶夫子嘗言泰山頂上已不屬泰山雖堯舜之事亦只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予嘗言貴以王公夫子固固有之也卑以筮庫夫子亦固有之也賤以匹夫夫子固固有之也天下豈得而撓之耶茲地受夫子罔極之恩爲多故在太和中鶴鳴李先生史以爲得程子之學中統中陵川郝先生自謂其祖亦及先生之門遺山之學又自郝氏始宋人黃夷仲有言澤州學者如牛毛野處又云長平朱紫半則高平祠而祀之亦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學其學而不報焉郝陵川以爲非事師之道則爲臣不忠爲子不孝亦其必然者於戲周人崇射者尙不忘武穆之祀况夫子之功之德乎宋之南渡後朱子無容喙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全

矣至元又得許文正超然自得而神明其敬以大其傳至明又得薛文清一性字括盡千古聖賢之言真知實踐以續其傳其道至今賴之以治天下國家而人蒙其澤焉繼往開來夫子之功之德雖與穹壤俱敝可也文清有言程朱之道萬世之後必有追崇盛於前時者又言從祀不宜在漢唐諸儒之下世必有能知之者獨龔侯當大盜攘竊之後而首舉乎此以獨地祀之則有補於世教大矣吾黨之士其必有所感也夫其必有所興也夫能知夫子之道則知聖人之道矣知聖人之道則知天地之道矣天地之道誠而已矣聖人之道亦誠而已矣夫子之道豈外是哉侯名進字思忠江西高安人正德辛未進士以賢能上聞祠之建也僚屬捐俸助之者則縣丞王廷珪主簿劉一中典史陳洪及教諭史章訓導馬

景陳鸞焉

修沁水縣治記

景 暘

戶部尚書石樓李公致書於暘曰自吾沁水之罹大盜也民幾不能以自存賴吾侯王公濟來主茲邑民始有樂生之心吾侯至縣治甫毀於兵火侯蒞事於覆葦下凡三月治令頗申事宜就緒屬吏以漸知令心隸卒其戢里之長老其懷城市咸荷更生村社四遠山谷之民稍稍若逃聞休風君子曰與吾邑者直是民之父母也吾民其康乎侯以審焉乃令於民以興縣治曰君子蒞官以政政以治民出政有所政乃有成作堂曰令必有屬承上事實不可缺左作典史廳曰庫以備藏慢藏者及禍右作庫曰吏以承令以作事公移實繁列曹事制也作六房曰士有神時祀之報有功也若社焉作土地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全

祠曰天子下詔令當郊迎節序當展禮咸設天子儀衛藏器有所也作儀仗庫曰朝政下諸縣必有稽也作勘合科曰公移發遣冊籍有貯作承架閣司曰邑有門以時啟閉作門三凡此皆舊制也而王君一新之若自創焉始於正德壬申春落成於癸酉冬吾又愛其有序而不紊有漸而民不知擾也君其記諸景暘曰於是可以觀王君之政矣昔者文王成臺而不知勞太王成宮室而亦不言民之疾苦蓋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古人良以是耳公濟斯舉亦以是與不然何成之不難也予又聞公濟繼此而治城治池治學宮凡所宜舉者而民樂趣是可以言得民矣得民者昌嗚呼休哉於是又可

以知王公他日之政也王公名溱公濟字也開州人正德辛未進士

空倉嶺城堡記

賀盛瑞

蓋聞去莠所以治稼去盜所以安民盜之殘民也甚於豺狼蓋豺狼之搏噬可避而盜賊之出沒無時也是故設之關防嚴之重法誠畏之矣先王異服有譏異言有禁其倦倦念民如此夫城市之中尙嚴儆戒况空山僻野之地其害可勝言哉是故盜弗去則民弗安官弗嚴則盜不去高平沁水之界有嶺空倉勢迫兩山之間中通一線之路盜賊之淵藪行旅之陷阱也取貨如寄積骨如邱咫尺之地不復有王法誰司之牧令民困虐至此能逃其罪耶余乃會兩縣相地度形請之當道議設城堡爲安旅之計夫身不親涉則有過情之疑事出創始則有經營之費向非深恤民瘼者亦焉能使余請之必得也乃巡道陳公一聞余言卽歎息立行申請兩院空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全

倉之役遂以就績自此以往盜之息皆公之力也民之寧皆公之賜也公之惠於是爲大而民且食之不窮余嘗歎民之乞靈於上也每有生死之急而上之足欲於民也特一反手之勞蓋權足以自便力足以使民士之得時行志亦一快也乃每有憚反手之勞亡生死之急彼民竭輿馬之奉獻土地之毛不知何愛而供一人之恣睢也忍心甚矣又焉望消意外之虞籌難言之隱而爲斯民之父母乎蘇子曰民有寃而欲訴之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嗟夫民之困苦於上下之間也豈朝夕之故哉余故於空倉之事而重念夫公之仁弘且遠也推公此心其造福於冀南者當不知其幾而民之默受公德者又當不知其幾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其公之謂乎余辱在屬吏喜誦明德雖辭

不能文而念不可已敢勒之石以垂公之德於不朽公諱廉由癸未科進士直隸元城人

高平重修預備倉記

劉崇文

高皇帝裂髀縣天下髀縣規中各設預備倉一區廣儲貯以時年之乾旱水溢重民天固邦本云泣倉舊矣風凌雨剝垣墉頽圯迨逕往復公私弊蠹叢焉事事者率漫漶而後爲之理丁丑秋邑令劉公頰眠而側乃鳩匠率作陶埴伐石輦虞衡之材走子來之庶拓基址稱畚築峻崇其堂構鱗翼其廊廡爽塏平臺榭下至庖庖之細靡不振起而鼎新之美哉與焉百堵雲興矣量工命日罔僭厥素異哉公庸功懋著而公不自有其功也丞陳君守忍簿薄君從厚慕趙君學顏摹述大都徵文言爲記文不文每於天下事有慨焉繹晦翁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九

訓曰四海之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繫守令之賢否親民莫如守最親莫如令豈欺天下與來世哉蓋守令一語一政出而加諸民卽洽心浹髓利則民休病則民戚奚翅表景鼓桴著撰而龜之灼也肩茲任者可不懍惕乎然士之釋屨直秩握章披綬咸以報主庇民爲心政疆理有沃瘠經厝有利鈍踵循襲者鉤稽簿會驅趣於迎承之顛優游養望以待遷日公家政爲傳舍市竒譽者請時訕以舉羸厭安靜者汎追呼以動衆請則傷財汎則毒歲而養望者王事靡盬勿遑恤日長府之爲閔子以仍貫惜春秋書新書築康侯皆以譏言見踰時勞力罔以民天爲竦懼邦本易罷也若公之舉不然甫蒞政必以振廢釐弊爲樞宰攻案牘暇相彼殘缺時漸整葺聽寬金贖董負辜飭材募工力則徵在官閑曠之

役而驅之合作故不日而告成且隨宜斂蓄而庾之紅燉浩有萬斛吁嗟乎公之心足裕心乎粟多而取之給民生可厚禮教可興矧辟以止辟人將日遷善徙臯而莫自知已仲言知榮辱錯䟽爲大命不在茲乎執以風天下收毋煩令而登上理寧不爲鑒勸哉謾規也中堂三扁之楣經國左右偏聯厥計各十楹諸所劬具之君進而揖曰吾堂長獨苦之心先生悉之請鐫之貞石以竣太史甄之循吏傳云公名一相字惟衡別號靜所丁丑進士濟南長山人

高平創建南察院記

郭嗣煥

旅不留行王制也高平邑當孔道次舍設於治左右無慮數十第非巡歷臺司公務於其處棲息未便頃邑侯楊公於城外創公署一區中構大廳六楹前拱儀門後設覆厦亢闌闕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卒

榻中外規旋左有寢室四楹兩輔閣邃庖滷在東右圍綺圃雜蒔花木四時菁葱皆足以供賞鑒釋旅懷甞宇峻崇瞻觀顏飾顧行者樂焉造功春初落成夏季材無需於編氓力無殫於列伍地無侵於民居捐俸遺金仍廢址飭蠱陋黽成大觀業已經時稱便矣不佞目擊厥勲載稽王制殊爲符契校故役邇遠簡繁省什之五廂之隸萌請紀厥事不佞罔敢固遜因溯古置郵之制凡天子下簡書卿命使臣裏存靡及倘惟辜胡以自道茲楊公祇若明命符守封圻當大寇後百廢振舉迺於行旅獨軫念焉是所以柔遠者有道矣且公之心詎且奉上已哉其所以嘉惠斯民者良亦不薄蓋人情邇則責之詳遠則從其畧至於卽途者苟可以行雖畧之亦不有

恚脫令延於掖室日以豐腆饋餼而就其期程卽供億優隆弗樂矣何也其所恭者非欲也公緣人情創爲廬舍則事省而民寬居城而客豫其所以懷來者有所矣公之循績匪區區藉此但以經常自勗不佞知而不言爲負公矣因紀其事公姓楊名應中順天固安縣人癸未進士

程明道先生祠碑記

郭 鎰

明道先生祠在縣學東前尹高安龔公所改創也歷歲徂久風雨游震蒿焉隳矣嘉靖丁酉商城吳侯至顧之喟曰式賢弘緒所以秩禮也乃今寢敝焉吾懼典刑之湮矣遂籌議新之陶瓦伐石聚財資工規畫仍諸舊而增飾蔚然以戊戌年五月始事迄於秋之八月由祠屋而齋廡而樓薨舉鱗次塗釅日晶輪奐旣飾裸薦孔修復萃俊秀而講習士情於下屬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五

工礱石以永告勿諼而以弟生員鑿徵言于盍小子竊語之曰崇祀以訓俗文教其有振乎講學以懋德治理其有翊乎夫知侯葺祠而不知葺祠之意是謂懵訓知邑祠明道而不知明道之學是謂子德吁晦矣今夫道一而已矣學也者治其一者也孔孟沒聖學亾緒支離之弊决裂道體秦漢以降聖典日鬱至教靡宣士膠聲律之浮而闡道之實間有豪傑樂超逸而厭平易各持已見標戶爭衡而于道益晦先生承絕學之後體認天理統一末學卓然有六經註我之見所請發章句之迷而立于獨者其曰仁者與天地萬物同體所以明道之一也曰無將迎無內外勿忘勿助無絲毫人力所以明聖學之一本而隱微無間也繹其緒綸純粹中正而不詭于聖則蓋得孔氏之正傳儒者之元造故議者謂明道似顏

子又謂讀程伯子之言渾浩冲融其乾道之大始乎信哉使
得相于熙寧則蒼生之福未艾而當時君臣志向偏執遂弗
獲盡試其用茲又關之運數于先生無所加損也方其宰晉
城也暢叙彝倫開弘化理政教之遺迄今有可想見則先生
之道殆與天地之氣同運而吾邑實過化之地其祠而葺之
亦廣報以融聲教焉耳矣夫緣筭會樂觀羊識禮諸士誦法
其規訓盍亦思附賢躅砥厥修乎國家造士靡專文藝士之
自涉亦當索之筆墨畦徑之外若曰藉聖謨以飾辭筌割義
旨以希進取則其學藝焉也已其用利達焉也已是自畔于
往哲之道何裨于治而亦何慰侯葺祠翼教之心哉敬以矢
告吾黨諸士侯名本固字道深癸未進士修度默烈起廢諸
才有識咸健其政縣丞劉大邦教諭劉遷與贊令圖法亦得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五

書

重修陽城縣學記

王一夔 新建
狀元

澤之陽城卽禹貢所載河東濩澤縣也堯舜之時冀州帝都
之域唐天寶間改今名儒學建置創自我朝洪武四年辛亥
春三月也厥後雖數重修不過補敝塞罅而已成化乙未冬
陝西靈臺史公書字獻忠登是歲謝遷榜進士擢知斯邑政
成務舉百廢具興盡黜舊規悉如心畫大成殿五楹舊爲直
堂兩廡數亦相若公于舊殿之後剝起殿五楹六架四隅轉
角每廡各加五楹通二十楹高明軒豁迥邁于昔豎櫺星門
于橫街翼壁門于兩旁復建戟門五楹皆伉然高大聳人觀
瞻殿之後起饌堂五楹西號房十楹殿之少右建尊經閣重
簷重拱翼斯暈斯明倫堂舊止五楹今增爲七楹堂之後舊

與民居相接素乏退省之所公償白金遂得地廣六丈長三尺創造退省堂三楹堂之左又起厨庫七楹堂之前左曰時習齋右曰日新齋各五楹大門二所內曰尊賢外曰育才門之左右列生舍十楹設儒學門于通衢路轉而北爲民居所梗嫌其委曲公倍償其價遂得拓而廣之名爲重修功同創始規模已定厥工未周適丁外艱成化己亥夏四月真定新河陳公寬字裕夫登成化戊戌曾彥榜進士來宰是邑始下車以興學校獎士類敦教化勵風俗爲首務卽欲命工以成厥功當多事之際不忍煩勞又二載先捐已俸以爲之倡然後哀寮屬士大夫民庶勸諭之由是獻巧售能助資効力者翕然響應不啻子赴父事與凡史公所謀而未就工半而未全者靡不營而成之修而充之宣聖配哲舊像卑小新塑竒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

偉神氣凜然殿廡廊宇舊門粗糲易以凌花細巧精緻凡祭品之類應用之具莫不飭備無遺憾焉史公創之于前陳公繼之於後向非二公綜理縝密用心周洽而廟學之成又豈能大過于前哉成化乙未冬興工甲辰春落成若非勒諸貞石固無以見二公興學之盛心又何以激勸於將來乎請爲祀以紀二公之蹟予唯邑令之賢莫過于卓茂魯恭卓茂令密邑政號循良魯恭尹中牟政有三異二公血食無窮而興學之事未聞今史陳二公爲邑令咸以興學專名又兼五事備舉其賢追美乎卓魯朝廷特旌其能陞史公爲天官主事陳公爲監察御史以爲天下邑令勸旣爲名宦異日血食陽城可占矣匪直名宦有人其人物之出有兵部尚書原公傑都察院僉都御史楊公繼宗他如居京職方面鄙邑學校之

任者亦多其人若陽城名宦人物斯無負于任用教養矣然名宦人物之盛寔關乎地勢氣運之盛也不知密邑中牟有是人物否後之吏茲土者崇儒重道當以史陳二公爲軌範士子育茲學者修德講學亦當以今日人物爲矜式則縣令賢才之盛後先相望必纂于誌載于史傳於天下聞于後世又豈如斯而已哉予重其請姑以是題其大槩云

常評事集序

南大吉

渭南知府

夫物有至壽而不朽焉者其道乎文者道之華也道不朽故文亦不朽是故道者天地之始羣物之祖也天地其闔闢乎群物其生死乎而道則常運而不息是故海水之爲漚也有聚散而海唯悠悠焉爾矣故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是故人受天命之中以生也其道同唯夫氣之萃也有清濁物之蔽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七

也有淺深譬如水之清而穢諸塗譬如鏡之明而蝕諸垢聖人者洞然而至清廓然而至明與道爲一者也故其文與日月明與天地並焉衆之去聖雖殊也苟反于道則其歸也一而已矣是故伊傅顏孟之徒奮乎千世之上而神采精英至今燁然其弗滅也唯夫人生也弗知夫同蔽也弗知夫反是故剛柔判善惡出矣剛善者氣多豪邁柔善者氣多肅雍而惡者始相遠也是故其氣豪者其志慷以慨故其詞多洋洋焉其氣邁者其志旺以烈故其詞多洸洸焉其氣肅者其志狷以介故其詞多泠泠焉其氣雍者其志冲以紓故其詞多颯颯焉夫此類也視聖人之文弗如也然皆可以麗世而垂耀不朽也已矣是故晉產如常樓居子者彼所謂豪邁之士也是故其也達能文而好古其出而爲評事也方在弱冠

而獨超然以視一世故其所爲鬱若層宮殿若神鐘而莫可窺也是故賈讒樓居子則乃託意朋酒旣又放形洞靈之墟以自免焉故其所爲穆若元穹洞若幽壑而莫可窮也是故微毀樓居子則又就移壽判禦寇而報期捐軀故其所爲奮若震霆矯若翔龍而莫可攀也是故取媚樓居子則又歸卧榼山之陽養時以自適焉故其所爲蕩若鈞天悠若雲門而莫可挹也是故起憐樓居子則又飄飄如也囂囂如也得年才三十又四而乃遽爾已矣噫天何奪我樓居子之速也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夫以樓居子之才而又方在壯年使其不死反身而求道以蹈焉則其所就當繼六經而傳也奚翅凌騷駕選已乎噫天何奪我樓居子之速也樓居子旣沒之三年會稽太守南瑞泉子者北遊而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奎

南放于平陽太守王玉溪子者遲而與之遊乃出所收樓居子之集而示之瑞泉子覽而歎曰惜哉其可悼也已矣哉吾不復見樓居子清廟遺音黃鐘頽響猶幸得見是集焉則是亦可傳也于是校而歸之玉溪子玉溪子乃遂刻之而樓居子之沒也始不朽矣樓居子名倫字名卿沁人玉溪子名溱字公濟開人瑞泉子名大吉字元善渭人三子者同舉辛未進士而瑞泉子之與樓居子者友也又自夫齠幼者也玉溪子初亦爲沁水令故知樓居子者莫二子若也使其不死豈止是耶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嗚呼其真可惜也其真可悼也已矣瑞泉子曰予校樓居子詩得古詩四言三首五言二十首七言十又九首律詩五言十又四首七言十又一首排律五言一首絕句五言十又二首七言十又五首凡百又

二首夫所。樓居者託仙人好樓居之意以自況也故集中
有仙人好樓居篇樓居子之出也初爲大理評事故曰常評
事集云

卷之四十五終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矣



宗程書院碑記

梅建

程明道先生爲晉城令立鄉校六十餘所手正兒童所習書句讀按輿記及縣誌晉城卽今高平也余於康熙丙子歲宰此念先賢作令數非俗吏所能爲立鄉校以正兒童句讀其卽記所謂化民成俗其必由學易所謂蒙養以正之意也卽欲造一課士書院以繼遺意而名之曰宗程惜其時未暇地且未卜也乃聚博士弟子之少而有志及童子之可教者於署東之公館而提命之繼則遷於尊經閣之兩廊至丁亥歲訪有敗屋廢址久而難售者往視之則櫺星門在其東而南臨小巷北倚學舍其西則官地也寂無四鄰以之造書院也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七

允宜始捐俸購之其官地西接關帝廟前路之石旁列灰積如邱命傭工者移去計其值與購屋之價相半於是葺舊宇築新舍肄業之所咸備焉此東一院也北爲廳事廳右旁廂廂南爲臨巷之大門門左右有簾屏墻列於門之外是爲中一院此院之西植松二十餘株而築墻以蔽之擬砌池蓄水作亭於池上以移守泗州之期迫乃寢兩院書舍凡三十有五間而敗物廢址土木營造之費約五百餘金工始於丁亥之四月六日竣於戊子之九月十日董其事者少尹李君霞城洎驛宰高弘道也落成召諸弟子而告之曰士習民風相爲表裏吾所以造此書院者爲諸弟子計正爲一邑之人心風俗計書院以宗程名願諸弟子凜凜焉惟程是宗也明道先生教人 國平天下自誠意始學者實心爲學斯爲真學

問實心立。斯爲真人品是之謂誠。無論達而在上。功垂不朽。卽伏處牖下一言一動。羣相則倣士習。端則民俗。醇其所補者大矣。諸弟子其勉之。反是則不得爲宗。程書院之人無入此門可也。諸弟子其戒之。至若鑒余造此書院之苦心。以廣明道鄉校之教。是所賴於後之良有司矣。

高平縣學重修敬一亭記

畢振姬

亭在明倫堂尊經閣之間。可以言學矣。六經之學。博以約約。主乎收斂。無內外一也。五倫之學。知而行。知主乎省察。無動靜一也。一者敬而已矣。程子入道。莫如敬。蓋自小學入于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持養已久。是以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米廩敬老也。序敬賢也。術敬業也。頌宮敬祖也。經以詩易理。性情倫以綱常立。天地有閣。有堂。不可以無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七

亭。今使閣有藏書堂。有尊卑族姓。無主于其中。非竊而文之。則狎而侮之矣。敬之爲道。中有主而心自存。心用之一事。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心可強而不渝。况于敬爲之主乎。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兩言。皆載近思錄。以是內外動靜之說起。內欲不出。曰虛。外誘不入。曰實。則內外未始非一一者。敬而已矣。子曰。執事敬。要使心之全體整齊嚴肅。以爲主流行。周浹以爲用。豈有一念之或岐。一息之或間哉。新安敬義取諸易。以其義爲學問。思辨之善而善。一南軒敬仁。取諸書。以其仁爲視聽言動之禮。而禮一。濂溪敬誠。取諸禮。以其誠爲喜怒哀樂之中。而中一。夫似中者。延平不以爲中。中無主耳。中無主而禮以定。命善以誠。身豈復能一哉。平日虛心觀。豫養之未發。而一意一端。擇而兩之。四之。參之。

伍之執而 之百之千之不使撼其心之所不覺覺有持循無將護寬假於其私自無放佚於其理私不一而理一也常在已止自知曰獨極深曰幾竦然若有所畏物不奪其心則知止安止天矣介然若有所持動不違其心則守獨慎獨王矣惕然若有所承心不遺於事則沉幾知幾神矣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一以致精致其虛此心無內外動靜主收斂不主上蔡之展托一以備萬萬備其實此心有內外動靜主省察不主金華之存在一爲主二爲用用止于九九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水火之生化食貨之源流星辰之順逆政教賞罰之先後鬼神禮樂之幽明主于敬用五事事主于思以心作聖聖人之所爲學性情也而其所學天地也豈不約而可行哉此亭之所爲作也嘉靖詔大小學立亭箴以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九

敬一實以程子四箴四箴所由適於敬之路也已當是時五星聚氏氏爲天廟故甚敬祠而重祭以嘉靖學有殷殷尙敬敬之失以鬼不能學武丁之學是豈主一無適而聖敬日躋哉
今上詔修太學及於郡邑之學學武丁之所學承以大夫師長莫敢不一於敬敬德之興也高平敬一亭廢學博劉君議修難就工武君假令數月一舉成之亭成內外動靜皆從敬入經術性情之微倫常天地之大未有致知不約之敬者貞夫一也程子因默數倉柱指示學者操存之道觀於亭者知學矣以亭主學以敬主亭以其尊經而明倫也主敬其益進此而學也哉亭址高於舊二尺柱尋而楹常鱗參節錯下可南可北東 墻如肪截亭上偏闕爲兩可十四楹朱子言纔

覺間斷便已相續然則吏能敬官學能敬業已

重修陽城縣學記

白孕謙

古之學校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司樂司成專主國學之教而州閭鄉黨則分寄其任於黨正州長以至下之比長閭胥上之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義俱足以爲人師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秦漢以來儒與吏異趨政與教始殊途故甫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習以從事乎簿書期會儒者之學術盡屬筌蹄而視學宮爲粉飾太平之具將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吾陽儒學踞城東南隅高峯列其前迴河繞其下人文豹蔚炳麟麟爲名公卿者輩出比年戎馬生郊民無寧宇蹴居蹂雜遂使黌宮鞠爲茂草戊戌春三韓戴公來署邑篆毅然振興之冬土方樂觀厥成而陳公奉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百

簡書來矣悲舊緒之已湮而慶初服之有基謂工費浩巨非一手足之烈遂捐清俸以倡鄉士大夫莫不翕然繼之乃蠲吉鳩工梓者石者金者埏埴者塗墍而丹雘者縮版而墜度者運輸而駿奔者罔勿子來恐後自兩廡名宦鄉賢祠戟門櫺星門以及聚奎閣兩學舍無不具舉望之爌爌而燦閭焉班固賦其杳窳張衡美其帶霓鏐鏐列列居然鉅規蓋是役也雖戴公經始賴有陳公始克落厥成焉君子謂得綜理之宜矣余惟古人中年考校九年大成進德修業之事也至漢唐博士弟子通一經者卽授之官宋立三舍法則不過試以浮靡之文誘以利祿之徑然明經而必於通一藝試文而必於歷三舍上非旦暮可就慶曆以後雖有講肄誦讀而未嘗

限以時日卽選舉之途止於拔解赴省而未嘗別有優異元明因之所以科場甫畢生徒散歸學博虛席雖限以聽學之歲月而不能彊其久留佻兮達兮在城闕兮學校廢弛職此由也夫國家立學豈僅欲士子精習業而慕應途哉將以成造人才明道濟世也審諸小學文藝之細以極乎道德性命之原通諸詩書禮樂易春秋之文以全乎綱常名教之大本諸屋漏慎獨之功以達乎位育天地萬物之量爲教甚精爲功甚鉅故中年考校九年大成進德修業無已時也自無身任其教者而遂無身其學者豈煌煌芹宮僅修釋奠釋菜之禮而已乎陳公首重斯舉非直以妥脩先師實欲諸生之進德修業明道以濟世爾工肇竣卽命諸生社集月爲一課先之經義以驗其理學繼之詩賦以考其性情及夫道德性命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百

之原綱常名教之大位育天地萬物之量罔不諄諄勉厲若家人父子之相告語也是豈徒事于簿書期會而棄其詩書禮樂之習者哉諸生能因公之舉體公教育之弘思進德修業日就月將聯翩彙進以輔國家休隆之運固皆公之所造也公名國珍號鹿屏浙江金華人仁明廉惠未及期月善政已不勝書教諭李集鳳訓導馬佐俱以名儒振興文教縣尉趙應貴修飭之役與有力焉庠生某某鄉耆某某或捐財或効力皆有功于此舉者例得并書

重修陽城文廟碑記

田六善

夫學校之義載籍詳矣古者入學必釋奠于其先聖先師後世黨庠閭塾之法廢自唐以來獨尊孔子爲先聖而廟祀焉

釋奠之禮卽賴以存夫古之學凡禮樂之文射御之藝小而登降進退之節大而養老振旅之用無一不出于學之中其學不一故不一其聖與師今天下皆誦孔子非孔氏莫或遵則釋奠于廟也固宜且廟之制甚備尊所尊則有啟聖祠次及七十子之徒及歷代大儒經先賢論定或升于堂或列于廡又有鄉賢名宦先達之言行可法前令之惠政可思始得迎享於內二者設有不當則腹非而巷議之又其甚者後有秉禮之士猶得申其說而易置之則此廟也崇德報功之典激揚勸戒之意皆于是乎在所關顧不重哉戊辰十二月初二日吾邑 文廟災聞前建廟之日術家言犯星忌當火推驗之事儒者不道今果爾則陰陽諸書之作有以也
今上數幸太學親從曲阜頒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

御書扁額於郡縣廟不修復何以宣揚

聖天子右文至意邑宰項侯謂事無急於此者首捐清俸手募文延紳士而議之余曰廟之不修豈惟賢侯之憂亦敝邑士大夫之羞然時方匱絀費甚鉅若侯捐金輸粟告成無日矣計近日寒家食祿厚請率子姪輩任其事於是庀材鳩工具廩餼刻日具舉而邑紳士讀書識大體者亦各次第致力焉語云此心此理同不信然歟工竣計物料工匠米麪共用銀九百三十餘兩經始于康熙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茲成于本年九月九日余因是而歎項侯爲治之知所先矣天下不可一日無政教則一日不可無學學者政教之本歐陽公云今有司凡簿書所不及責者謂之不急蓋傷之也侯得考亭之傳紹濂洛之緒學有淵源故治有本末加意率作用

民之工酬其備用物之材平其值上有先勞之心下有子來之義故能成功若是之速少府金公戴星來往日省月試獨著賢勞司鐸高馬二先生曰此吾職也亦殫力從事夫賢者固難得何吾邑一時官師之多君子也不可不記諸士觀宮墻之美弘絃誦之風異日得時而行亦爲 國家先根本之治其無忘侯今日之教也哉

改建學宮記

孫必振

長吏佩聖賢訓出宰百里其所以上不負 國家下無忝職業者道非可以一端盡其大者惟在於培民風端士習而已民風淳則型仁講讓時稔年稔士習正則人文丕變蔚爲國禎民風士習若相判而實相因也且士爲四民首一鄉之父老子弟羣然觀望以爲里閭禮義之所自出 國家人材之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

所由儲必德行文章表表一時如漢之董江都唐之韓昌黎宋之伊川明道濂溪紫陽使千古而下咸奉爲道業宗範旂常山斗其學問之淵源器識之卓越誠超於尋常萬萬也然器識固推原於天成而材品必須沐浴於聖化學宮者育養人材之地也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釋奠祭菜示成禮也大昕鼓篋示警衆也宵雅肄三示警業也其間師道禪乎君道文治關乎吏治其象主乎文明其制通乎文運故必文星璀璨奎曜炳烺始可以蔚人文之盛發科第之祥而創守因革之間所係豈淺鮮也哉陵邑學宮舊在東郭宋金元明以來鼎甲濟濟科第翩翩洵興隆盛地也嗣是膠宮移於治內致聖域偏乎面牆科甲寢衰士子不無扼腕余由懷李改補茲土蒞任二載一切地方利弊方悉心體察次第興革諸如

清火耗蠲雜派督月課嚴保甲整剔汲汲寸心靡他總期於民樂其業士端其趨以實盡吾司牧事而邑之紳衿以遷復學宮爲請余以振勵文風誠屬盛舉而維新學宮又長吏職分所當爲况值

聖

天子雅崇文教勸修學宮以是申請上臺余寧有憚焉第慮遷徙之際規模將爲式廓輪奐於焉更新工作浩劇錢糧旣無額設民力又難輕役不貲之費將於何出於是謀之紳衿分工協力各任乃事以責其成至於紳衿以下有尙義樂輸者從若願衆議僉同爰講堪輿筮吉舉事余卽捐俸獨修葺大成殿一座其餘東西二廡明倫堂正誼明道二齋啟聖祠名宦鄉賢祠以及戟門泮池櫺星影壁東西牌樓左右茶亭尊經閣文昌祠奎星樓敬一亭週圍墻儒學牌樓皆陵之僚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

屬廣文縉紳衿士鄉耆義民或獨任其工或合任其事復有鄰封慕義紳衿商民輸誠資助共勦大工者悉行勒石以垂永永學右建書院一所後講堂五楹東西兩廊六楹出衆力前講堂五楹東西兩廊六楹南厦五楹亦余捐俸獨成者是役也經始於康熙十年九月二十四日告成於康熙十二年八月初一日仰見規模式廓輪奐更新丹雘金碧赫奕輝煌修俎豆之典禮如旦而琴瑟之化理可張地靈人傑睹聖域而光浮萬丈者文星之璀璨也蛟騰鳳起頓雲衢而瑞藹九霄者奎曜之炳烺也其人文之盛蔚然而起科第之祥巍然而發此一否泰之理剝復之數所較然而不爽者乎要之以陵邑興隆之巽宮還之陵邑文學之人士爾陵邑之紳衿耆庶實與有力余長吏亦何功之有噫嘻園橋旣復吉地景運

自發人龍爾多士掇桂看花聯翩輻輳爲閭里光爲鄉邑福
砥礪器識一如古儒韓董程周諸君子出文章爲經濟是卽
聖門之功臣也余亦叨光多矣倘或得志一朝祇紆青拖紫
揚揚鄉里已爾毋乃於改建學宮父師期許之懷殊多刺謬
乎故因學宮告成之日並爲諸士勗之

重修回車嶺文廟序

馬鳴珮

澤州取舊漢澤名古上黨之高都縣也太行在其南峯巒東
西斜亘不等總名太行而天井關上嶺云回車轍跡尙存相
傳夫子適晉自此旋轅建有大殿兩廡櫺星戟門碑碣俱存
鉅麗炫觀冠蓋士庶過者咸竦然入禮而低徊焉予備兵汾
陽嚮徃之而未暇督師宣大復滯於邊關詰戎之務甲午冬
得兩江簡命乙未仲春於邁受事先齋三日歷嶺登關乃成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

禮於廟中階下而徧目殿廡棟楹依然碧瓦零落繚垣傾圯
丹青不煥俎豆無光爲之三歎夫晉中一經流氛之縱橫再
經逆師之風鶴而廟貌巋然如曾靈光謂非先師之靈歟庀
材鳩工而聿新之雖各郡邑有春秋二仲上丁應急之祀此
祠屬於澤卽關於府於藩臬諸監司捐金而倡率之予當在
先是用簡諸同心共釀多貲州守孫丕承及高平知縣范繩
祖等四縣夙夜靡遑克集厥事凡六閱月告成且請言勸之
石予曰卽曲阜宅立廟自魯哀公始立廟京師自梁天監始
郡學各立廟自北齊始州縣學皆立廟自唐貞觀始遵獨祀
配享之制易爲先師木其主自明洪武嘉靖始而嶺上廟則
始於唐貞元九年知州皇甫瑛相承增修有人今能復舊觀
高踞太行之上爲天下郡州邑之望同志之功詎可泯乎夫

至聖無以加子輿氏云自生民以來未有此語他贊頌語當廢而司馬太史立爲世家云以布衣而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言六藝者必折衷焉韓昌黎處州碑文云自天子郡邑有司通得祠惟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主土稷主穀句龍與棄又其佐享位不屋而壇豈如用王者事巍然當座配以羣賢天子北面跪享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今稱先師更尊於帝王而嶺之廟又在國學郡州邑之外廟貌之盛與祀事之烈不更著歟天下大幹三而太行獨爲北幹雖居晉地而首秦跨豫盤礴於燕崆崎於三韓連斗杓以臨南極向明之所以出治也與離之所以由生也茲祀與曲阜之林相望秦燕豫魯之文運率於是司翕闢焉我朝定鼎御極以來首重釋奠丕承文學內而胄子外而茂才之興亦旣彬彬郁郁矣予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一百六

以茲廟之隆所助不渺也雖臨河而返適晉未果子夏之教行西河亦所過而化所存則神之驗也至於歲祀則澤之有司在卽可以此言登於碑順治十二年乙未馬鳴佩記

重修學廟記

黃國瓌

問邑之治亂必視其人材之臧否問人材之盛衰必視其風化興行之地合抱之木不產於步仞之邱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余攷陵川之志邑治居太行之巔王屋拱翠萬山環竒宋金間七狀元接武俊偉雄傑罕見其儔十二進士濟美尤敦樸愷悌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學宮明倫堂雖在關在城遷徙匪常迄今科第聯鑣此豈獨地方人文之蔚蓋亦歌辟靡頌采芹之有地以煥發其祥與有力焉近學宮在城中東南隅明倫堂處街之北前歲淫雨塌毀鞠爲茂草形勝基

構宛爾在焉士人傷之余令邑之始卽私念之謀之博士弟子思以重修但學宮居南明倫堂處街北脉絡不聯啟聖祠逼坐街前進來充擾大非體統欲仍舊址勢必杜塞東門又恐不便闔邑文廟西畔有民房一區氣象弘敞衆議改建筮之得吉議建明倫堂東西齋房儀門大門堂後尊經閣迤東一區啟聖祠敬一亭茶亭皆創焉又東門外舊有奎星樓雄峙異方翊我文明年來漸就傾頽舉莫可廢而櫺星門柵欄珠壁等亦久殘缺至博士舍署湫隘不能容膝來者屢僑民居無論立雪甄育之無所卽僑居亦豈長計余素性嘉與爲善且職司守土百廢宜興矧此斯文根本之大兼以部人士樂行善事者乎以爲構無窮之佛地不若成此一基造七級之浮屠不若崇此先聖積萬百緡以遺孫子不若奉詩書教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二百七

以垂後昆與縉紳諸士庶言或獨任一工或併任一工或捐貲財或輸粟米皆當躍然而興成此巨美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以與勉爲義氣而恥爲儂薄或由此夫

重修三壇記

畢振姬

社壇在東稷壇在西高平南壇不可識古者長平建國此其古之侯社乎抑大夫以下立一社或其置社也或曰壇主祀風雲雷雨是漢所祀靈星也北面有墻答陰也坎瘞以陰時陰位牲皆黝色喪祝掌其禮甚設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高平三壇皆圯有民人無社稷先後令坐法免徃歲劉佑君教諭以黑衣奉祀事荆棘莽然址內外卧牛馬惡草具縮酒烏鳶下窺其几擢之肉跪起不成老媪束短帚爲尸蕪鄉之社蕪國之稷至此其極哉已謀之於余余悲里社樹無懸

錢歲時叩甕拊缶以爲樂朱絲縈社若或脅之高平邑無枌榆之會長吏爲民父母而莫之省憂如父老何會武公假縣令佑君以其事請慨然捐金尙尉因助以其貲三壇並築畚鍤畢從不數日而工竣餘金覆之以瓦春秋工事作之書毀之書絳縣之老罷矣澤門有哲扶其役而歌者止况於社稷之役哉數日而工竣此其社爲樂公石相也春秋鼓社救兵鼓社救水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策髑髏滿坑周齊東西之所爭周漢南北之所掠屠以爾朱父子焚以粘木獬以闖賊姜逆水旱螟螣之不時固其變也一中散坐白社董威駐輦數十百萬僵屍蒸爲疫癘又無地妥其神神其吐之乎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三壇宜矣抑聞之勾龍爲社柱爲稷者有年殷以旱易夏稷周以兵屋殷社淮南子曰禹勞天下死而

爲社棄作稼穡死而爲稷升除遷轉不一其人亦若長吏之能官與其失職上功曰最下功曰殿云乃今三壇碁置小鳴大响自此有賢君子其間吏行勉之矣樂巴以鬼道治民而民治張魯以鬼道治民而民亂三壇陰神使鬼物取以形夫吏治之得失蓋亦人事也哉振姬叩甕拊缶相和而歌以爲樂鷓鴣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耳武公謫太原攝篆高平又僦工修敬一廢亭皆以佑君請勤事其於人事知之矣

補修縣城來脉記

張道湜

天道地理人事務專家者每軒彼而輕此余謂非通論也造化剝復否泰之機迭爲循環善哉易之言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則地理人事靜聽轉移者也吾邑以沁水得名而山之數百倍孤城如斗西扼河東之吭南曰

石樓北曰碧峯兩山對峙爲輔弼梅水杏水環城左右至東南合襟焉縣之龍脉自爲烏嶺迤東至玉皇嶺突起一峯尊嚴出羣巒之上爲少祖起伏蜿蜒而下直抵城之西北隅乃知昔人建置目力必景純流亞也故山川融結風俗淳龐民崇儉樸而力農桑士習絃誦而重廉耻官斯土者廉明正直多以上考超遷至科目之盛甲於冀南明成化時石樓李司徒公發於前嘉靖時莊靖劉公位總河尚書神廟時先祖宮保先外祖司農中丞兩孫公銀臺韓先生一時位八座者四而卿寺不與焉嗣後風氣稍弱及崇禎癸酉流寇渡河縣城失守焚掠之慘元氣爲之大傷時先長兄司隸以忤權貴謫戍雲中受經畧孫公傳庭國士之遇贊畫軍前佐邑令籲請捐貲首倡築城鑿池雉堞視昔增雄矣

皇清定鼎科甲蟬聯一時位方面者七仲暉高公石幢王公六一韓公泊園王公余亦備兵瀛海及覃懷守臨鞏道兩先兄而部郎守令不與焉秋闈自丁酉後六科無雋者余於壬子歲入城諸庠友相對咨嗟余因循來脉而上至過峽處名麥稽腰左隣絕壑爲雨水衝塌止餘一綫余卽擇吉用石砌補之而下視城之落脉水齧爲溝西北兩關居人履爲捷徑地與城劃然中斷矣據父老言自古西城一面皆土舊令儀封尙改砌以石鑿土縋城而上爲敵臺計固疆圉而來脉實因之損此輟科所由始也余聞而嘆曰天意也可以人力敗亦可以人力全因寓城數日兩旁疊石高數尺他處運土覆爲魚脊以斷行路而丁巳余姪德棠發科至甲子則韓子麒趾丁卯則余弟道濂余子德臬賈子節鉞庚午則余子德集

咸以爲修風氣之驗云至今又二十五年余亦衰老絕跡城
市曩所補苴頽敝甚於舊兼之庚午辛未蝗蝻爲災疫繼之
老弱死徙村落邱墟沃野平疇鞠爲茂草幸值邑侯趙父母
福曜泣止噢咻撫字哀鴻畢集而學博程君精青烏術詢今
昔盛衰之由以補修龍脉爲刻不容緩之事趙侯深偉其論
捐清俸贊其成特遴諸生張子繪章百里造余廬而以醵金
畚鍤之役相屬時距秋闈止兩月余念時日迫矣謀於有衆
恐類築舍竭綿力從事督工者十人所修築仍前二處役募
人不止絕攀躋之路且無敢旁睨之者雖爲費不貲庶稱一
勞永逸焉經始於六月初六日落成於七月二十八日比撤
棘吾邑入穀者二韓子性善鄭子采宣鄭城中籍距前丙子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百

羅君人文實破六十年之天荒云足徵地靈將復若或使之
不然前此豈無官師視若越人之肥瘠乃蹉跎至今羣心鼓
舞工成不日豈偶然哉余謂縣城一邑之綱領微不止科目
而科目其顯著者冀自今伊始宦於斯者皆龔黃卓魯之選
產於斯者守唐風蟋蟀之遺力田者慶篝車服賈者富財賄
人敦禮讓戶習詩書科甲人文繼軌前賢方駕近哲庶不負
官師再造殘疆之雅意乎哉有譏余效野人豚蹄之祝違違
伯玉獨爲之耻者勿恤暨之真珉曠世而下必有同心踵事
增修沁之盛可永保矣是爲記

改澹城河記

趙鳳詔

環沁皆山也其石樓碧峯對峙城之南北而諸水襟帶於其
間或爲細流或爲巨浸其涸也有時其決也無際他在幽澗

深谷中者不及過而問焉若乃城東臨河常患冲塌則巖邑封疆之所繫也夫河源出烏嶺東澗卽所謂梅河者是也東流三十餘里滙聚衆流東南合杏水入沁河浩浩湯湯一往莫遏其爲城患也實甚嘉靖時伐石爲堤患乃息顧歲久齧蝕鮮有完且固者比年以來時圯時築工役頻興大抵皆防禦於一時而不能永杜其後患也康熙甲戌季夏山水乘霖雨而發衝堤激石震蕩漂流無所底止聽其聲如狂風怒號迅雷暴起卽而視之則駭浪驚濤奔騰而澎湃其洶湧莫可名狀邑中父老驚相告予策騎循行見水溢堤壞距城垣僅數武岌岌乎危之或曰堤敗將及城當議築或曰勢迫矣築堤難保障而防之予獨以爲壅水之流不若殺水之勢也用人之力不妨損地之利也於是度其高下相其便宜竊有見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二

於河之逕趨東南者稍引而東則水與堤遠不爲害且碧峯山下多隙地無居民田園廬舍是可掘而注也爰令衆議僉曰善乃程工度地均分丈尺募民夫而役之鑿土爲河導水遠流山麓約三百餘步始與舊河相接又取其旁棄土壘砂成堤相隔石堤數十軌復將向之衝決者補築之塌毀者增修之經始於相月之朔閱五旬而竣厥事焉夫碧峰固沁之名山也面石樓而並峙高峰峭壁陡峻崔巍翠栢蒼松蔚蔚深秀今又有清流激湍經其前水聲潺湲不絕邑雖小亦一大觀也予始念不及此第願自今以始宰是邦者無勞民動衆之煩生斯土者無築城鑿池之役相與休養生息以保巖疆而培國本是則予之志也夫邑之人顧相謂曰順水性以導水智也用民力以庇民仁也茲役也殆兩得之以若所云

則吾豈敢夫保障一方以與民安樂有司之責也余固謙讓未遑亦惟是以佚道使民或可告無罪云爾是爲記

勅修丹河石堤記

李棠馥

出吾汶闡闡北百餘武丹水環流浩浩蕩蕩桃花瓠子時有隱憂蒞人綢繆未雨築有土堤爲衛是以河循故道關城免沉竈之灾膏腴鮮汗萊之患恃有此耳縣志城制如龜夾兩堤堤如蛇邑所以名元武也自壬寅夏霪雨經旬河流暴漲堤岸崩頽比季因循未築遂致河伯歲徙日漸南侵沃土半付波臣雉堞廬舍且岌岌乎有剝床及膚之虞東關首當其衝爲害尤急父老累詞控修當事慮時誦舉羸勿動爲大庸知及今弗築勢且日益潰決後此更難爲功矣余嘗目擊河水夜發澎湃高數十丈直灌濠衝城城門扃鎖以折關落民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二五

房衝毀死者數百水患匪輕有堤且然况堤決乎歲丙午夏靖江侯父母來蒞茲土下車伊始余首以是役爲言謂無堤無衛無衛恐無城無郭其關一邑之利害實大但度勢量功衝決幾二百丈且岸皆積沙如僅以畚鍤從事必旋修旋潰徒費罔功自非伐石高壘安得一勞永逸因思工浩費繁公帑固無可動若以是重勞百里恐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可與樂成而未可與慮始也策其上不病官下不病民自可成大功以禦水患計惟倡義捐輸乃克有濟幸我邑侯嘉茲義舉捐俸首倡余與方伯畢公各慨爲解橐以助因大集同紳協力贊襄慮猶未足復延比邱照光持鉢坐關苦募者數月賴里中士民樂善罔惜一簣一勺以助高深而後錙銖所積乃可戒事致用也經始於丙午中秋落成於丁未初夏八越月

而厥工告峻自茲以往原田免陷洪濤關城可奠磐石垂之久遠利賴無窮豈但小補云乎哉嘗讀春秋凡有興作雖時且義必書以見勞民爲重務耳是役也匠作見工而見直里甲無擾而無累所謂以逸道使民雖勞猶弗勞也余初從一邑利害起見倡爲是舉省事惟勤罔敢任勞勸導樂輸罔敢任怨庶幾可告無罪於維桑耳至捐俸倡修以致子來効役永固河防福及城社則邑侯之績且與丹流並永矣

厲壇碑記

趙鳳詔

從來明則有人幽則有鬼陰陽判而理則同六經諸史未嘗畧而不論蓋可知矣稽古帝王繼天立極每以神道設教凡置城邑各設立廟壇治明理幽制兼備也我廣寧自罹兵燹數十年於茲而城郭之傾圮如故舍宇之燬棄如故至於壇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廟又何暇議修議建耶余甲戌春蒞茲土適當灾祲之後困苦不堪竭力撫綏席不暇煖民命若此何以身爲數月間一切因革漸次舉行是歲秋縣尉王君曰自公下車以來文廟已修葺矣義學已復初矣城基築而河道開矣釐奸剔弊又若此矣其厲壇湮沒寧不爲之整興余聞之喜曰正獲我心但恐所費不貲或致中止尉告以積年措貲若干願爲重建余於是捐俸授之併紳衿所共捐者卽命尉鳩工庀材擇吉創造不半載正殿兩廊及施食之所巍然落成可以垂諸永遠今而後俾無祝之鬼依時祭享不致悲泣於淒風苦雨哀號於衰草寒烟於是乎幽明之制盡備而尉之陰隲亦足徵焉是爲記

體仁書院記

陳廷敬

澤州書院始宋宗丞伯淳程先生先生以治平四年由上元簿爲晉城令晉城去今州治三十里而近先生出道大德尊光被天壤至其所以爲晉城者當五季迭亂金革創殘之餘禮樂詩書絃誦之習久而未興先生多設鄉校擇秀異之民羣萃類居教之以學親至其處爲正句讀晰文義使知入德之方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道熙豐中士之儁者連收科目而人俗以厚魁傑忠廉守節善道敦行而文者徃徃介出其間迄于今風行澤流聞而興起德化之盛猶有存焉其諸鄉校之設最近治者故在北城之外此書院之所自昉也然今則平壤遺墟舊跡亦泯然盡矣前明州守王君建文昌書院於張公祠之左其後巖使楊君更其名體仁書院曰此先賢過化存神之地也檄州守徐君蒞厥事祠先生於中以伊川先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

生並張邵朱呂七先生左右列而配焉謂祠爲先生專設也未及百年墻屋圯傾蔓草寒烟蕪廢不治先賢木主崩剝漫漶不可辨識康熙壬申之冬灤水倫君來守是邦閱明年治和人安景先賢之遺烈修祀事祠下愾然興歎作而新之捐俸解金以勸其邦之士夫不勞民功而役者子來旬月之間聿新鼎構而俎豆絃歌講肄之地有如曩昔旣訖功君命余記之余惟昔者先生之教有學有祀禮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又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氏註云先聖周公若孔子先師如漢禮高堂生樂制氏詩毛公書伏生古者建立學校未嘗不以祀爲重事蓋有學有祀先王之教也然當其時自國學至校序庠之鄉學莫不有定制而祀無適主意古者堯舜禹湯諸聖人或以爲聖或以爲師

皆其必祀於學者今不可考則亦不敢臆論矣故康成以謂周公若孔子者非斷詞也而先師則因其時之所尊者而祀之故鄭氏又以謂如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之流大司樂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是以記又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焉夫天子視學於成均則祀先賢於西學者所謂祭於瞽宗也春秋戰國亂世猶有聖賢爲之師秦漢時猶有專門爲之師皆祀於學漢高帝過魯祠孔子明帝行鄉飲於學校祀聖師周公孔子猶未知所以獨尊孔子之義也魏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歷晉宋齊梁陳隋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唐武德中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焉房元齡建議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子配焉高宗永徽中復改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顏回

左邱明從祀太尉長孫無忌駁正云漢魏以來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爲先聖貞觀之末正孔子爲先聖以衆儒爲先師依禮經之明文酌康成之奧說由是以來先聖先師之論稍稍定焉後世州縣之學廟祀孔子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列於廟堂之上庶幾得古者祀先聖先師之意矣余間嘗竊有議焉後世言釋奠者本禮記今之廟祀孔子於學是已言先師者雖本鄭氏而未盡其義焉稱孔子曰至聖先師則是先聖先賢師並爲一人揆之經禮是爲未盡其義也雖以顏曾思孟四子者猶不得謂之師則是如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之流反得謂之師耶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之流經師也非人師也而顧謂爲師若宋濂洛關閩諸子者非所謂人師也與哉今以顏曾思孟不得謂之師而謂之先賢而

欲進濂洛關閩諸子者而謂爲師勢有所不能然則禮經之義鄭氏之說將遂不明於天下矣乎濂洛關閩諸子者不得謂之師謂爲先賢無疑也諸子者卽不敢以孔子較然繼四子之後以明孔子之道者非諸子莫敢望焉孔子之或爲先聖或爲先師歷千百年而始有定論然則後或十百年或千百年安知諸子之賢不得與四子者並而列於廟堂之上也哉苟使諸子者並四子而列於廟堂之上將無近於古者釋奠於其先師之意與亦庶幾其祭於瞽宗之禮也今夫儒學猶古之所謂學也文廟猶古之所謂祀也今之書院猶今之學也先賢之祠猶今之祀也體仁書院爲先生而立祠先生於其中並有合於先王之教有學有祀之義然則是舉也庸詎可已耶而余謂先生之祀當列於廟堂之上援據孔子或

爲聖或爲師歷千百年而始定以見聖賢之道久而益尊如先生者旣以其特祠爲有合於禮而又致望於後之知尊先生之道者故爲是說以告之若夫邦君之德政吾不敢以諛諸生之學業吾不敢以規有先生言語行事在焉勉其不逮而無失其已能者是邦君之德政也夫是諸生之學業也夫

伯方社倉約記

畢振姬

康熙十一年詔起曲沃衛公公入條復社倉數事尋頒其議於天下吾晉院司公祖便其議檄府州縣行社倉府州縣奉檄難之吾邑白父母先之勸課紳衿富室自占其有以家量當社簿輸之倉以備賑恤各出粟積貯有差邑北鄉民極窮振姬數米而身廢且賤猶及見吾鄉人社倉矣昔運使父子在鄉長平一倉義莊一倉在邑爲倉上畢氏畢氏倉不可問

市井斗級開口是皆李斯之倉鼠也豪右走利而驚吏胥虎而角且翼民窮卒莫之訾省見其害不見其利久矣今衛公之經國昔畢氏之安鄉一也禮家施不及國振姬社義莊於伯方輸粟百石社長平於得義輸粟五十石爲振姬鄉人家入耳社倉利在鄉不利在邑在鄉便也在邑不便也民以爲便則安鄉安鄉則重家指謂倉粟在鄉去此乎民以爲不便則危鄉危鄉則輕家指謂倉粟在邑留此乎邑有倉而無倉法做也有倉資盜抑或視其鄉人之殍不肯發歲以扇鎖封識至紅腐不可食無以賑恤水旱蝗螟疾疫之災豈法哉故法不可不便也

清興踰三十年往年分道賑恤使者冠蓋相望惻然出於至仁之心而法猶未立周禮小行人之官札喪凶荒厄窮爲一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

書蓋周公之法也衛公將順其美斟酌常平義倉廣惠諸法見爲社倉周公之遺意而奏議焉仁人哉周公施於國縣都鄉里各有委積從民利以爲利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王安石施於國青苗保甲各有條例滋民害以爲害以三十年之變籌國息無他利民便民害民不便乎民也賑恤水旱蝗螟疾疫之災必有積貯以待之鄉有積貯漢初都鄙廩庾皆滿後周公而民便邑有積貯隋唐洛口黎陽砥柱皆滿前安石而民不便利害較然法亦從可便計矣白父母爲利民先之仁者利法周公府州縣爲害民難之仁者不利法安石周公之法至安石不勝其害宜其逡巡也爲民父母率其紳矜富室徒逡巡於社倉之利害而不賑恤何以鄉何以邑不積貯抑何以賑恤則是窮於法也已又安所得常平義倉廣惠之

利先之乎始元常平利民耿壽昌請官錢平糶錢不出於庫
今其法窮開皇義倉利民長孫平請百姓里人計戶出粟粟
不出於里今其法窮慶曆廣惠利民韓魏公請諸沒官之田
承佃輸租備賑租不出於官田今其法又窮卽不窮而官貯
之官發之官歛之其害止於不便民貯之官歛之官又費之
其害近於不仁民與吏胥爭利不勝也卽有水旱蝗螟疾疫
之災何以救之此非周公之法也朱子誦法周公終以社倉
爲便乾道四年請府籍常平米六百石夏受粟於倉冬收加
息十有四年中間息米造倉籍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餘
石歲給鄉四十五里石止收耗三升不復加息陸象山知制
誥編入淳熙賑恤真西山帥長沙倣爲嘉定積貯彷彿周公
遺意助王以養其民者也安可以利害廢法哉害常伏於利

之中安石暗於防害故以周公之法籌國息利嘗倚於害之
內朱子勇於興利故以周公之法制國用比閭我友不走遠
縣大觀縣爲軍需菽粟乃活不利金生熙寧金爲俵本石濠
皂隸火衣冠倉精士人領無催牌陳留斗級雀升龠家量三
老收無斛面兩岸白沙詔損費出穀主戶家一石客戶家五
斗遊食不占三分青苗書聚歛收息舊穀石一斗新穀石二
斗因陳無息小饑息其半中饑蠲其息大饑本待豐年建陽
五夫之活法富民有取而無與貧民有取必有與奸民自取
爲盜莆陽八字之嚴限儻直一石歛散在廟更十年當造倉
催役一石收受須人至三百當加廩舉放阻於宿惡宋以官
長理償冒支出於里門元以保人代納社倉約如此林駟有
言民不必甚利無害而已矣昔運使安鄉鄉五其六數三十

穀六其五亦三十三年一變此周公之通也衛公經國始此近可法景德安內遠可法開皇實邊將順至仁之心覆於天下安石與於不仁之甚者何爲逸巡利害難此社倉之法矣乎父母先而紳衿富室不敢後官與豪右爭民無不勝也自利見其利不見其害雖無水旱蝗螟疾疫之災亦有以待之矣鄉之人皆曰便康熙十三年正月畢振姬記

署州事高平令編審議

梅建

五年一編審原因此五年中人丁之多寡家產之厚薄消長互異此天道使然人莫能強是以朝廷定爲編審除故增新擦貧陞富務期均平無致偏苦此以人事補天道之盛典也今本署州恰際此時行得一椿好事便遂得一塲願心然而遲遲未審者以任事日淺民間多寡厚薄之數不能週知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十九

恐負此舉耳今限期將屆擇吉於九月二十日開審但訪得向來公直戶頭所開議單一里一甲一戶之故者貧者只在此一里一甲一戶內報陞報頂甚至避怨不報有人亡骨朽而名不除家徒壁立而差不擦若照此以行第謂之點丁可耳安得謂之審丁在丁多產厚者以爲增一丁陞一差頻年承納俗謂之萬年累殊不念陞因產厚增因丁多均是人也何幸爲天所獨厚而得丁多產厚哉試看故者除貧者擦應除應擦之家方自傷命薄號泣呼天切切然望增望陞而不可得乃應增應陞者不願增不願陞無乃甘與故者貧者同類而不顧耶今本署州與爾民約凡丁多產厚者公直戶頭務須秉公報出以聽審奪此非忌民之丁多產厚必欲增陞而後快但不增何以除不陞何以擦因增新以除故因陞富

以擦貧不獨被除被擦者感而天且喜而降康可必其丁常
多產常厚矣然勿慮報丁多者盡增報產厚者盡陞本署州
不過通盤合算適符原額卽止倘公直戶頭及散戶人匿不
直報而令骨朽者不除名壁立者不擦差則本署州斷所不
忍惟有下列陞中中則陞上知我罪我初不暇計爾民其諒
此意勿忽

重修澤州文廟序

官于宣

文者治象也教者文德也故訟獄之氣繁則國多兵彛倫之
教衰則人易亂欲弭兵必自省刑始欲偃武必自修文始雖
一時之政教而一方之治亂基焉余以渠令來守澤芻牧自
厭或者曰守令之官得以親民課士昔人恒樂爲之余旣下
車凡百惟以無事爲福不染爲心故公堂聽政自朝至於日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百十

未旣已無餘牘每於退食之暇進諸生童子而校之論文樽
酒賞識拔尤時廣文先生適以讀禮去官學憲命余兼其事
余乃與諸生日益親爰稽州志本州 文廟爲明代洪武初
年刺史李公祥重建旣凡數修修而復敝其爲樞星門棟壓
將崩其中大殿兩廡時滲漏不蔽風雨其後明倫堂亦樸畧
不飾余不揣獨任其事鳩工告成凡六閱月而罷雖未敢云
建立然廟貌一新規模宏遠矣乃或者又曰王事孔棘四郊
多壘濩澤何暇及此余乃作而言曰客歲軍興已踰一載凡
遭亂之地與夫王師經臨之處備乃糗糧峙乃芻蕘荒其畬
火其居凡此士民婦子室家慘然不樂而澤僻處太行父老
子弟至今未見兵革不可謂非大幸也爲長吏者際四達之
衝羽書日百餘封稍遲其限罪至貶削方且夜以繼日與健

兒牛馬相追逐余雖欲與多士登講堂祭先聖先賢以優游於此日豈可得哉彼也轉餉擊鐮而此鼓篋釋菜彼也學宮鞠草而此城郭雅歌蓋天心之厚澤人而澤人之型仁講讓行善向化惟日孳孳以永享天心者當不待余之家諭而戶曉也余以刑官奉檄得兩親民社茲不得以刑治澤竊欲廣教化以美風俗去刑者卽以去兵也絃誦者治世之音所以止亂也詩曰在泮獻功在泮獻馘用武以文也太牢以祀之樽俎以折之禮以爲國儒可却敵也余之乘此時修茲廟也正欲以詩書道德之氣靜四方戎馬之鋒以至聖在廟之靈祈城池社稷之福也爾都人士其勿以予爲迂也已抑更有說焉澤俗尙鬼神崇報賽僧寺道舍樸斲丹雘淫祀無福余獨向泮宮加之意焉興文教尤所以正人心也質與於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一

督修者僉曰然乃選石而樹之

陵川縣志序

孫必振

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以察民俗以稽吏治郡邑視古侯國而無史官邑之有志意訪諸此膺民社之責者以時考事次其闕失式備一方之史亦猶行古之道也行古之道莫春秋若嚴美刺昭勸懲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詞固千古史學之宗也而邑必有志典章存焉教化寓焉治忽辨焉以備考風徵獻之典詎不通於其文則史之遺乎然余竊有疑於今之邑志也疆里建置賦役物產風俗古蹟各有志不過稽其沿革仍其掌故以備考而已若無所爲可否也至於人物者治忽之所從出教化之所自起而典章之所自垂也前人之善後之表也前人之愆後之鑒也今

何以曳綬飛舄者多志之曰某某爲循良而墨者不聞焉寒
檀司鐸者多志之曰某某真師範而庸者不聞焉科甲名經
旁贅其政事宦遊之譽布衣儒雅傳會以忠孝節義之名不
幾於美而無刺泛而寡當與將何以觀而感感而勸且懲也
昔楚史記名檇杙專主乎記惡懲戒之義今之志獨不聞焉
豈今人盡賢於古耶抑志不足信如孟子所謂盡信書不如
無書耶余深用慨焉修學之後將謀修志適奉檄徵邑志爲
輯通志故也夫美而無刺或竊附善善長惡惡短之意與條
次舛陋字畫魯魚舊者泛而寡當新者闕失未次何以備一
邑之觀而辱大方之目哉將亟爲改觀羞囊不能佐棗梨費
詢於耆宿畧無點較以備一邑之志則可若欲取一邑之志
一一愜予之志自附於行古之道則予未肯自信也雖然比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百五

字櫛句存乎志者也神而明之存乎讀志者也昔鍾伯敬高
才達識恥以文人自了乃作史懷取上下數百年事掃理障
決羣疑洗沉寃誅旣死是是非非一裁之以道義陶穉圭讀
之曰此伯敬經濟之書也使讀志者能如伯敬之讀史自開
心眼披星野之圖則思郎官上應列宿何以無忝厥職弗獲
罪於上帝也覩疆域山川則思何以設險何以制勝也俯城
池之彈丸何以固吾圉坐公署而退思何以補吾過也視學
校之廢則鼓之舞之以敷聖人之化承祠祀之典則敬而不
瀆以貺百姓之庥也稽貢賦拜戶口則思何以省而不煩庶
而不耗而且一切之利何以興弊何以革蠹何以剔也考人
物之顯晦觀風俗之貞淫何以是非不致混同淑慝且能各
別也擷往哲之遺文對韓陵之片石將何以登高作賦遇物

興銘不使簿書涸人山水笑客也以時考事變而能通用其經權一裁之以道義則邑之有志詎非膺民社者經濟之書哉讀而窺其要領識其大體以存典章以寓教化以辨治忽自附於行古之道予雖未敢自信乎亦聊以志吾志也

重修東關炎帝廟碑記

柯貞幹

羊頭峙高平縣治之北在昔相傳古炎帝神農氏藝五穀處其上有帝陵焉陵之下卽藝穀圃也蓋粒食之原昉於此詩曰粒我蒸民莫匪爾極帝之功德萬世永賴矣歷代崇報之典春秋二仲立廟祭焉所謂上廟者是廟去縣治幾四十里祭之期恐遠不逮焉爰附東郭立廟今所謂下廟是也問廟之建無有能言其創始者其重修則自宋元以迄明諸碑記悉載之入我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百三

國朝舉先代帝王有功德於民者悉修其陵寢命有司致祭而茲廟以僻在山城歷年來風雨漂搖鳥鼠窺伏垣頽簷墮瓦裂椽崩雖春秋之祭未嘗不舉而修以新之則有待乎其癸酉春余承乏茲土因父老之郊迎暫憇於廟目擊其頽圯荒涼惻然動維新之志而未之逮也越明年諸政事粗理余敢謂德及而信孚信孚而人和哉而公餘多暇乃率廟社人氏而語之曰爾等食德飲和忘粒食之原乎而忍俾帝之廟貌傾圯一至於此於是余捐微俸復爲廣募闔邑紳衿耆庶以襄厥事按廟三殿三大楹儼古宮殿規模兩偏小殿宇仍其舊殿之後正庭五楹東西耳樓上下各十楹週垣壁立殿之前欄以月臺臺之前甬道東西兩廊十四楹廊之南食房茶房各二楹面立舞樓三楹虛其下爲神路東鐘樓下角

門主八輔以耳樓三楹西鼓樓下角門主出輔以耳樓三楹山門五楹視昔制高大之臨大路以壯偉觀工始於甲戌之夏訖乙亥之冬乃告竣廼墜廼塗爰丹爰護奐輪之美邇延野綠遠混天碧翠屏障其左丹水自北而東爲潏繞西挹金峯之爽氣南望游仙於斯拱翠而又方帝日中之市四月維夏因廟社之會聚四方之民陳百貨而交易之各得其所禮行樂作神人胥悅此則極廟之勝槩擴高平未有之大觀也余維高平自辛未旱荒民艱於食者三年何堪土木之舉乃余歷任之歲卽獲有秋及廟工之興而風雨以時年告大有婦子寧而百室盈矣安知其非帝之靈貺率育下民以至此也况

國家日以愛百姓爲諄諄愛百姓莫切於立養而興教修茲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百五十四

廟也民知粒我有本而歲享豐諸譽髦又請修學校及文昌之閣奎光之樓以廣教化而美風俗夫宣朝廷之德意俾百姓食德而興行良有司之事也余敢謝不敏哉後之繼余之理者觀余之作其亦可以知余之志而爲可繼也夫輿人之論請以余言勒諸石以作後來者法庶廟貌之莊嚴與羊頭之陵與藝圃並壽不磨

重建澤州北城樓碑記

佟國瓏

州城舊制東西南三面有樓而北城之樓則始自隆慶四年州守顧公所創顧公之言曰北方元首也其他股肱也元首卑於股肱可乎乃建北城樓一座以爲一郡主焉歷明及國朝歲月寢久日卽頽敗前守陶公謀重葺之旋以乞休歸去不果其志丁酉歲樓忽傾圮片瓦寸椽無復存者余始謀

更新之而未敢輕舉焉良以工大費繁欲出之已則清俸無多思謀諸人復衆情難協且慮董理不得其人將勞民招謗曠日遲久而卒底無成不幾貽築舍道旁之誚耶會州之紳士僉有同心數爲余言之余乃搜諸笥篋得積俸前後計五百金諸紳士之好義樂輸者約數倍之遴舉趙君暉王君士純崑董其事蠲吉鳩工庀材募役經始於康熙戊戌之四月告竣于己亥之八月通計正樓七角樓四奎樓一敵樓二十有三月城三面馬道三座女牆欄馬九里三十步濬壕週城挿柳週壕并甃城中石街東西三百丈南北三百丈其中重建者惟此樓一角樓二月城欄馬牆并新栽楊柳千餘株餘皆因其材而增補之合其工費較重建者居十之六而北城樓又居六之五焉宏敞磐固有加于昔落成之日偕諸僚佐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五

紳士宴于樓中憑欄俯眺則三水滌洞委蛇環抱遙望太行王屋砥柱析城諸山浮青疊翠棋布星分信乎兩淮咽喉三晉門戶也不有茲樓其何以壯麗金湯乎因舉酒囑坐中曰此固陶公所有志而未逮者余何幸得成之非諸君之踴躍好義與董其事者之得人曷克至此哉按舊記云近歲澤乏科甲北樓始建其年登第者二人以爲增高元武之驗今茲之舉亦必有瑰異之士乘運而起者余且拭目俟之矣是爲記

秋木王氏城東修路記

佟國瓏

聞之孝弟者百行之源也人未有不孝不弟而能濟人利物樹奇績而垂不朽者有子曰孝弟爲爲仁之本夫所謂孝弟者非僅問寢視膳隅坐隨行而已也其大者莫如善繼人之

志善述人之事今候補觀察賡庵王公洵可謂善繼善述者於何知之聞公父故封光祿大夫在只公積德累仁好善樂施其初修太行山之路也自州屬攔車驛至河南接壤之長坪鎮計四十餘里不惜工費開鑿補砌迄今陟羊腸若坦途頌功德者將千載不衰嗣後軫念州城東抵界牌嶺俗名紅膠泥路者偏仄險阻天雨泥濘跬步難行人畜往來常遭蹶仆至不能保謀欲修之而未果乃遺命囑其長君山左鹽運使司叅政簡庵公代成之康熙四十七年甫舉事而簡庵公歿公時留都候補聞兄訃遽返營其喪畢遂踵而成之或曰公何若是之汲汲也公曰此我父兄之志有所事而未終者吾盍敢稍緩焉乃出直募力伐石于山紆者剗之使直狹者增之使濶其間有倍價貫人之地而避險以就安者綿亘六十餘里之險途一旦而成康莊矣其所費迨不可紀數工竣州人欲記其事而公弗許以故郡乘闕載余蒞澤七年往來于是路者屢矣詢知其故乃不禁憬然歎興曰不吝不怠不矜不伐體父兄之志而終父兄之事洵孝子悌弟之用心哉今公將起補監司本孝弟之心以爲政吾知德望日隆名位日顯立廟堂之上而措天下於磐石之安固易易也余忝司民牧職在彰善忍使利濟之宏功徒嘖嘖于行旅之口而弗爲之表揚也哉爰作王氏修路記以附藝文之末時康熙五十七年仲冬望日也

重修沁水縣文廟記

趙鳳詔

沁邑環山帶水茂林蒼翳壤雖僻實明且秀也望氣者稱鬱葱焉制科以來甲第蟬聯後先輝映忠孝節烈之事炳烺史

冊間以是知文教之漸摩不遺於蕞爾也縣治依山爲城巷曲湫隘無隙地可建學宮西郊之外自玉嶺委折至鳳原岡地稍平行且勢居上游諸山來朝儼若拱揖而文廟在其環抱間翼以學舍官廨轉焉稽之邑乘蓋宋時遺址云歷世至明時葺時圯迄弘治庚戌長安王令始大興厥工越十年洛陽楊令踵而成之制度完好規模宏敞若殿若廡若堂若門若廩廨若房庫號舍次第修整前志記之甚悉宮墻數仞庶幾哉巍巍巖巖崇山並峻矣崇禎戊辰天長徐令復加修葺未幾世值滄桑邑不戒於寇雖廟貌未移而學博官署以及簋簠豆籩之屬蕩焉無存承平以來宰斯土者席未煖率遷去視守令如傳舍無暇整飭學務春秋釋奠苟簡而已比者午未之交蝗蝻肆虐人民逃徙畧盡一二孑遺因典守僦居

他所往往攫廟中寸椽片瓦以易食兩廡木主半作饑民爨下薪昨歲初夏地震自西而來棟宇蕩搖者數四頽垣敗牖零落砂磧向之崇隆輪奐者駸駸乎有荒煙蔓草之慨焉夫物之成毀有時廟之廢興亦有數唯是學校之設俎豆之器可興而不可廢可成而不可毀沁雖巖邑乎獨奈何使習禮講學之所竟一旦將委之草莽也余以甲戌暮春蒞治每於朔望瞻拜禮畢循行殿廡輒徘徊久之顧地瘠民貧又叠遭灾稔瘡痍甫起未便鳩土木功而此中怛怛然常不自安竊私計曰古者建立庠序其非飭文觀美之謂其謂納天下於軌物之中而使之敦詩說禮以實踐夫道德仁義之途而衆著於親義序別信之倫也故月則課於斯季則考於斯三年大比擇其秀者而升之鄉又拔其尤者而升之國其次則明

經太學悉由是登進焉非是選也率以他途目之沁固彬彬
文物之邦也山川秀氣萃於斯文鳴珂曳珮之士接踵相望
而根本之地敝陋弗堪其何以肅觀瞻倡教化乎且夫修舉
廢墜興行育才實有司之責也余不敏其又曷敢多讓用是
早作夜思銖積寸累視事凡八閱月出俸金若干選材庀工
程能授事先戟門次大成殿次兩廡次學舍墻垣之圯壞者
壘築之棟榱之崩折者易置之神位之缺失者更立之器具
之訾嶽者增設之計星紀兩周迄今丙子而始竣厥事雖視
昔之巍巍巖巖崇隆輪奐者或不能無間而制度規模猶彷彿
當年遺意庶俾山陬士子自今以往由此習禮而進退周
旋可無愆節也由此講學而身心性命可悟精微也由此明
倫而民俗可以還淳人心可以復古而唐風蟋蟀之遺不難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

再見於今日也飭躬砥行修德學文以不負夙夜者不負聖
賢卽以不負聖賢者不負君父是則余之厚望也夫

重修高平縣儒學記

李棠馥

吾泣爲晉南首邑蓋太行之沃壤而文獻之舊封也邑有學
繇來遠矣自昔以文學起家者名儒鉅卿項背相望但學宮
歲久就圯鞠爲茂草當事恒議鼎新而因循未舉懼民勞也
歲己丑姜逆煽亂雲中禍延潞澤幸賴

王師聲討全晉以寧適竇生劉公以制科來宰茲土時當兵燹
之餘勞來安輯憫疾苦而噢咻之邑人歌來暮焉朔望視學
睹校題傾剝形聖惠滅則喟然動興廢之感日鼓篋釋菜之
地頽廢不治士何所考德問業饗射濶踈絃歌寂如有司之
謂何於是毅然以興復爲己任首捐歲俸爲通邑倡而薦紳

子衿及鄉三老咸樂輸以濟乃庀材鳩傭量功命日自殿廡講堂以至祠閣橋門齋廡無不次第繕修因其舊而新之期年而告成爽塏壯麗煥然改觀矣時公以內艱解綬歸久未礱石以紀其事越十有餘年余在假里歸邑廣文劉君佐世詣余徵文以垂久遠嘗聞化民成俗興學爲先古者無一地不建學無一民不向學天子辟雍諸侯頽宮別其等也庠分上下序列東西昭其辨也春絃夏誦秋禮冬詩易其業也上老坐右塾下老坐左塾殊其教也學校之禮至成周而大備品式物采綢繆繁縟故多士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耳目所見聳手足所持行志意所向徃卒不悖於詩書禮樂譽髦斯興勛業爛然周之士貴有繇然耳我

國家右文立教推重孔聖自京師達之天下羈邑所在立廟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百五

崇祠載在令甲春秋上丁紀其時牲牢羹醴備其物尊罍簋簠精其器章服度數定其儀金石羽籥和其音而又董以官師按節修舉且崇其講堂黌舍羣茂才異等之士而修習其中一以誦述孔子爲宗孔子刪述六經發明五帝三王之道如日中天爲萬世師士不通其學不得錄於朝不行其道不得適於用故學爲醇儒仕爲名臣率由此其邈也俎豆宮牆吾道根本重地顧可蕪穢不治乎公受事亂餘戢干戈而興學校補其闕失文其固陋使士遊聖門而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於以作新其耳目而振勵其志意以期發爲文章措爲事業是豈俗吏之所能爲哉春秋慎用民力臺觀門廡雖時且義必書書而刺者十九獨魯僖公之作泮無譏焉重周道之在魯也頌有之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是役也泮學一新

多士之學習行且日新其必離經辨志敬業樂羣博習親師
論學取友知類通達彊立不返以是化民成俗而媿美成周
有餘矣余故深嘉而樂道之以告後世云

廻車廟碑記

孔衍璠

璠以樗櫟匪材籍 聖祖遺輝謬備太子少師襲封衍聖公

大宗主舉事之員督理林廟家務緣邇來聖裔每多假冒奉
委前往北直河南山西等處清查以防詐僞以免遺累於康
熙己未春三月由中州陟太行過天井關見有我聖祖廟在
焉下車瞻拜考周敬王二十七年適魯哀公二年也趙簡子
使使聘夫子將如晉及河聞竇鳴犢舜華見殺乃臨河而嘆
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且丘聞之割胎殺夭則
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

凰不翔其邑何也惡傷其類也鳥獸之於不義尙知避之而
况於人乎遂廻輿而旋之衛還息於陬作陬操以哀之後人
因夫子於此廻車故於此立廟春秋二仲致奠一如郡縣禮
廟庭有前給事陳公棐所撰碑記蓋漢時夫子十九代孫孔
昱建也孔昱字元世東漢人遭黨事禁錮迨靈帝卽位建寧
二年徵拜議郎補洛陽令思夫子有臨河之嘆爲之立廟於
太行天井關亦猶劉累遷魯立堯祠於山東云爾歷傳至五
代北魏太和元年夫子二十八代孫孔靈度請於野王令范
衆愛刺史咸陽公高允表聞立碑其事見於酈道元水經注
由此以觀則是天井關夫子廻車廟創之者有人嗣而葺之
者亦有人也唐時夫子三十八代孫孔戡字君勝始進士及第
官大理寺評事值盧從史鎮澤潞辟爲書記從史寢驕與王

承宗田緒陰相結欲效河朔事以固其位戡極諫以爲不可致忤從史歲餘謝病歸洛陽及李吉甫鎮揚州召爲賓佐從史知之上䟽論列請行貶逐憲宗不得已授衛尉丞分司洛陽後遂就近遷居山右卜築天井關夫子廟側以奉蒸嘗迄今澤之孔氏半出關里之孤有由然也我 聖祖金聲玉振之徽隨在深人仰止而尼山一脉支分不獨在東魯矣於是登車抵郡凡屬玉書繼體一一澄清如孔聞博孔衍珍等戶雖隔川原實同世系俱彙冊移送本州存照不列名者卽係假冒不得仍前混淆以致真僞莫辨又念我 聖祖旣於天井關立廟薦享歷有年所承祀豈可無人復於本族擇威儀嫻雅孔興鏐給聖府割爲廻車廟奉祀生員因備述顛末俾鑄之石以傳不朽云康熙二十年辛酉刻石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

天井關廻轍書院割 附

國朝康熙二十四年孔衍珍清出捐地三十二畝生員孔興銑管收供用康熙五十三年衍聖公咨明山西督撫劄委候補尼山書院學錄孔興鑑專管廻轍書院祀典事原委劄太子少師襲封衍聖公府爲給劄委署事照得 至聖廻轍書院缺員專奉祀典今選得寄居澤州候補尼山書院學錄孔興鑑謹慎端方堪爲主祀合行給劄爲此劄付孔興鑑照劄事理卽便承奉廻轍書院祀事毋得廢弛有負本府委用至意須至劄付者

重修澤州城樓碑記

王廷揚

澤州三晉之門戶也城樓屹然雄峙始與太行形勝相稱苟任其傾圮而不爲之所是亦觀瞻之大不可者矣歲月淹久

人事因循疇則能力圖其更新者我州父母佟公來牧吾州未及期年以他事望誤當別補州之士庶攀轅卧轍奔控當事題請復任因以知公之深仁厚澤出于至誠是以感之之速也今七載于茲愛憐赤子視昔倍篤傳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苟有興作其有不踴躍從事者乎公曰澤山州也地多磽确民之艱難倍于他境故雖有重大嚴切之公務必不令其妄費一文妄出一力其忍以城樓之役煩苦我父老子弟哉因下令曰鳩工幾何庀材幾何吾先以三百金付之董事者推公之志卽一已任焉可也用是余與親舊輩亟謀之曰一州之城樓賢父母上不欲費公帑下不欲動民力勞心苦志如此而吾輩不共爲勉力非義也遂爭自書名于簿者二十餘人約計銀三千四百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百三十一

兩工始于康熙五十七年之孟夏未週一載而巍然奕然城樓已告竣矣以及城上之敵樓敵臺東西南三門外之月城一一修整如故而公猶未已也以緣城之女墻馬道廢者未復遶城之池墜者未疏塌者未扞因益出二百金而紳士之續捐者亦得若干金焉于是復女墻馬道之廢者疏池扞堤引山水下流岸栽楊柳中種芙蓉計其餘資遂平治通城道路所以然者公曰吾非以是同民樂也將俾澤之人民咸知聖朝數十百年休養涵濡之功德如此其至也公之意詎不亦深遠而無盡哉余茲竊有感者按州志城樓修而兼創自明隆慶四年州守顧公爲之迄今百五十年矣而我公又一重修踵事增華有加于昔記稱顧公德宏而志遠材敏而行方然以我公較之則似更有進焉者矣惜乎余之不足以頌

颺萬一也但勉狗梓里之所請以效顰于孟公良自慙耳一時寮佐師儒皆協恭勤事例宜書其捐金董事督工者亦宜一并書之是爲記

督修城樓紳耆勞績序

佟國瓏

昔宓子賤治單父不下堂而單父理夫以一邑之中百務繁殷宓子雖賢何能拱默若是及觀其語人之言曰吾于單父舉其士大夫之賢者共治之由此觀之則單父之理夫亦單父人之自爲理而宓子不過樂觀其成耳予承乏濩澤于茲九載政治多缺其愧于宓子者實多而州之賢士大夫因事輔翼匡余不逮則過于單父焉去年春予因州城之樓櫓雉堞傾圯日甚思一更新之首捐俸爲紳士倡旬日間樂輸者全集計已足費而難董事之人適廣庵王公因事至州隨與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一百五十一

言之公乃集捐貲諸紳士公謀之僉曰非趙子瞻王子士純不可二子王公姻戚子姪也故知之最深余乃免王公爲道其意二子亦以公事毅然任之不辭州吏目劉君炳復遴舉提調苗春曲能誠鄉約焦潤琳劉定遠來爲予言因使佐二子共襄其事先城樓雉堞以及攔馬女牆次第畢工復以餘貲甃城中之石街濬週城之池插柳種荷迄今幾及二載和寒暑雨未嘗少懈凡經營措置片瓦寸木必盡其材是以人服其公憫其勞竭蹶致力故事半而功倍焉說者謂是役也予實倡之皆歸其功于余余曰不然分財之惠未爲溥也不有二子誰任其勞不有王公予亦何由知二子之賢方宓子之將之單父也得釣道于陽晝而單父以治王公其亦余之陽晝也哉

重修東嶽廟碑記

趙鳳詔

天地之道未有不好生者也生氣盛於春春東位也於卦爲震於五行爲木而其於德也則爲仁仁也者善之元生之機也造化握其機以默運於上而人物遂各乘其機以化生於下乃復於其間有鬼神焉隱操禍福之權而顯示善惡之應於是乎天下之人羣尸而祝之若惟恐纖毫媿媿遂攫冥冥中不可挽回之神怒而肅然敬惕然畏且爲之享祀祈報以邀慈鑒而迓天休神宇類然而東嶽爲尤著考之傳記東嶽爲太山之靈專司命之職代天行道凡人生之福籍祿籍悉由嶽司衡注而歸魂反魄之際其考校又最先位旣甚尊權亦甚重故嶽有五而東嶽之廟貌獨遍於天下良以導迎天地發生之氣而布太和之仁澤於人間也然則殿宇之設顧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四

不重哉沁邑僻處山隅舊無淫祠碧峰之陽嶽廟在焉土人尊之號爲天齊廟以其功德隆盛與天齊等故謂之天齊址踞山巔殿數楹無連薨疊棟之觀亦無金碧藻績之飾倚闌遠眺則龍岡鳳原石樓玉嶺諸勝勢若環拱歷歷皆在目前蓋邑中之風氣萃於茲矣相傳神以暮春降誕適符春生之會至日傾城士女盛設香火陳百戲以賽祝顧歲深代久櫟題墻牖間有傾頽昨歲又值地震周垣益多圯壞入斯廟者不無風雨剝蝕之慨焉邑諸生鄭子咸林鄉之仁厚君子也性好施予賑窮賙乏歲歉出粟以貸貧人不責息又慷慨任俠言信行果有古良士風覩嶽廟之漂搖毅然以振新爲已任又慮獨力之難於繼也而欲爲將伯之呼因質之於余余承乏茲土比及三年矣荷神之庥士樂絃歌民安耕鑿舉欣

欣有向榮之色屢欲墜塗神宅以簿書鹿鹿久而未果今鄭子首倡捐修俾頽宮敗宇煥然改觀行見自茲以往務稼穡者勤東作業獵詩書者分東壁光人挾春溫俗敦仁讓以無負天地生養萬物之意是在神之佑也余之願也而莫非鄭子之力也歲丑加丁盛德在木春和晝永正鳩工經始之時且震出東方之位倍宜整飾以作鎮風氣吾知邑之士大夫慮無不悉索敝賦以相與有成也故不辭鄭子之請叙數言付之俾於落成之日書爲誌焉

陽城縣除荒救民碑記

李繼白

陽城縣前此無荒也始於闖寇之變桑田遷易姜逆繼之蹂躪更多失業又復有收元邪教之亂雖剪伐告平而屋廬非故矣計明代丁口十萬有奇今雖生聚數年供億者不過千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百五

萬餘凋弊之象不堪矚目也其東道諸鎮稍見蕃衍西南山居一帶如北林大樂長興遊仙南村台安諸里陶居穴復身處於豺狸狐兔之間寥寥烟火行竟日不見村舍故山田闕板複道盤蛇石積榛村竟不可問菑藝矣以故闔里不過百餘丁更有一里一人供役數年不節息者蓋額稞全徵以熟地之人包荒亡之賦歲以爲常雖每年尙多拖欠而官民俱困勢必至於居者亦逃生者亦死熟者亦荒困苦顛連呼天何極前當事亦屢爲籲呼告急而事幾有待終未蒙恩今順治十三年撫臺白公以重臣開府三晉利興弊革中外肅然覈其戶口凋斃救亡有據也乃蚤夜繕封事爲民請命上可其奏下司農於是方伯彭公憲副吳公刺史傅公實協乃心力贊翊厥事其查駁再三太史郭公以謫員在臬亦觀

厥成焉部覆無異於十四年二月疏上免傷亡荒地五頃七十四畝於九月疏再上復免續荒九百七頃四十七畝前後共九百一十三頃有奇並地畝加增共免銀四千五百四兩零數十年婦子哀號官胥瘁瘠而不可望者公竟毅然舉行於指顧間陽民何幸際此也

創建關侯三代祠並鳳臺縣署碑記

許日熾 太守

今夫仁義者天地之主宰而古今之綱維也故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惟仁之至義之盡者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觀感興起有動于中不知其然而然者焉余守澤之明年春鳳臺民曹志美秦玫徐建功等詞稱 關壯繆侯功贊化育德參神聖追封三代崇祀千秋甚盛典也茲澤郡侯廟在府署儀門內歲時瞻拜未便府治東南街有奉裁前佟州主書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六

院一所曾議折建鳳臺縣署但念成功不毀改作費繁致等幸際休明蒙恩被化情願樂輸工料不動公帑建造縣署留此書院改建侯廟東有隙地建三代祠以光俎豆以肅敬仰輿情允協並無派累正在覆核間都人士復以爲此非異人任遂疏諸同人云我

皇上政教翔洽禮樂休明凡歷代聖賢有係綱常民生者祀典優渥封號加崇况侯忠肝義膽炳垂青史扶翼世道維持人心

欽命褒封三代俾直省各屬於侯廟正殿後建三代祠春秋祭享誠千載之曠典實萬世之宏規我澤侯廟在府署瞻禮未便今百五十一里耆老黎庶願捐修縣署留書院建廟工不棄而事易舉竊念同紳通庠豈可視道築之謀因告同人

共勤盛事浹旬之內自數兩以至數百共捐資四千六百有奇公買榮合府等舊趾爲鳳臺縣新署易書院爲廟宇舉紳耆十八人董事擇吉於二月二十八日越五月初九日落成正值侯誕辰迎神致祭瞻拜絡繹商賈雲興鬻販全聚居然都會夫城之東隅地窪土曠里無市集民用頗艱自移廟於東街而僦居賃舍者鱗次櫛比牽牲具醴盈溢道塗至夜市張燈而東隅遂成樂土矣洎秋米價稍昂民間省工惜費營造者少物料罔售匠工閒暇董事者以爲署工又不可緩也乘時復擇吉興建物價平而工匠奮踴躍赴功日百餘人人皆得所入以供餽粥市餅賣餽之兒亦皆得十數文以助饗殮追冬稔豐收而縣署已告成矣紳士方告余詳其始末以誌其盛而耆老張必華等復前請曰廟工之役百五十一里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一五七

原議興是舉今紳士起而任之不需里民分文已告成功我儕願置香鐙資幸附而記之是役也官府無度廩之支閭閻無私毫之擾整頽工以妥神靈刈豐草而造官舍令曠閒之墟爲輻輳之場寓周急之意於興作之內仁義之所感通其益無方一至於此者是皆我侯仁之至義之盡奮乎百世之上故百世之下觀感興起有動於不知其然而然者也余與諸同事樂觀其成亦各捐俸百餘金以充丹牖董事者解元孔興鈞貢生呂從誨監生張驪趙文正李德謙毛廣業生員董琰袁敏任元璞王葵林鄉約杜文禮史國臣彭世勳劉德提調崔景汶宋三益趙國璽張璠例得並書

明道程先生祠堂記

朱 樟 錢塘

晉城舊縣去今澤州郡東三十里唐武德元年析丹川置隸

澤宋治平四年明道程先生來宰是邑先生躬行心得接數
千年絕而復續之聖道於遺經此萬古絕續之會之一人配
享孔庭祠祀寰宇非祇爲一鄉一邑之思企然被其澤每不
忘其人此又一鄉一邑之思企所不能一日愬者也按前志
先生令晉城時置社會行保伍俾民聯屬集義勇較藝可當
一軍尤加意無告而卹及行旅其政類多安集民生使之相
養相保以延於無窮時五代後民未向學擇秀異者與之講
明義理設鄉校凡七十餘所行縣時親爲兒童正句讀仁者
之學術見之施行正大異乎俗吏者之所爲也先生曰苟存
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尊所聞行所知先生真不負行尺
則尺行丈則丈不以一邑而小不以天下而大放乎四海而
歛乎方寸月印萬川而萬川皆月道之不隔隨在畢陳獨立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

乎萬表而周浹乎衆有千百世下聞其風履其地緬其教思
而欽其德意莫不慨然想見其爲人而况吾澤哉而况吾澤
之人之親被其風教起而善良達乎隣境通乎大都者哉而
况樟實來守是邦爲先生所曾進斯民而煦嫗之覆育之涵
濡而利導之之地乎哉唐俗勤儉舊有遺風斯土爲太行包
孕積厚所載宜乎氣靜而俗淳又得先生之澤化至今猶有
餘韻焉雍正十二年春奉
簡書而來思布政教以仰副

聖天子覃敷之治入郡考先賢祠廟爲國人之矜式者於上
丁展祀典而先生祠在學宮西偏湫隘囂塵上漏旁風榱楹
半朽念先生爲斯民父母千萬世所宜風厲而不忘者而祠
祀不謹是守土責也因是與鳳臺邑令羅君著藻及里中士

大夫共謀而新之限於方隅卽其處稍加開拓立門一區顏曰宋晉城令明道程先生祠內堂宇五楹爲春秋奠爵之所左右小齋廊各一申設像仍前志也嗟乎先生去而鄉校湮元時縣令亦有相繼續興者而究不易久延第此郡人士率多淳良處山谷中不見外事歐陽公所謂安於畎畝學校者誠能入廟思敬蹶然興起奉其遺書則先生之學之教悉在學人篋衍中出而負耒入而橫經以無忘先生舊時諄諄無一人不欲其篤行好修勉以循德禮之所爲則鄉校之興廢自在人心無勞過客之唏噓是先生之志也是余守土者之責望也謁先生祠先生之神明猶在斯猶在斯亦樂而享是邦之食飲也工肇於是年之夏於其冬落成因謨明道程先生祠堂記著于石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五

勸助修高平學廟引

朱 樟

縣城東隅建立學校規模弘敞由來舊矣歷代修葺俱有碑記可攷方今

聖天子在上崇儒重道凡直省學校悉令有司及時勤加修葺造入交代冊籍以垂永久以光祀典制甚詳且盡也高平縣學丹雘剝落急需修整邑令褚侯以議葺事來告樟親詣黌宮見其荒蕪不治正殿北極瓦椽零損 崇聖祠中楹崩漏風雨飄搖目視心駭此皆前有司漫不經心之故用是與褚侯謀所以新之褚侯蒞任始能振廢舉墜而學校允宜先諸務固褚侯之事亦諸士大夫責也茲播告秉鐸之師儒及邑之賢士大夫應勉力劬襄共殫厥功夫佛教廣宣其宮殿庖湏一僧持疏乞告尙能輸金共成福果况吾 夫子之宮墻

諸生肄業講習其中者而聽其荒蕪不治甚非所以見羹墻
肅瞻拜之義也樟忝郡守捐俸如干諸君子其卽樂爲鳩工
聿新廟貌深有厚望矣

創建鳳臺縣署內碑記

羅著藻 邑令

關侯廟與縣署爲終始無侯廟則無縣署矣何言乎侯廟與
縣署爲終始雍正六年州晉爲府州署爲府署而鳳臺乃附
郭新設縣安得有署議者請改佟州守故祠爲縣署不足則
附以州同之舊署焉經營之費動帑金三百六十兩謂堂廡
私宅土地祠寅賓館典史署收糧所左右胥吏棲息辦事之
地以及馬號囹圄皆取資於是夫佟公祠州同署三百六十
金也而可以辦是乎哉於是令鳳臺者非假館緡紳之家卽
棲止寺觀之內以纍纍若若奉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碑

天子命來長茲邑者而停車無所曾緇衣黃冠之不若亦可
哀矣壬子冬臘月十六日予且入新署視事見其堂宇烏革
翬飛觀其廊廡竹苞松茂東有存心之堂西有休沐之院庫
閣寮舍齋厨藩溷隸人牧圉之所棲班號監庖之所止凡百
十餘楹攸芋攸躋升此以聽事僅足稱旣安是且媿是焉問
何因而得此曰紳士所成也問紳士何以成此曰以此易佟
公祠建 關侯廟也問侯廟何以建曰自府署移置佟公祠
也太守許公與諸紳士合謀以侯廟在府署未便故移建於
祠所祠卽前議改造縣署者也諸紳士建廟而置民屋爲縣
署而易之民屋者今之縣署也然則無侯廟何以有縣署哉
故曰廟與署相爲終始也且其中之委曲多矣侯廟之建費
且六百五十七兩自二月始至五月而工竣縣署之設買民

屋五區費至二千七百四十三兩修葺費一千一百十三兩自八月始至十一月而工竣計縣署之屋舍及典史之居共二百一十間外馬廐九間監獄十六間此豈修公祠州同署之腐棟朽楹零甍敗礫之所能改造者哉計縣署之費屋值零雜共三千六百一十二兩此豈三百六十金所能畢事者哉苟但循舊議則廉者苦於囊橐之空而不能舉卽貪者亦祇爲長子孫計而不肯舉鳳臺將終無署矣乃今之上棟下宇諸紳士之力也皆太守公之德也今之升堂下階諸紳士之扶掖也皆太守公之携持也公以海陽名進士來署濩澤不以代庖爲五日京兆計振起斯文杜絕苞苴期年以來風移俗易先是牧解州時老瓜賊案卷宗累積頻年不清承審者屢易而終不能理我公移文各省終日訊鞠鉤距務得真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百五

情有十餘年誣服之囚一旦脫身歸里十餘年漏網之賊一旦駢首街衢遐邇稱快到處頌神君焉其署篆絳州時有妖狐魅人妻其夫控告至州公卽移牒城隍神而妖狐就戮矣此二州之民所共見共聞津津齒頰者公性豪俠好義振窮拔苦以故士不遠千里皆歸之及至澤下車而百廢具舉縣署且緣以告成微公則鳳臺之爲令者朝西暮東迄無寧宇何以坐官府出政令乎又將於何時得宴息之所乎余親沐公恩得有居處行將告休歸老於環堵之室嗣至諸君子蒞止斯庭烏可忘厥自哉用勒石堂後俾後來諸君知紳士之慕義若是其摯而太守公之才之德且若是之周且渥也於是乎記董工者孝廉孔興鈞明經呂從誨太學生張驪趙文正李德謙毛廣業茂才董琰袁敏任元璞王葵林戴星而出

戴星而入置家事於不問者將二年許然後廟與署俱成其始事之時余尙未履任壬子五月方視事歲終移署內親見其經理典史署風雨弗輟而後知其勞勩也其捐金數具載廟碑雍正十年冬昆明羅著藻撰

高平重修河堤記

牛道遠

冀土郡邑多山環水抱而韓山丹水則高平冠帶也丹水源發鳩由邑西北達東南暑雨暴漲涯涘間屢駭震蕩通邑皆然按邑禹貢爲畿輔支邑秦漢數更置至北齊移治高平始肇今名然莫攷池隍何地宋開寶六年邑侯咸弼楊公始相地脉建城金峯七佛間爲金龜飲水形而北東面適當丹水西折而東之衝沿北築河堤防水溢時蓄時修其來舊矣近誌順治十一年邑侯范公暨邑紳李少司馬協憂河患完固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五

石堤立河神廟爲鎮迄康熙丁巳六月大水涓涓無慮千尺雷响電激沸騰神廟蕩沒沉溺百餘人東廂民舍漂傾過半而向所謂完固之石堤不復完矣顧後邑豐稔不常蒞治者亦日不暇給河堤因循漫滅垂五十年不治迨今雍正元年甘父母蒞茲土登城北顧睇河逼城不里許謂某等曰是苟無堤堰以捍河澣恐終爲城患奈何因遍輸紳衿衆庶以復堤事而衆躍然與曰甘父母持鶴琴之介節著蒲鞭之和平治行優異豈久棲枳棘者猶戚戚爲邑城憂不虞吾儕土著可負此甚盛乎于是爭先輸納人負車輓不兩月蠲粟山積以助河工甘父母悅甚亟進某等告以萬衆之好義復堤之有資乃興功築權用度計尋丈審高卑定修短雇役賃車糶粟備器職要職詳期不漁不惰以終厥功某等承命竭力殫

思自冬徂夏重繭任復畚梏蟻旋車牛魚貫砵磅椎鑿斫夕
盈耳者歷八閱月乃告竣計當水衝築石堤長六百尺高一
十八尺計用銀米與里甲蠲輸之數適符功已建亭堤上豎
石碣以誌侯之德於不朽曰河屆暑雨輒逞威神激輪迴軸
撼我城堙維侯愷悌憫茲民人雖非大戾水不妄侵有備無患
乃獲高枕修築諭衆衆志欣欣感侯之素撫字勞心感侯之
慎斷獄平允鷄犬不驚萬耦千耘士誦商遂樂業安羣茲捍
河澣祇爲邑補踴躍蠲輸于趨慈母畚鍤紛興時勤慰撫士
緞石堅瀟澹莫侮用捍金城神人安堵財力衆擎實伊侯功
士民私願實依侯成韓山峻峻丹水滢滢佩侯大德與共峙
行若帶若礪毋潰毋崩爰鐫文石千載斯銘

重修城隍廟碑記

何陳宮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三

廟祀之廢興雖曰天時豈非人事哉郡邑之必廟祀城隍由
來舊矣沁邑廟在治東偏前之興廢莫攷至明嘉靖時石樓
先生修之國初修之康熙丙寅耆老樊立初等又修之當其
修也非不丹楹刻桷竣宇高墉及其廢也頽垣敗瓦草露荒
烟不可復識蓋自有沁邑以來茲廟不知幾廢幾興矣歲之
丁未前令錢君元台者復因故址集紳衿耆老僉謀重建於
是捐金募衆舉向之毀之缺者補之寢之朽者易之兩廡之
垂傾者振之環墻之就圯者築之削之前後窪下之地培而
高之亦嚴嚴乎規模之旣就矣會以事去繼此而今者吳君
紹祚田君欣踵續其事而緒猶未竟余初至治謁廟下見殿
庭亦且黝堊廊舍亦且高敞但其中尙有缺畧者詢之社首
咸言事在垂成余曰此猶爲山殆少一簣矣曷不勉而完之

衆乃益奮志圖終茲歲三月遂爾落成向余而請一言爲記且曰是役也工巨用煩所費數百拾餘金董其事者生員李如蘭鄭綸宣耆老趙廷獻趙廷相王有年陰陽學李廷相吏員李延齡或總理於前或協贊於後或監督於其間羣策羣力釐然並舉獨是余因之有感矣蓋郡邑之必廟祀城隍而茲廟之在沁者前而建者有人後而修者有人雖以錢君之慷慨奮舉猶必四易官八易載而後成所謂人事以補天時之憾者是耶非耶爲語後之人因是役而踵其事而增其華勿使興之復爲廢也是則余之厚望也夫

續修陵川縣志序

林學普 縣令

陵川古泣氏縣隋大業初析置陵川東有馬武天柱之雄竒西有棲鳳龍門之幽勝錦屏在其南熊耳峙其北寰宇記云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四

此地羣峯壁立萬仞蒲水浙水三面環流從太行蜿蜒而來亦都會也余於雍正十一年初膺

簡命調補茲邑見山川之明秀知賢喆之挺生觀民風之樸淳知唐魏之遺俗因索邑志於掌故氏得康熙間瑯琊孫公必振重修本披閱之下思夫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史所述者天下之事志所述者一郡一邑之事由一郡一邑而推之天下靡有或異志卽史之權輿與昔袁山松謂作史有五難劉知幾云史貴三長必才學識兼而後稱良史至揭傒斯又以作史須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後能之余謂修志亦然夫志山川人物必得溯源竟委遠稽近考極其周悉志戶口賦役必知酌盈劑虛用一緩二極其明備志城郭宮室井閭陂澤必蘄慎固封域濬滌泉源極其精詳使人一開卷而瞭然

釐正上下千餘年之遺事寧闕疑毋妄信可以言志亦可以言史今陵邑之山川非復昔之山川昔何以地靈人傑鬱鬱葱葱今何以靈竒闕蝕也今之人文非復昔之人文昔何以魁傑蟬聯今何以科名不振也今之戶口賦役非復昔之戶口賦役昔何以俗儉民勤風恬物阜今何以產亡賦在登耗數殊也今之城郭宮室井閭陂澤非復昔之城郭宮室井閭陂澤昔何以繡壤相錯安土樂郊今何以離居散處澗澗土荒也此無他故由爲官師者不知所以富之教之不知所以休養而調護之母惑乎害日多而利日少欲斯民之有瘳也其何日之與有方今

聖天子嘉意作人軫念民艱每切已饑已溺之念凡州縣牧民官必以官方吏治爲訓飭徃徃有無方之用不次之擢念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文

一百五

蒙恩作宰如蚤負山惟以家常肝膈之言與民酬酢故於講聖訓設義塾行催科戒輕生月課季試竊盜賭博至於堂廊門廡墻壁戶庭皆滿無不分肌析理庸切囑付而告誡之不敢徒騰口說嗟乎葵藿雖微而向陽之心同於拱把澗溪雖細而朝宗之願亦等巨流閻孫公之志推孫公之心其體國經野要不出正人心厚風俗蓋兩者修政立事之實學道愛人之本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列之方冊不僅文章徵之事言永爲程典志如是庶無憾矣今者澤州旣升爲府山川人物猶昔而孕靈毓秀非昔矣戶口賦役猶昔而省征薄歛非昔矣城郭宮室井閭陂澤猶昔而勞來綏教較昔懸殊矣天道五十年一新而茲正其時也是則余之責也夫請俟將來尋曷敢有越厥志

卷之四十五終